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Law

Department of Law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克赤海峽衝突事件之國際法議題

International Law Issues Concerning the Conflict in the

Kerch Strait

黃浩碩

Hao-Shuo Huang

指導教授：姜皇池 博士

Advisor: Huang-Chih Chiang , Ph.D.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January 2023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克赤海峽衝突事件之國際法議題

International Law Issues Concerning the Conflict in the Kerch  
Strait

本論文係黃浩碩君(學號:r07a21089)在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2 年 1 月 30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指導教授：\_ 姜皇池 \_\_\_\_\_

口試委員：\_ 姜皇池 \_\_\_\_\_

張文貞

張煌致

## 誌謝

感謝生命。

感謝卡佳，飛過半顆地球來到我身邊，在我最艱困的 6 個月中支持，並在論文研究的過程中不斷給我研究靈感、不同思考的方向、不同的價值觀和翻譯上的協助。Я самый счастливый человек на земле, что я с тобой. Я не смог бы закончить эту диссертацию без тебя, моя Бэбичка. Очень люблю тебя, и спасибо тебе, мой ангел. Спасибо Мама, Тётя Таня и Бабушка, русская еда делает меня умнее. Люблю вас всех.

感謝我的家人，我的最後城堡，包括黃李玉珠女士、黃湘禎先生、高灯女士、黃靖筌小姐、黃靖淇小姐、黃樂樂小姐以及李球球先生。有你們的支持和無限包容，才讓我擁有今天的幸福。

感謝我的弟兄姐妹們，我的快樂權源，一生兄弟 jango 狗哥、老 Y 皮 76 號、z 東、大輝哥，還有俱樂部的汪寶、改姊、瀚寶、lsp。2414 週邊的文文、peiwei、還有美姊。有你們的日夜陪伴，才讓我有那麼多的歡笑和心靈上的自由。感謝北大法服社的美麗學姐和可愛學妹們。

感謝財政上和職涯上支持我的長官們，包括梁琳姊和臺大管理學院國際事務暨 GMBA 辦公室的長官們、開發金控法遵處願意給我機會的蔡副總、更要特別感謝美玲協理和明勳協理對我的照顧。

最後必須鄭重感謝在我論文寫作過程，提醒我務必不能浪費時間的姜皇池老師。感謝老師無比耐心的指導，和對我論文見解的絕對寬容。從老師的課堂、話語甚至書中都收穫許多，無比榮幸又心虛，能接受老師的指導，非常感謝；還有我的口試委員張文貞老師、張愷致老師精闢的提點和指導。感謝無數次協助我蓋章簽字的澤永、金融法的韓韓韓和傳統中國法的魏哥。感謝姿穎助教！祝大家道安，學安。

雖然瘟疫和炮火環伺，但是悲傷有幸福共存。研究所的這一路我從桃園出發來到三峽，輾轉永安市場來到捷運公館站，到最後落腳新店。收穫了許多，也好像丟失了許多。一路上有自己披荊斬棘的深刻記憶，也有一路被推着走的模糊夢境。感謝臺大法研給我生命增添了許多色彩，開拓了眼界。

最後希望自由的光再次灑落美麗的俄羅斯大地，而且片刻不離開臺灣，和平萬歲。

黃浩碩

於民族路 12 號、新店客運的噪音中

## 摘要

2018 年 11 月 24 日爆發了克赤海峽衝突事件。俄羅斯和烏克蘭在克赤海峽一帶展開了一系列衝撞，開火等武力對抗。隨後俄羅斯強制扣押了烏克蘭軍艦上的水手和船艦。烏克蘭就本次事件尋求國際海洋法的協助。本次事件可以追溯至俄羅斯烏克蘭的歷史積怨，克里米亞半島的兼併以及頓巴斯戰爭，而現今俄羅斯亦在 2022 年 2 月對烏克蘭展開入侵。

本文希望透過分析俄羅斯與烏克蘭在克里米亞半島的衝突背景，延伸到克赤海峽的海域法律定性分析，並試圖從兩國之間簽署的條約或《海洋法公約》系統觀察在各種海域法律定性下烏克蘭軍艦所可能適用的通行制度。再針對 2019 年仲裁庭對本案的臨時措施裁決，討論在克赤海峽的兩軍衝突事件的本案管轄權是否應被《海洋法公約》第 298 條第 1 項 (b) 款所排除，試圖研究第 298 條的排除管轄例外在本案的適用，並嘗試找尋本案仲裁庭其他的判決方式。

關鍵詞：軍艦、共同內水、歷史性海灣、克赤海峽、軍事活動、臨時措施、適用第二節的任擇性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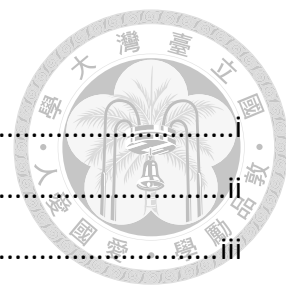
## Abstract

On November 24, 2018, the Kerch Strait conflict broke out. Russia and Ukraine launched a series of collisions, firing and other armed confrontations occurred in the Kerch Strait. Russia then forcibly seized the sailors and ships of the Ukrainian warship. Ukraine has sought the assista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regarding this incident. This inciden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historical grievances of Russia and Ukraine, the annexation of the Crimea Peninsula and the Donbass War, and now Russia has also launched an invasion of Ukraine since February 2022.

The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in the Crimea Peninsula, dedicated to analyze the sea area in the Kerch Strait, and tries to systematically observe the law in various sea areas from the treaties signe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r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UNCLOS. At the same time, it tries to search qualification of the passage system that may be applicable to Ukrainian warships. Then,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2019 arbitral tribunal's ruling on provisional measures in this case, discusses wheth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is case over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armies in the Kerch Strait should be excluded by Article 298, paragraph 1 (b) of the UNCLOS, trie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jurisdictional exceptions (Article 298) in this case, and tries to find other ways for the arbitral tribunal to make a judg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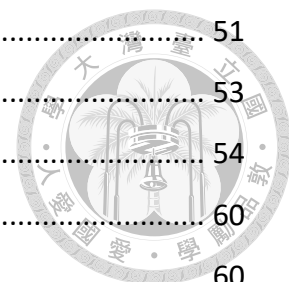
**Keywords:** *warships, co-ownership of internal waters, historic bays, Kerch Strait, military activities, provisional measures, optional exceptions to applicability of section 2.*

#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誌謝.....	ii
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	1
第二章 克赤海峽衝突始末.....	3
第一節 衝突始末.....	3
第二節 烏克蘭與北約國家之反應.....	8
第三節 俄羅斯聯邦之反應.....	10
第四節 其他國家及國際組織之反應.....	11
第五節 後續事件及小結.....	12
第三章 克赤海峽衝突之背景.....	15
第一節 克赤海峽之地理背景.....	15
第二節 俄羅斯及烏克蘭就克赤海峽之衝突背景.....	17
第一項 克里米亞週邊之衝突背景.....	17
第二項 克里米亞之歸屬問題.....	27
第四章 克赤海峽及亞速海之法律定位.....	35
第一節 蘇聯時期.....	35
第二節 蘇聯解體後.....	36
第一項 2003 年《有關亞速海和克赤海峽使用合作雙邊協定》.....	36
第二項 亞速海與克赤海峽作為「歷史上權利的多國海灣」而成為兩國「共同內水地位」.....	38
第三節 克里米亞事件後.....	42
第一項 繼續「共同內水說」.....	43
第二項 適用「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之可能性.....	47
第三項 適用「死巷例外型海峽」之可能性.....	49
第四節 烏克蘭船舶通行之合法性分析.....	51

第一項 2003 年《雙邊合作協定》有效.....	51
第二項 2003 年《雙邊合作協定》失去效力.....	53
第三項 小結暨本文見解.....	54
第五章 克赤海峽衝突雙方之合法性分析.....	60
第一節 相關爭端解決機制及程序.....	60
第一項 《海洋法公約》之爭端解決機制.....	60
第二項 爭端解決程序之排除適用條款.....	69
第二節 國際海洋法庭暫時性措施命令之裁決.....	72
第一項 衝突之定性.....	72
第二項 國際人道法中之「武裝衝突」.....	79
第三項 本案適用之可能.....	82
第四項 國際海洋法法庭暫時性措施命令.....	84
第六章 結論與展望.....	104
參考書目.....	107



## 圖目錄

圖 1 克赤海峽衝突事件示意圖.....	3
圖 2 BBC, Tension escalates after Russia seizes Ukraine naval ships.....	5
圖 3 克赤海峽示意圖 .....	15
圖 4 克索角和哲林茲尼洛格角相連之基線方位及測距結果圖.....	36
圖 5 多國海灣封口線：方色佳灣封口線.....	42
圖 6 皮蘭灣「中間稱 Bay 者」及其週邊海域位置圖 .....	45
圖 7 本案相關法律框架 .....	55

## 表目錄

表 1 馬里烏波爾與別爾季揚斯克港貨輪進出宗噸數佔比 .....	17
表 2 烏克蘭船舶通行合法性本文見解整理.....	58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018年11月24日，在烏東頓巴斯戰爭陰霾的籠罩下，烏克蘭的三艘海軍艦艇試圖穿過政治局勢複雜的克赤海峽，然而卻遭到俄羅斯軍艦的攻擊，並扣留了烏克蘭的軍人及軍艦。如此重大的武裝衝突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包括學生亦投入研究本案即克赤海峽衝突事件的前因後果。就廣泛的政治層面，我國本島與克里米亞半島有類似的主權爭端，使得未來我國軍艦與他國軍艦在臺灣海峽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持續存在。本案在《海洋法公約》仲裁庭的訴訟似乎得一窺法庭對於本案俄羅斯拘捕烏克蘭軍人的態度，並藉此作為我國發生衝突的參考。

本文希望透過分析俄羅斯與烏克蘭在克里米亞半島的衝突背景，延伸到克赤海峽的海域法律定性分析，並試圖從兩國之間簽署的條約或《海洋法公約》系統觀察在各種海域法律定性下所可能適用的通行制度，加以論證烏克蘭軍艦在本案中有合法通行克赤海峽的通行權。再針對2019年仲裁庭對本案的臨時措施裁決，討論在克赤海峽的兩軍衝突事件的本案管轄權是否應被《海洋法公約》第298條第1項(b)款所排除，試圖從烏克蘭、俄羅斯的書狀，仲裁庭的裁決，法官的各式意見以及學者的看法研究第298條的排除管轄例外在本案的適用，並嘗試找尋本案仲裁庭是否有更好的判決方式。

##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之研究方法主要如下：

### 一、歷史研究法

本文透過第一手及第二手歷史文獻資料，觀察本案的發展過程。就克赤海峽事件本身，包含俄羅斯和烏克蘭如外交部、國防部等等的公開文件及法律文件，外國媒體的報導進行本案事實的架構。而就克赤海峽事件案關的克里米亞半島事件，亦採用如前蘇聯的歷史資料以及蘇聯解體後特別就克里米亞投票過程的記錄

進行分析，試圖以最一手的資料還原案件的事實發生經過。

## 二、文獻分析法

本文蒐集我國學者、國際上學者及國際海洋法仲裁庭等之文獻資料，針對本文欲瞭解的問題後撰寫本文的架構以及分析。試圖從多方面的觀點及角度理解本案背後的相關國際法議題。



## 第二章 克赤海峽衝突始末

### 第一節 衝突始末




圖 1 克赤海峽衝突事件示意圖

2018 年 11 月 24 日，烏克蘭的三艘海軍艦艇，離開奧德薩港 (Port of Odessa) 計畫經由黑海，進入位於亞速海 (Sea of Azov) 沿岸的烏克蘭港口，馬里烏波爾港 (Port of Mariupol)。烏克蘭的三艘海軍艦艇分別為兩艘斑蝥蛇級裝甲炮艇 (Gyurza-M-class artillery boats) 別爾季揚斯克號 (Бердянськ) 以及尼克波爾號 (Нікополь)，以及一艘武裝拖船亞內卡普號 (Яни Капу)。在位於克赤海峽附近遭到俄羅斯軍艦攔截，俄羅斯軍艦衝撞烏克蘭軍艦並開火，最後強制扣押了烏克蘭的三艘艦艇及其所載成員。

#### 衝突伊始：

據烏克蘭方面報導，<sup>1</sup>烏克蘭總檢察院 (Ukraine's Prosecutor General's Office

<sup>1</sup> EuroMaidan Press, *Ukrainian prosecutors publish reconstruction of Russian attack on Ukrainian ships in Black Sea*, <http://euromaidanpress.com/2018/12/07/ukraine-prosecutors-show-reconstruction->



-GPU)之報告指出,2018年11月23日三艘烏克蘭軍艦離開母港奧德薩港出發,至11月24日15點03分,俄國海軍反潛護衛艦蘇斯達列茨號(Суздалец)開始在烏克蘭艦艇附近伴隨巡航。15點17分俄羅斯空軍米-8(Ми-8)直升機飛越烏克蘭艦艇。15點37分時烏克蘭方告知蘇斯達列茨號,其船艦係依照既定航程進行。然蘇斯達列茨號仍然巡航在其側。18點35分,隸屬於俄羅斯聯邦安全局(ФСБ)邊防處之船艦加入伴航。21點07分,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船隻告知烏克蘭船隻有關通行海峽之規則,從而確認通過的可能性。21點30分時,俄方卻突然告知烏克蘭船艦——克赤海峽自當日晚間(11月24日)22點整至11月26日22點整共計48小時不開放通行,然而並未告知理由。此刻烏克蘭海軍總部確認了西班牙國際導航控制中心NAVAREA-III(航區)的協調員和導航提示所提供的數據資訊,並未發現有任何在克赤海峽對航行的限制,烏克蘭國家水文局(Derzhhidrographia)隨後也進一步確認了完全不存在類似的限制。11月25日凌晨3點58分,別爾季揚斯克號船長分別與克里米亞(俄羅斯實際控制)Bereh 25的邊境呼號、俄羅斯控制的克赤港(Port of Kerch)和高加索(Port of Kavkaz)港取得聯繫,告知他們具有通行的權利,除了引註兩國與2003年所簽署有關克赤海峽和亞速海通行的協定,亦強調烏克蘭方面依規定早在4小時前告知俄羅斯當局烏方軍艦通行的計畫,而現在已經靜候俄方派出引水人登船,且呼號Bereh25確認有接受到此訊息。

#### **衝突點燃：**

6點08分,烏克蘭三艘艦艇進入克赤海峽沿岸12海里範圍內,緊接着6點23分時,俄國艦艇開始在烏克蘭艦艇附近危險地繞行,並試圖阻止烏克蘭艦艇航行。6點26分時,俄羅斯艦艇對烏克蘭下達離開12海里範圍的最後通牒,但烏方回答烏克蘭艦艇是依照國際海洋法和兩國雙邊協定之規定,進行合法航行。6點34分時,俄羅斯船隻開始對烏克蘭艦艇實施衝撞,並威脅使用武力。俄羅

斯海軍的米-8 直升機在烏克蘭艦艇上空盤旋。約 8 點時俄羅斯武裝拖船頓河號 (Дон) 和同屬俄羅斯的綠寶石號巡邏艦 (Изумруд) 意外彼此相撞，其中綠寶石號傷到右舷。8 點 40 分，港口的控制中心於是指定了一個下泊船處供烏克蘭艦艇等候港口開放。12 點 54 分時俄羅斯聯邦安全局邊防船透過通訊頻道表示，烏克蘭此次的通行是出自政治化的決定，並要求烏克蘭船隻退回 12 海里線外。13:03 分，兩架俄羅斯帶有鐳射制導飛彈的武裝直升機飛越烏克蘭艦艇上空。在 13:42 分時克赤海峽交通管理中心發佈通知，稱克赤海峽業已雙向關閉，其原因是有一艘大型運輸船在克里米亞跨海大橋的橋拱下「擱淺」。



圖 2 BBC, Tension escalates after Russia seizes Ukraine naval ships<sup>2</sup>

#### 衝突爆發：

17 點 36 分時，烏克蘭艦艇決定返航回到其位於奧德薩的本國母港。然而在 17:59 分時，俄羅斯聯邦安全局邊防艦頓河號要求烏克蘭艦艇立即停下，不得離開，因為烏克蘭艦艇已違反俄羅斯領海相關法律。隨後在 18:03 分，烏克蘭艦艇已被 11 艘俄羅斯軍艦所包圍，烏克蘭艦艇方面被要求立即停下，且離開克赤海

<sup>2</sup> See BBC, *Tension escalates after Russia seizes Ukraine naval ship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46338671> (last visited Jan.12,2023)

峽的通道被俄羅斯艦艇所阻隔。18:08 分烏克蘭艦艇接收到俄羅斯方面武器使用的警告後，俄羅斯艦艇對烏克蘭軍艦開火攻擊，造成了烏克蘭艦艇和人員的受傷。烏方別爾季揚斯克號炮艇和亞內卡普號在攻擊下失去動力，尼克波爾號則被阻隔在十二海里領海線範圍外。約莫 20:00 時，烏克蘭海軍方面接獲惡訊，俄羅斯特種部隊已經控制烏克蘭三艘海軍艦艇並已登船，且逮捕控制了烏克蘭海軍船員。

然而從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官方報告中，<sup>3</sup>，卻有共四點和上述烏克蘭總檢察院的報告扞格之處。第一，烏克蘭未依俄羅斯規定向管理當局通報克赤海峽通行計畫，且烏克蘭艦艇本無此通過計畫。俄羅斯方面稱在 11 月 24 日 21:30 分時，俄國邊防船隻已經注意到一隊烏克蘭艦艇駛向俄羅斯邊界，俄方並告知烏方跨越俄羅斯聯邦邊境的程序，基於安全保障的需求，即需要分別在 48 小時，24 小時向克赤港海事管理局提出申請，並於 4 小時前核准，然而烏克蘭艦艇此時並未完成（此部分違反了克赤港強制規則第 20 條及第 38 條）<sup>4</sup>。然而烏克蘭艦艇的船長們則回答，他們並無通過克赤海峽的計畫。第二，烏克蘭違法在先，於 11 月 25 日 7 點 02 分俄方稱烏克蘭越過俄羅斯邊境線，並繼續向克赤海峽前進，此舉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海洋法公約）第 25 條第 2 項<sup>5</sup>，以及《俄羅斯聯邦內水、領海及鄰接區法》（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31 июля 1998 г. N 155-ФЗ "О внутренних морских водах,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м море и прилежащей зоне

<sup>3</sup>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 2018 年 11 月 26 日針對烏克蘭海軍挑釁行為報告書《О провокационн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кораблей ВМС Украины》，<http://www.fsb.ru/fsb/press/message/single.html?id=10438315@fsbMessage.html>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4</sup> 克赤海峽強制規則第 20 條：“All vessels’ movements and stay within the seaport water area and on approaches to it including anchoring/weighing, mooring/unmooring shall be performed with the permission and according to the schedule except for small vessels being in operation for non-commercial purpose. The daily schedule is to be approved by the Harbour Master and becomes effective from 1500 local time for the period of 24 hours and is available at: [www.ampnovo.ru](http://www.ampnovo.ru).”同法第 38 條：“Information of vessel’s arrival at approach buoy - Varzovskiy buoy for vessels passing in transit from the Sea of Azov or KEC No. 1 buoy for vessels proceeding from the Black Sea - shall be forwarded to the address of the Harbour Master and to VTS by the master of a vessel or marine agent 48, 24 hours prior to the arrival and finally amended 4 hours prior to vessel’s ETA at approach buoy.”相關條文參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克赤黑海海港管理局（«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морских портов Черного моря» Филиал ФГБУ «АМП Черного моря» в г. Керчь）官方網站：<http://www.bsamp.ru/port-kerch-doc.php>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5</sup> 海洋法公約第 25 條第 2 項：在船舶駛往內水或停靠內水外的港口設備的情形下，沿海國也有權採取必要的步驟，以防止對准許這種船舶駛往內水或停靠港口的條件的任何破壞。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第 12 條<sup>6</sup>。7 點 20 分時俄羅斯軍艦頓河號和綠寶石號 7 點 20 分經由無線電向烏克蘭船艦要求，烏方艦艇須立即離開俄羅斯聯邦領海(依照海洋法公約第 30 條)，然而烏克蘭船艦無視了此一消息。第三，烏克蘭威脅使用武力在先。於 8 點 35 分時烏克蘭海軍艦艇將艦載炮升至 45 度角，並對準俄國船艦。俄羅斯方面稱此舉違反了海洋法公約第 19 條無害通過權的規定及俄羅斯聯邦內水、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1 條第 2 項<sup>7</sup>。俄羅斯方面隨即告知烏克蘭方，威脅使用武力的行為違法國際法和俄羅斯聯邦法律，至 10 點 35 分烏克蘭船艦全部被阻擋在指定泊船處。18 點 30 分烏克蘭船艦試圖突破封鎖，而 19 點至 20 點 40 分俄羅斯軍艦開始進行追緝，並依法釋放聲、光及煙火警示要求烏克蘭船艦停止。20 點 42 分俄國軍艦頓河號基於烏克蘭船艦的不配合停止，進行了警示性鳴炮。第四，關於烏克蘭船艦被逮捕時間不同。俄方稱至 20 點 45 分為止，烏克蘭三艘軍艦在明顯可以觀測到俄方聲、光、煙火及示警鳴炮的情況下，未與俄方進行任何接觸並執意不停。20 點 55 分綠寶石號(俄艦)使用武器擊中別爾季揚斯克號(烏艦)，別爾季揚斯克號隨即進入漂流狀態，別號船長向俄方通報了人員受傷的情形。21 點 15 分俄頓河號攔截並拘留了烏克蘭武裝拖船亞內卡普號，隸屬於俄羅斯國防部的卡-52 (Ka-50) 攻擊直升機攔停了烏克蘭最後一艘艦艇尼克波爾

---

<sup>6</sup> 俄羅斯聯邦內水、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2 條，有關俄羅斯領海內之他國船隻無害通過權：  
Статья 12. Право мирного прохода через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е мор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удов,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военных кораблей и дру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удов: 1. Иностранные суда,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военные корабли и друг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суда пользуются правом мирного прохода через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е море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настоящим Федеральным законом, общепризнанными принципами и норма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и договор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 В интересах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 также в целях проведения учений с оружием любого вида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орган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по обороне или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орган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огут временно приостановить в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районах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го моря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права мирного прохода через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е море дл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удов,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военных кораблей и дру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удов. Такое при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вступает в силу после заблаговременного объявления об этом в "Извещениях мореплавателям".  
參官方網站:<http://base.garant.ru/12112602/9d78f2e21a0e8d6e5a75ac4e4a939832/#ixzz6aftg9bem>

<sup>7</sup> 俄羅斯聯邦內水、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1 條第 2 項，有關領海內違法威脅使用武力：2. Проход через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е море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судна,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корабля или друг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удна считается нарушающим мир, добрый порядок ил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если в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м море указанное судно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 любой из следующих видов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угрозу силой или ее применение против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號。23 點 21 分時，頓河號對尼克波爾號及其人員進行了逮捕，隔日的 12 點 40 分至 1 點 10 分，所有烏克蘭受傷船員被送往克赤市醫院，船艦則被拘留於克赤港。


由此可知，烏克蘭方面對於衝突的敘述主要着重於，就法律層面，俄羅斯的行為嚴重違反了國際法的規範，也違反了 2003 年兩國關於亞速海和克赤海峽使用的協定；事實經過層面，俄羅斯最開始並未反對船艦經過，再者俄羅斯使用一系列藉口阻擋船艦，例如突如其來的海域封鎖、大型船艦的阻擋又或者是所謂侵犯俄羅斯領海是十分無理的<sup>8</sup>。此點恰恰是俄羅斯方面所強調，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原文報告中，通篇未提所謂油輪阻擋，反倒強調烏克蘭船艦的種種行徑觸犯了俄羅斯聯邦的內國法律及聯合國海洋法規定。雖然烏克蘭總監察署事後提供了部分影片的片段，其中證明了俄羅斯船艦粗暴撞擊烏克蘭軍艦的畫面，雙方也各自提供了透過各自衛星雷達定位的座標。但是此事件的詳細經過雙方仍然是各執一詞，具體的發生各項衝突的時間點仍然不一致，雙方所提供看此確鑿的證據也多有出入。然而木已成舟，事件既已發生，身在歐亞大陸另一側的我們也只能透過雙方說法的片段拼湊全貌。本文將不在衝突的發生細節多做著墨，而會聚焦在本此衝突發生時雙方明顯產生的幾個法律問題去做探討：即烏克蘭所稱俄羅斯的封鎖海域是否合法？烏克蘭軍艦通過克赤海峽的合法性？俄羅斯軍艦對烏克蘭船隻的武力使用有無合法基礎以及俄羅斯扣押逮捕烏克蘭船艦及其人員是否合法。這些問題大多仰賴國際法的架構和國際習慣的形成去做分析，而國際間的對此次事件的態度也是有所不一，接下來本文即會討論烏克蘭、俄羅斯、其他國家及主要國際組織對此次事件的和反應。

## 第二節 烏克蘭與北約國家之反應

---

<sup>8</sup> 烏克蘭方面稱此大型油輪自 2016 再無出海，卻能如此湊巧擋在橋下，並且沒有引擎提供動力，卻有兩艘小型拖船在側，令人起疑。參 BBC, *Tension escalates after Russia seizes Ukraine naval ship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46338671> (last visited Jan.12,2023) : 13:42: Kerch traffic control post informs that passage through the Kerch Strait is closed in both directions due to a tanker allegedly run aground under the bridge arch. This tanker had not been operated since 2016, does not have an ensign, and was supported by two Russian tugboats under the bridge arch.





衝突發生的當天，烏克蘭（前）總統波羅申科（Петро Порошенко）立即召開烏克蘭國家安全與國防事務委員會（Рада національної безпеки і оборони України），並在隔日 2018 年 11 月 26 日即依照烏克蘭戒嚴法（Закон України «Про правовий режим воєнного стану）<sup>9</sup>經烏克蘭最高拉達（Верховна Рада України）<sup>10</sup>提案，並發佈戒嚴令，下令烏克蘭東部靠近俄羅斯之共十個地區開始為期 60 天的戒嚴（但為了不影響總統選舉，而縮短為 30 天，並依法得隨時解除），包含克赤海峽內的亞速海水域<sup>11</sup>，以防止「俄羅斯的入侵」<sup>12</sup>。11 月 30 日，烏克蘭附隨戒嚴令下令禁止所有 16 到 60 歲的俄羅斯男性入境烏克蘭，並宣稱是基於加強烏克蘭的國防力量<sup>13</sup>。12 月 3 日，烏克蘭國防部稱消息指出俄羅斯已在烏克蘭邊界及亞速海大量囤積兵力，並推測即將出現大規模侵略行為<sup>14</sup>。

由上述事件，可以窺見烏克蘭的反應是十分激烈而巨大的。並隨着事件的推移，從當天人民自發性地到俄羅斯駐烏使館前暴力抗議，到事後國家不斷向烏俄邊界增兵，即得感受烏克蘭將此一衝突事件視為國防、國安級別的危機，動員了全國的力量希望保護自己，制衡敵人。舉國上下同仇敵愾，並對俄羅斯產生了極大的憤怒和不滿。

北約國家方面，包括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北歐國家、波羅的海國家紛紛對烏克蘭表達了支持。其中多表示十分關切亞速海週邊情勢，對俄羅斯的「侵略」行為表示嚴厲譴責，控訴俄羅斯違法國際法和各項多邊、雙邊協議，並要求

---

<sup>9</sup> See LAW OF UKRAINE: On the legal regime of martial law, <https://zakon.rada.gov.ua/laws/show/389-19#Text>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10</sup> 烏克蘭、俄羅斯之議會稱作拉達，此處即烏克蘭最高議會。

<sup>11</sup> Obozrevatel, *В Україні ввели воєнний стан: названо області*, <https://www.obozrevatel.com/ukr/politics/poroshenko-obmezhev-teritoriyu-dii-voennogo-stanu-nazvano-oblasti.htm>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12</sup> Ukrainian Military Pages, *Рішення РНБОУ щодо введення воєнного стану в Україні*, <https://www.ukrmilitary.com/2018/11/ukaz-voenni-stan.html>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13</sup> Ukrainian Independent Information Agency, *Ukraine bans entry to all male Russian nationals aged 16-60*, <https://www.unian.info/politics/10358424-ukraine-bans-entry-to-all-male->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14</sup> Gordon, *Муженко заявив, що Росія збільшила кількість військової техніки на кордоні з Україною*, <https://gordonua.com/ukr/news/war/-muzhenko-zajaviv-shcho-rosija-zbilshila-kilkist-vijskovoji-tehniki-na-kordoni-z-ukrajinoju-554942.html> (last visited Jan.12,2023)

俄羅斯儘快釋放烏克蘭軍艦和船員<sup>15</sup>。其中美國時任總統川普(Donald J. Trump)也因俄羅斯方面沒有釋放烏克蘭船艦和人員，取消了原定在阿根廷和俄羅斯總統普廷(Владимир В. Путин)的會晤<sup>16</sup>。總而言之，西方世界對於此次事件多表不滿和強烈關切，特別是那些原本在意識形態上、地緣政治上和俄羅斯本就帶有競爭或敵對關係的國家。但相比 2014 年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的事件，西方國家對於俄羅斯此次事件的處理口徑更加團結一致，並未有因為自身相關政治問題有所迴避，也和此次事件抵觸大多數國家對於國際公法的想像有關；如同 2014 年併吞事件過後，各國也再次對俄羅斯出臺了強力的制裁方面，而此次事件的另一個主角烏克蘭，也陷入了經濟衰敗嚴重的泥沼。

### 第三節 俄羅斯聯邦之反應

相比烏克蘭的群情激憤，俄羅斯方面則由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代表，稱俄方掌握有「無以辯駁」的鐵證，烏克蘭必須為此事件負責，隨即在隔日發佈官方的詳細記事錄。其中不止記載詳細的衝突發生過程、時間點，船隻座標，雙方船艦指揮的對話，也記載了烏克蘭的每一行為所觸犯的某條法律，然而卻未曾對俄羅斯涉犯違反 2003 年雙方關於亞速海和克赤海峽協議做出任何解釋或抗辯<sup>17</sup>。另外，針對烏克蘭宣佈戒嚴，俄羅斯總統普廷也對此次事件走火的原因歸咎於烏克蘭的挑釁。普廷認為烏克蘭的激進行為，不過是波羅申科為了即將到來的選舉考量，為了激起國內泛反俄的情緒，使出的恐慌政策<sup>18</sup>。亦有論者認同普廷的觀點，蓋波羅申科在四個月內即將展開的選舉中，民調始終落後烏克蘭前總理季莫申科

---

<sup>15</sup> See Wikipedia contributors (Ukrainian), *Incident in the Kerch Strait (Інцидент у Керченській протоці)* [https://uk.wikipedia.org/wiki/%D0%86%D0%BD%D1%86%D0%B8%D0%B4%D0%B5%D0%BD%D1%82\\_%D1%83\\_%D0%9A%D0%B5%D1%80%D1%87%D0%B5%D0%BD%D1%81%D1%8C%D0%BA%D1%96%D0%B9\\_%D0%BF%D1%80%D0%BE%D1%82%D0%BE%D1%86%D1%96](https://uk.wikipedia.org/wiki/%D0%86%D0%BD%D1%86%D0%B8%D0%B4%D0%B5%D0%BD%D1%82_%D1%83_%D0%9A%D0%B5%D1%80%D1%87%D0%B5%D0%BD%D1%81%D1%8C%D0%BA%D1%96%D0%B9_%D0%BF%D1%80%D0%BE%D1%82%D0%BE%D1%86%D1%96)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16</sup> 參 烏克蘭真理報，Стали відомі обставини скасування зустрічі Трампа і Путіна, <https://www.pravda.com.ua/news/2018/11/29/7199747/>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17</sup> О провокационн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кораблей ВМС Украины, <http://www.fsb.ru/fsb/press/message/single.htm?id=10438315@fsbMessage.html>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18</sup> See BBC, *Ukraine-Russia sea clash staged, says Putin*,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46370619> (last visited Jan.12,2023)

(Тимошенко),而在2014的克里米亞事件中,烏克蘭面對丟失關鍵領土、頓巴斯戰爭、境內獨立運動風起的情況下都沒有宣佈戒嚴,縱觀此次不僅誇大俄羅斯軍事意圖,而且立即宣佈戒嚴,頗有凝聚選票的意味<sup>19</sup>。

然而無論如何,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8410號決議上,俄羅斯聯邦代表波利揚斯基強調了幾點:首先各國對兩國之間簽署的新明斯克協議有所誤解,二來強調本次事件源於烏克蘭艦隻的挑釁行爲,第三則稱烏克蘭的艦艇上有兩名隸屬於烏克蘭國家安全局的幹員,並已經向俄羅斯承認當時在執行特殊任務,又提到烏克蘭已在邊境部署大量重武器,且懷疑美國、歐盟和烏克蘭正沆瀣一氣,想挑起一場與俄羅斯的衝突,最後聲稱「引用」了孔子的名言:「你很難在一間黑屋子裡找到一只黑貓,特別是黑貓根本不在屋子裡時」做結論,暗喻各國對俄羅斯具備強烈侵略意圖的指控不實且牽強<sup>20</sup>。

#### 第四節 其他國家及國際組織之反應

就此次事件,在亞洲國家中,與俄羅斯關係較好的中國在此次事件並未表現出對俄羅斯以往程度的支持,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耿爽表示:「我們注意到有關報導。中方呼籲有關各方保持克制,防止事態升級,並通過對話協商方式,妥善解決分歧。」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主席兼中方代表吳海濤除了重申對問題的關切和對雙方合作和平解決紛爭的希望外,更進一步表示「中方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一貫秉持客觀、公正立場,尊重包括烏克蘭在內所有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烏克蘭內政」,「武力解決方案沒有出路。對話和談判是解決危機的唯一途徑」云云<sup>21</sup>。

<sup>19</sup> 王家豪、羅金義,〈刻赤海峽衝突——俄羅斯的地緣戰略強勢〉,《明報新聞網》,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96%87%E6%91%98/article/20181211/s00022/1544450753237/%E5%88%BB%E8%B5%A4%E6%B5%B7%E5%B3%BD%E8%A1%9D%E7%AA%81-%E4%BF%84%E7%BE%85%E6%96%AF%E7%9A%84%E5%9C%B0%E7%B7%A3%E6%88%B0%E7%95%A5%E5%BC%B7%E5%8B%A2%EF%BC%88%E6%96%87-%E7%8E%8B%E5%AE%B6%E8%B1%AA-%E7%BE%85%E9%87%91%E7%BE%A9%EF%BC%89> (最後瀏覽日:2023/1/12)

<sup>20</sup>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S/PV.8410 號決議,2014年2月28日烏克蘭常駐聯合國代表給安全理事會主席的信,S/PV.840,(2018年11月26日)

<sup>21</sup> S/PV.8410.

其他國際組織也同樣發表了關切，主要內容亦同為對雙方衝突降溫、克制的期許或要求俄羅斯釋放船員和船隻，例如聯合國安理會<sup>22</sup>、歐盟<sup>23</sup>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sup>24,25</sup>。聯合國大會針對「烏克蘭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和塞瓦斯托波爾市以及黑海和亞速海部分地區的軍事化問題」，在 2018 年 12 月 17 日做出大會決議 (A/RES/73/194)，其中主要譴責了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侵犯」烏克蘭領土主權且逐漸將克里米亞半島「軍事化」，關切並呼籲俄羅斯應交還扣留船員及船隻，且不應繼續干擾和限制黑海和亞速海地區的國際航運<sup>26</sup>。

## 第五節 後續事件及小結

此次事件後，俄羅斯面臨了來自美國、歐洲和加拿大更大力度的經濟制裁<sup>27</sup>。各國除了對俄國製造衝突進行嚴厲譴責外，亦不停催促俄方釋放遭扣留的烏克蘭軍艦和烏克蘭船員。最初烏克蘭船員被扣留在了克赤<sup>28</sup>，後在 2018 年 11 月 27 日，烏克蘭船員們被送到基輔斯基區-辛菲波羅爾法院<sup>29</sup>，依俄羅斯刑法第 322 條，非法越境起訴<sup>30</sup>。針對所有船員的判決在 2019 年 1 月 15 號確定，在這之前，2018 年 11 月 30 日船員中的 21 人已被拘留在莫斯科的列福爾托沃監獄 (Лефортовская тюрьма)，當時仍有三人因傷被軟禁在醫院中<sup>31</sup>。2019 年 1 月，

<sup>22</sup> See United Nations, *Poroshenko: Top Political Official Urges Restraint from Ukraine, Russian Federation in Emergency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on Seized Ukrainian Vessels*, <https://www.un.org/press/en/2018/sc13601.doc.htm>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23</sup> See AP news, *The Latest: Security Council to meet over Russia, Ukraine*, <https://apnews.com/article/2faf065be3d941369fce0cdf25f823e>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24</sup> See The Guardian, *Ukraine president proposes martial law after Russia seizes ship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nov/25/russia-border-guards-ram-tugboat-ukraine-navy-crimea>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25</sup> See RIA News, *НАТО пообещала Украине практическую поддержку после инцидента в Черном море*, <https://ria.ru/20181127/1533651331.html>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26</sup> 聯合國大會第 73/194 號決議，烏克蘭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和塞瓦斯托波爾市以及黑海和亞速海部分地區的軍事化問題，A/RES/73/194 (2019 年 1 月 23 日)，<http://undocs.org/zh/A/RES/73/194>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27</sup> See BBC news (Russia), *Керченские санкции: как США, Канада и ЕС ответили на инцидент в Черном море*, <https://www.bbc.com/russian/news-47553843>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28</sup> See ЭХО Масквы, *Задержанные члены экипажей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енных кораблей предстанут перед судом*, <https://echo.msk.ru/news/2322406-echo.html>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29</sup> See RIA News, *Задержанных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енных доставили в Симферополь*, <https://ria.ru/20181127/1533594735.html>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30</sup> “Статья 322. Незаконное пересеч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границ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俄羅斯聯邦刑法第 322 條。

<sup>31</sup> See Радио Свобода, *Арестованных украинских моряков доставили в "Лефортово"*,

烏克蘭向歐洲人權法院提出訴訟，援引《關於戰俘待遇之日內瓦公約》(日內瓦第三公約)<sup>32</sup>控訴俄羅斯方面違反對戰俘之人道待遇。2019年3月，來自加拿大、美國和歐盟對俄羅斯個人和參加本次事件的俄羅斯公司進行了制裁，俄羅斯方面承受如此壓力，仍然未有進一步妥協。2019年4月16日，烏克蘭向依海洋法公約附件六、附件七成立之國際海洋法法庭，請求解決以臨時措施暫時解決爭端。同年5月25日，國際海洋法法庭做出臨時措施決定，要求俄羅斯必須立即釋放烏克蘭船艦及其所拘捕的24位烏克蘭船員。遲至9月7日，俄羅斯終於釋放烏克蘭船員回國<sup>33</sup>(並進行了俄烏雙邊的「人質」交還)，而11月18日，俄羅斯歸還所扣船隻。但根據烏克蘭反應，船隻的許多配件憑空消失，而士兵當時所攜帶的武器、資料等都被扣留在俄羅斯作為刑事犯罪之證據<sup>34</sup>。

至此，本章大概透過各方報導和文件勾勒出衝突發生的始末和事實經過。但關於俄羅斯是不是「合法的執法者」、烏克蘭是不是「無辜的被害方」，國際輿論對兩國的觀點是否公允，國際法是否慘遭無視，在一些事實的認定上雖然還有爭執，但可以確認的是，衝突的發生是烏克蘭認為己方合法的行使軍艦，而俄羅斯認為其扣留船隻、人員的行為並無違法，俄方並有武力使用。對烏克蘭而言，俄羅斯軍艦對其軍艦回防港口的進行刻意的阻撓，且進行了極大的故意侵略行為，違反了海洋法各項無害通過的權利也無視了軍艦的豁免權。然而烏克蘭方面對於本次事件的定性和處理策略尚不一定，例如烏克蘭國家安全與國防事務委員會在2018年11月26日做出一項決定聲明<sup>35,36</sup>，在第二段中直接指責俄羅斯方面之行

---

<https://www.svoboda.org/a/29630200.html>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32</sup> See Коммерсантъ, *В украинских морях не увидели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https://www.kommersant.ru/doc/3854762>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33</sup> See ПРЕЗИДЕНТ УКРАЇНИ Офіційне інтернет-представництво(烏克蘭總統官方網站), *Українці, які повернулися на батьківщину 7 вересня у рамках взаємного звільнення Україною та РФ утримуваних осіб*, <https://president.gov.ua/news/ukrayinci-yaki-povernulisya-na-batkivshinu-7-veresnya-u-ramk-57137>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34</sup> See Reuters, *Ukraine confirms Russia returning three captured naval ship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raine-crisis-russia/ukraine-confirms-russia-returning-three-captured-naval-ships-idUSL8N27Y0HU>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35</sup> Unian, *Турчинов заявив про активну підготовку військових підрозділів РФ на кордонах з Україною*. <https://www.unian.ua/politics/10351728-turchinov-zayaviv-pro-aktivnu-pidgotovku-viyskovih-pidrozdiliv-rf-na-kordonah-z-ukrajinoju.html>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36</sup> 烏克蘭國家安全與國防事務委員會官方聲明文件請參，РАДА НАЦІОНАЛЬНОЇ БЕЗПЕКИ І

為違反了聯合國大會 1974 年 12 月 14 第 3314 號 (XXIX)，有關侵略定義之決議，即第三條項 c「對他國的海岸或港口進行封鎖」、項 d「攻擊他國的海陸空軍隊」，構成所謂「武裝入侵罪」<sup>37</sup>，除此之外甚至對外呼籲應以合法的戰俘身份對待烏克蘭被扣留的船員；但事後又向國際海洋法法庭請求爭端解決，並適用非戰時狀態的平時海洋法相關規定，前後論調相互矛盾，彷彿既希望可以透過聯合國大會海洋法公約的主張完善自己的立論，又希望這場衝突的對立升高至戰爭層面，令人難以捉摸。俄羅斯方面則是一向宣稱本次事件乃單純，有陰謀的刻意挑釁和入侵，似乎刻意引起爭端，然而對烏克蘭船艦和船員的逮捕僅僅是因為烏克蘭方面違反了俄羅斯聯邦相關內國法規定。本文至此尚未就事實之經過如事件時間，各個衝突的座標點偏向採用何方資料，蓋欠缺真正第一手第三方資料觀察，本文亦不會就俄羅斯之內國法規定在國際法領域的效力範圍進行探討，以下主要針對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就克赤海峽事件的各項爭執，從其等各項主張與所延伸的國際法相關問題進行解析和探討，以試圖探清本次事件所蘊含的國際法問題以及背後可能的解答。

---

ОБОРОНИ УКРАЇНИ РІШЕННЯ, Щодо надзвичайних заходів із забезпечення державного суверенітету і незалежності України та введення воєнного стану в Україні.  
<https://zakon.rada.gov.ua/laws/show/n0012525-18#Text>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37</sup> Definition of Aggression,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3314 (XXIX): Article 3, Any of the following acts, regardless of a declaration of war, shall, subject to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2, qualify as an act of aggression: ..... (c) The blockade of the ports or coasts of a State by the armed forces of another State; (d) An attack by the armed forces of a State on the land, sea or air forces, or marine and air fleets of another State;

### 第三章 克赤海峽衝突之背景



#### 第一節 克赤海峽之地理背景

克赤海峽 (Kerch Strait, 俄語: Керченский пролив) (座標:  $45^{\circ}15'N$   $36^{\circ}30'E$  /  $45.250^{\circ}N$   $36.500^{\circ}E$ ) 位於歐洲克里米亞半島 (Crimean peninsula, 俄語: Крым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東部, 銜接俄羅斯領土塔曼半島 (Taman Peninsula, 俄語: Таман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承接着海峽北方的亞速海和南方的黑海, 是為兩片水域唯一的水道。克赤海峽的總長度約為 40 公里, 其中最狹窄北段因為丘斯卡沙嘴 (Chushka Spit, Чушка) 的阻隔, 縮小至僅有 3.2 到 4.8 公里, 而在南端的黑海出海口則為 14 公里寬。右端的開口向東穿透到塔曼半島, 其水域成為塔曼灣, 克赤海峽之平均深度僅 7 公尺, 而最深也僅有 14 公尺<sup>38 39</sup>。




圖 3 克赤海峽示意圖<sup>40</sup>

<sup>38</sup> Alexander Skaridov, *The Sea of Azov and the Kerch Straits*, in CHALLENGES FOR INTERNATIONAL LAW (David D. Caron & Nilufer Oral ed. 2014).

<sup>39</sup> "Kerch Strait" (2012), *The Columbia Electronic Encyclopedia*, 6th e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ttps://www.infoplease.com/encyclopedia/places/other/oceans-continent/kerch-strait>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40</sup> 作者改編自燕基科斯地圖, [https://yandex.ru/maps/26/southern-federal-district/geo/kerchenskiy\\_proliv/2523729536/?ll=36.813269%2C45.273580&z=10.4](https://yandex.ru/maps/26/southern-federal-district/geo/kerchenskiy_proliv/2523729536/?ll=36.813269%2C45.273580&z=10.4) (last visited Jan.12,2023)



儘管相對其他重要的海峽而言，克赤海峽的寬度和深度都不是特別出色，但在航運上其仍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首先，克赤海峽係宏觀上大西洋至地中海、地中海至黑海、黑海至亞速海的航道，更是黑海至亞速海之唯一航道，意即，亞速海內的烏克蘭大城市如馬里烏波爾（烏克蘭語：Маріуполь）、沿海城市別爾季揚斯克（烏克蘭語：Бердянськ）；俄羅斯的南部近海大城頓河畔羅斯托夫（俄語：Ростов-на-Дону），及俄羅斯傳奇作家安東契訶夫的家鄉塔甘羅格（俄語：Таганрог）理論上的海運補給，都必須仰賴克赤海峽航線。然而由於海峽北段長 18 公里的楚什卡（俄語：Чушка）沙嘴阻隔，開口寬度減至 3.2 至 4.8 公里，所以大多數縱向來往克赤海峽的航線必須通過克赤-雅尼克爾河道（Kerch-Yenkal Canal）（北段座標點：45° 13'09" N 36° 27'43" E，南端座標點 45° 27'06" N 36° 41'07" E），而橫向的聯通克里米亞半島克赤段到塔曼半島的輪船線（Kerch Strait ferry line，俄語：Керченская паромная переправа，переправа «Крым — Кавказ»），則在克里米亞大橋開通後逐漸喪失重要性，最終在 2020 年末結束運行。克里米亞大橋在 2014 年俄羅斯聯邦控制克里米亞半島後開始建築計畫，克里米亞大橋連接克赤海峽兩端，並把中間點設在圖茲拉島（Tuzla，俄語：Тузла）上，克里米亞大橋是長 19 公里，包含鐵路、一般道路的大橋，自 2016 年二月起建並在在 2018 年正式啟用，在此建築過程中，俄羅斯除了在 2017 年曾新增縮小通過克赤海峽的船隻尺寸之規定外，同年八月亦曾暫時完全關閉海峽通行以利大橋興建<sup>41</sup>，據學者研究指稱，2017 年八月到九月間，俄羅斯聯邦單方面一共關閉了克赤海峽 23 天，並造成了烏克蘭船隻每艘每日 2 萬美元的虧損，和亞速海內烏克蘭各港口共計 1.9 億美元的損失<sup>42</sup>，而長期以來，克里米亞大橋將對烏克蘭造成更大的經濟損害，使得高度過高的巴拿馬型船無法通過海峽，然而烏克蘭黑海沿岸城市主要的金屬出口需要仰賴此種船型，預計馬里烏波爾的貿易額將下降百分之

<sup>41</sup> 俄羅斯聯邦黑海海港管理局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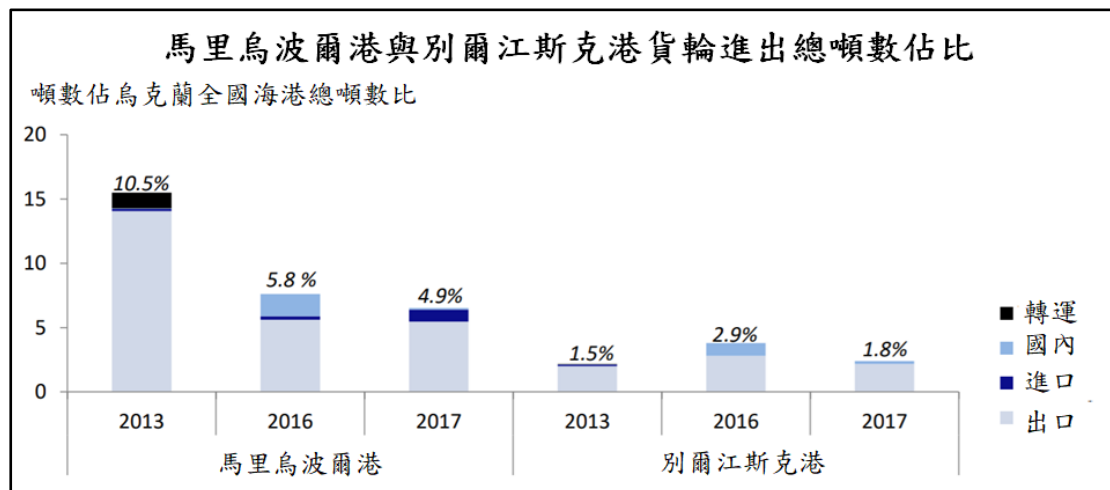
<http://bsamp.ru/docs/085044882017doc00329820170808084737.pdf>

<sup>42</sup> Jamestown Foundation, *The Kerch Strait Bridge: A New Threat to Regional Stability*,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UME: 14 Issue: 106,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59bb98f54.html> (last visited Jan.12,2023)



25 至百分之 30<sup>43</sup>。就德國智庫研究報告指出，自克里米亞大橋興建後馬里烏波爾港和別爾季揚斯克港的貨輪噸數佔烏克蘭全國總比銳減，烏克蘭因此遭受蒙受經濟損失。

表 1 馬里烏波爾與別爾季揚斯克港貨輪進出宗噸數佔比<sup>44</sup>



雖然克里米亞大橋嚴重影響了烏克蘭黑海沿岸城市的航運，但就國際通行的層面而言，目前通過克赤海峽的船隻，仍然保持約每個月 1800 到 1900 艘次的通行次數，就 2021 年 1 月 28 日觀察，有來俄羅斯聯邦、摩爾多瓦、土耳其、巴拿馬、巴哈馬、保加利亞、貝里斯、亞塞拜然、葛摩和獅子山共和國等國的船隻<sup>45</sup>。除此之外，克里米亞大橋如前述，在本次克赤海峽衝突事件中，由一艘貨輪橫停在橋下，便完全阻擋了烏克蘭軍艦的通行一事，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第二節 俄羅斯及烏克蘭就克赤海峽之衝突背景

### 第一項 克里米亞週邊之衝突背景

克里米亞半島和塔曼半島在地理上，遙相夾合形成克赤海峽的環境。然而在國際法層面的討論中，就 2018 年的局勢而言，克里米亞半島的歸屬相關問題似

<sup>43</sup> *Id.*

<sup>44</sup> 作者改譯自：Saha, David, Vitaliy Kravchuk, and Veronika Movchan. *The Impact of the New Kerch Strait Bridge on Ukraine's Trade*. (2018), [https://www.beratergruppe-ukraine.de/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8/03/PB\\_02\\_2018\\_en.pdf](https://www.beratergruppe-ukraine.de/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8/03/PB_02_2018_en.pdf)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45</sup> Shippingexplorer 港口船隻監測網站，2021/1/28, <https://www.shippingexplorer.net/en/port/kerch-strait/16>

乎顯得不可迴避。蓋若現今俄羅斯聯邦擁有克里米亞半島的主權，似乎有可能改變克赤海峽的國際法地位，進而影響克赤海峽衝突事件的法律分析；有再者克里米亞半島的歸屬若有變動，似亦會使得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國之間就邊界地區合作使用的條約狀態陷入不明，如 2003 年俄羅斯與烏克蘭簽訂的《俄羅斯聯邦與烏克蘭間有關亞速海與克赤海峽使用合作的雙邊協定》(Treaty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Ukraine on Cooperation in the Use of the Sea of Azov and the Kerch Strait)<sup>46</sup> (下稱雙邊合作協定) 等。決定此問題的關鍵事件即是發生在 2014 年的克里米亞與俄羅斯合併(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半島)事件，然而此事件的發生背景較為複雜，其中的過程亦充滿爭議，本文將不深入細緻檢討此項事件的曲折是非，僅為本文後述克赤海峽定位的兩種前提：1、克里米亞半島歸屬烏克蘭或 2、克里米亞半島歸屬俄羅斯作鋪陳，以更好地窺探克赤海峽事件背後的完整前因後果。

#### \*1954 年以前

18 世紀，俄羅斯帝國日漸強大，1735 年入侵克里米亞，並在 1783 年正式併吞克里米亞<sup>47</sup>。1917 年俄羅斯帝國發生革命，使得國內各民族動盪，紛紛尋求獨立，克里米亞半島在隨後的內戰中數次易主，而在內戰結束後成立克里米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屬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一部分，在 1945 年則被將為俄羅斯的一州。

---

<sup>46</sup> 相關文件參：俄文版本，俄羅斯聯邦外交部網站，«Договор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Азовского моря и Керченского пролива», [https://www.mid.ru/foreign\\_policy/international\\_contracts/2\\_contract/-/storage-viewer/bilateral/page-154/46287](https://www.mid.ru/foreign_policy/international_contracts/2_contract/-/storage-viewer/bilateral/page-154/46287) (last visited Jan.12,2023)；烏克蘭語版本，Договір між Україною та Російською Федерацією про співробітництво у використанні Азовського моря і Керченської протоки，[https://zakon.rada.gov.ua/rada/show/en/643\\_205#Text](https://zakon.rada.gov.ua/rada/show/en/643_205#Text) (last visited Jan.12,2023)；英語版本，Agreement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kraine on cooperation in the use of the sea of Azov and the strait of Kerch, FAOLEX, LEX-FAOC045795, [www.fao.org/fishery/shared/faolextrans.jsp?xp\\_FAOLEX=LEX-FAOC045795&xp\\_faoLexLang=E&xp\\_lang=en](http://www.fao.org/fishery/shared/faolextrans.jsp?xp_FAOLEX=LEX-FAOC045795&xp_faoLexLang=E&xp_lang=en).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47</sup> See Alisa Gdalina, *Crimea and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Questioning the Legality of Crimea's Secession from Ukraine Note*, 24 CARDOZO J. INT'L & CMP. L. 531(2015); See Peter Roudik, *Crimean History, Status, and Referendum*, CUSTODIA LEGIS - L.LIBR. OF CONGRESS, <http://blogs.loc.gov/law/2014/03/crimean-history-statusand-referendum>. (last visited Jan.12,2023)

## \*1954 年克里米亞移交至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儘管克里米亞的大多數人口構成經過一系列變化，已經由俄羅斯族為主體。但在 1954 年，蘇聯領導人之一的赫魯雪夫<sup>48</sup> (Nikita Khrushchev, 俄語: 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 為了紀念俄羅斯與烏克蘭合併的《佩列亞斯拉夫協定》(Treaty of Pereiaslav) 簽署 300 周年<sup>49</sup>，決定將克里米亞半島的歸屬權從俄羅斯移交烏克蘭<sup>50</sup>。然而在當時，似乎此項移交並未引起太大的爭議<sup>51</sup>，主要的原因是無論是俄羅斯還是烏克蘭，都仍然是蘇聯底下的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在國內旅行移動並無任何阻礙，意即，當初並不會以蘇聯解體作為考量，甚至在當時克里米亞作為度假勝地，許多俄羅斯人也將半島當作夏天時的家<sup>52</sup>。在此必須要注意的是，有學者認為<sup>53</sup>，塞瓦斯托波爾從未如克里米亞般正式轉移。在 1918 之前，塞城屬於克里米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一部分，而在 1948 年 10 月 29 日，塞城從克里米亞州移除，成為當時俄羅斯之下的城市，使得其作為黑海艦隊主基地的特殊地位，控制在莫斯科手中。然而為了不過分簡化學理上討論，本文並不採用此見解作為論述基底。

## \*1991 年至 2014 年

1990 年開始，蘇聯內部的主權化運動 (Sovereignization) 展開。同年 4 月 26

---

<sup>48</sup> 有見解者認為，並非赫魯雪夫個人所做的決定，原因在於史達林去世後，在 1954 年移交的決定做成時，當時事實上的蘇聯最高領導人是馬林科夫 (Georgy Maximilianovich Malenkov, 俄語: Георгий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Маленков)，他在 1953 年 3 月 5 日到 1955 年 2 月 8 日這段期間，擔任蘇聯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以及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蘇聯共產黨總書記一職在史達林時代廢除，故當時身兼此二職者即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雪夫在當時並未成為重要決定的主要影響者，而當時克里米亞移交的決定是由蘇共中央主席團做成，該主席團實質上屬於馬林科夫領導，故該決定做成的原因是否即是赫魯雪夫對烏克蘭的偏袒，仍有疑義。Mikhail Smirnov, *Like a Sack of Potatoes: Who Transferred the Crimean Oblast to the Ukrainian SSR in 1952-1954 and How It Was Done*, 53 *RUSSIAN POL. & L.* (2015).

<sup>49</sup> 封帥 (2014), 〈悲劇的誕生：身份認同困境與克里米亞的命運〉, 《俄羅斯研究》, 第 187 期, 頁 10。

<sup>50</sup> Adam Taylor, *To understand Crimea, take a look back at its complicated history*, WASH. POST (Feb. 27, 2014),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rldviews/wp/2014/02/27/to-understand-crimea-take-a-look-back-at-its-complicated-history/>.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51</sup> *Id.*

<sup>52</sup> *How Crimea's Annexation Plays to Russians' Soviet Nostalgia*, FRESH AIR WITH TERRY GROSS (Mar. 25, 2014),

<http://www.npr.org/templates/transcript/transcript.php?storyId=294324006>.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53</sup> S. A. Usov, *The Status of the Republic of Crimea*, 34 *RUSSIAN POL. & L.* 59, 71(1996).

日，蘇聯通過一項新立法，確立蘇聯之「權限」應同於一「聯邦體制」(Federation)，並且該「權限」由各蘇聯內共和國 (Republics) 享有<sup>54</sup>，依照該法律，各自治共和國有權在其領土上執行完全之治理，而不受蘇聯之直接控制<sup>55</sup>。1990年11月3日，克里米亞政府特別委員會宣佈一項計畫，該項目之目的在擬定一項臨時法案，內容涉及如何在克里米亞州（隸屬於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之領土範圍上進行全民投票，而該投票將決定是否將克里米亞恢復為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之加盟國成員<sup>56</sup>。克里米亞亦在1991年1月10日舉辦了公民投票，決定成為蘇聯加盟國的一員，同年9月，克里米亞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克里米亞州」，恢復成立了原先未轉交至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sup>57</sup>。隨後，克里米亞內部分為兩派，「克里米亞共和運動」(Republican Movement of Crimea, 下稱 RMC) 支持克里米亞半島應成為一個獨立的實體，而另一邊的「民主克里米亞」(Democratic Crimea) 卻試圖將克里米亞的命運和利益和烏克蘭結合<sup>58</sup>。同年11月12日，克里米亞政府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當時的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克拉夫楚克 (Леонід Макарович Кравчук) 亦出席了會議，會議裁定廢除了1945年6月30日的蘇聯法令和1946年6月25日的「RSSR」法令，該等法令廢除了克里米亞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如此一來，克里米亞的民眾即有權將克里米亞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重新確立為蘇聯的加盟主體，並參與簽署《主權國家聯盟》(又稱新聯盟條約，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Суверен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Новый союзный договор)

<sup>54</sup> CONSTITUTION WRITING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Soviet Union 1990, <http://pcwcr.princeton.edu/reports/sovietunion1990.html>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55</sup> John Panina-Burke Burke, Svetlana, *The Reunification of Crimea and the City of Sevastopol with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pecial Issue: Third Anniversary of the Referendum in Crimea*, 5 RUSS. L.J. 29, 32(2017).

<sup>56</sup> See, 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о референдуме и проведени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Крымской обл. УССР (Проект), Крымская правда, 3 Ноября 1990 г., № 253 (20168), с. 1-2 [Temporary Provision on the Referendum and the Procedure of Its Conduct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rimean Oblast (Region) Ukr. SSR (Draft), Crimean Truth, 3 November 1990, No.253 (20168), p.1-2], quoted after: JohnPanina-Burke Burke, Svetlana, *The Reunification of Crimea and the City of Sevastopol with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pecial Issue: Third Anniversary of the Referendum in Crimea*, 5 RUSS. L.J. 29, 32(2017).

<sup>57</sup> Usov, *supra* note 53, at 67.

<sup>58</sup> *Id.*, at 68.

條約<sup>59</sup>，而最後克里米亞政府決定於1991年1月20日舉行全民公投，以決定克里米亞的法律地位<sup>60</sup>。公投之目的在於確定民意之所向，是否願意恢復建立在1954年被廢除的「克里米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若就細究之，該公投是在詢問是否成立「克里米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即成為「蘇聯的主體」之一，而並非烏克蘭底下的一個主體<sup>61</sup>，最後大約公投以93.26%之贊成通過<sup>62</sup>。然而，烏克蘭最高蘇維埃主席克拉夫楚克決定阻止克里米亞從烏克蘭分離，他在克里米亞議會對規範地方公投（從烏克蘭分離之公投）的法律進行表決的當天訪問克里米亞，「說服」當時的各關係人，使得該法律的表決被推遲<sup>63</sup>，亦導致支持RMC運動的議會成員在針對法案通過的投票上遭遇挫敗<sup>64</sup>。1991年2月12日，克拉夫楚克頒佈了一項僅由兩個條文組成的法令，第1條表示在烏克蘭境內的克里米亞州領土上重建「克里米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但在第2條令烏克蘭任命「克里米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臨時政府。至此可以看出，克拉夫楚克無視了克里米亞全民投票的結果，反而更加將克里米亞鞏固在烏克蘭之下，此些行為確實背克里米亞人民的意願背道而馳<sup>65</sup>。1991年8月24日，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的最高法院宣佈烏克蘭獨立，並將「克里米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視為烏克蘭的領土，有認為此舉事實上構成了對克里米亞的非法併吞（*a de facto illegal annexation of Crimea*）<sup>66</sup>。

但很快的，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орбачёв）辭職，緊接着在12月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決議142-H<sup>67</sup>，蘇聯

<sup>59</sup> Декларация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и правовом статусе Крыма, Крымская правда. 14 Ноября 1990 г., №260 (20175), с. 1.

<sup>60</sup> John Panina-Burke Burke, Svetlana, *supra* note 55, at 32.

<sup>61</sup> Arina Tsukanova, *How Ukraine Annexed Crimea: A Frank Conversation with Nikki Haley*, Strategic Culture Foundation, (2017), quoted after: John Panina-Burke Burke, Svetlana, *supra* note 55, at 33.

<sup>62</sup> John Panina-Burke Burke, Svetlana, *supra* note 55, at 33.

<sup>63</sup> Serhii Plokhyy, *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 281 (London: Oneworld, 2014), quoted after: J John Panina-Burke Burke, Svetlana, *supra* note 55, at 33.

<sup>64</sup> Arina Tsukanova, *How Ukraine Annexed Crimea: A Frank Conversation with Nikki Haley*, Strategic Culture Foundation, (2017), quoted after: John Panina-Burke Burke, Svetlana, *supra* note 55, at 33.

<sup>65</sup> John Panina-Burke Burke, Svetlana, *supra* note 55, at 33.

<sup>66</sup> *Id.*, at 34.

<sup>67</sup> 原文參：ДЕКЛАРАЦИЯ Совета Республик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СССР в связи с созданием

解體。1992年2月，RMC 試圖再次舉行公投以決定克里米亞的未來，但未能成功。有認為，之所以克里米亞的俄羅斯族裔如此迫切地希冀回歸，蓋克里米亞韃靼人和其他原先居住在半島上的族群，在經過了蘇聯統治時期的強制遷移後，半島上的種族衝突可能升高，導致俄羅斯族害怕失去與俄羅斯的連結而失勢<sup>68</sup>。再加上當時領導當局對克里米亞居民試圖用1991年3月17日公投的意願表達，展現了不屑一顧的態度，最終越來越多的克里米亞居民展現對1954年克里米亞移交法案的負面態度<sup>69</sup>，除此之外，亦有學者認為1954「克里米亞法案」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第1條第2項有關人民自決的相關原則<sup>70</sup>。

自烏克蘭從蘇聯獨立之後，自1991年以來，克里米亞和烏克蘭進行了持續的鬥爭並持續維持着不可調和的衝突：即克里米亞「實現自治共和國」的明確目標，相對的是烏克蘭對克里米亞的「強制征服」(Ukraine's forced subjugation of Crimea)<sup>71</sup>。烏克蘭和克里米亞的拉扯攻防仍主要集中在自治權的大小，如1992年烏克蘭僅賦予克里米亞有限的自治權，而當時第一屆烏克蘭人民代表、克里米亞議會主席 Mykola Vasyliovych Bagrov (烏克蘭語：Микола Васильович Багров) 在2月26日將國號改為「克里米亞共和國」(Republic of Crimea)，並且在5月5日宣佈獨立，產生第一部所謂《克里米亞憲法》(下稱《1992年憲法》)<sup>72</sup>，又決議在8月2日舉辦公投。9月25日，克里米亞共和國通過了第一部後蘇聯憲法，比較重要的條文例如第1條，「克里米亞共和國是一個法治、民主、世俗及烏克蘭之一部分的國家」、第6條規定俄語為克里米亞共和國之官方語言；第9條各項規定包括克里米亞和烏克蘭之間之關係應受到官方政府代表之間條約之規範，並進一步說明對憲法的修訂應僅在克里米亞內進行、就其管轄範圍內之事

---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1991, <http://vedomosti.sssr.su/1991/52/#1561>

<sup>68</sup> Alisa Gdalina, *Crimea and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Questioning the Legality of Crimea's Secession from Ukraine Note*, 24 CARDOZO J. INT'L & CMP. L. 531, 535(2015).

<sup>69</sup> Usov, *supra* note 53, at 59.

<sup>70</sup> Vladimir Lafitsky, "Crimea Acts" of 1954: *International Legal Principles*, 8 RUSS. L.J. 4(2020).

<sup>71</sup> Minorities at Risk Project, *Chronology for Crimean Russians in Ukraine* (2004), quoted after: John Panina-Burke Burke, Svetlana, *supra* note 55, at 35.

<sup>72</sup>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еспублики Крым от 6 Мая 1992 г. (1-я версия), от 25 сентября 1992 г. (измененная версия, утвержденная на IX сессии ВС Крыма).

務有權舉辦公民投票以決定、可以在克里米亞之框架下更換政府代表、擁有獨立預算；第 10 條第 1、2 項表明烏克蘭之軍事基地設立應經克里米亞政府同意；第 11 條則要求克里米亞的國民衛隊（National Guard）應自克里米亞共和國人口中產出；第 12 條第 3 項賦予克里米亞共和國在烏克蘭首都派駐代表克里米亞之長駐代表之權利（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State）；同時第 14 條亦賦予克里米亞共和國得以與他國或國際組織簽署有關經濟、文化、科學、衛生、教育、環保等條約的權利；而第 15 條給予克里米亞共和國擁有屬於自身之旗幟、象徵及國歌。簡而言之，除在一些事項論及烏克蘭以外，可以看出本《1992 年憲法》將克里米亞確立為在法律地位上近乎與烏克蘭平等的國家，並且擁有合法與第三國締結協定的權利<sup>73</sup>。

1993 年 10 月 14 日克里米亞議會設置總統，親俄的首位民選克里米亞總統當選<sup>74</sup>，隔年，烏克蘭和俄羅斯兩國就圍繞克里米亞問題展開討論和問題解決的嘗試。然而卻在 1995 年 3 月，烏克蘭議會廢除了克里米亞的《1992 年憲法》，並廢除了克里米亞總統的職務<sup>75</sup>。時任烏克蘭總統列昂尼德·庫奇馬（Леонід Данилович Кучма）表示，若克里米亞地區議會繼續違反烏克蘭憲法，議會將會遭受被裁撤的命運<sup>76</sup>。在壓力下，克里米亞議會最後同意撤銷獨立和公投，並修改憲法以符合烏克蘭憲法規定<sup>77</sup>。克里米亞半島、塞瓦斯托波爾和黑海艦隊的歸屬使兩國在此問題上的討論越加激烈化<sup>78</sup>。值得注意的是，僅 1993 年，即至少爆發了三場主要的反對烏克蘭統治抗爭<sup>79</sup>，1993 年 1 月 10 日，超過兩千名塞瓦

<sup>73</sup> John Panina-Burke Burke, Svetlana, *supra* note 55, at 36.

<sup>74</sup> Vladimir Lafitsky, "Crimea Acts" of 1954: International Legal Principles, 8 RUSS. L.J. 4(2020).

<sup>75</sup> John Panina-Burke Burke, Svetlana, *supra* note 55, at 36.

<sup>76</sup> *Id.*, at 36.

<sup>77</sup> 施正鋒，〈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課題〉，《動亂中的烏克蘭》，台灣國際研究學會，頁 13，2014 年 9 月。

<sup>78</sup> Usov, *supra* note 53, at 59. 有關黑海艦隊之爭端及船員擅自易幟之內容，可參考 John Panina-Burke Burke, Svetlana, *supra* note 55, at 29.

<sup>79</sup> New Cold War: Ukraine and Beyond, 1993 Documentary: Crimean s Protest Forced Ukrainianization, Demand Equality for All, 27 February 2015, <https://newcoldwar.org/1993-documentary-crimeans-protest-forced-ukrainianization-demand-equality-for-all/> (last visited Jan.12,2023)

斯托波爾市的抗議者主張要從烏克蘭分離，而同年1月18至20日，塞瓦斯托波爾和克里米亞首府辛菲洛普（烏克蘭語：Сімферополь，俄語：Симферополь）爆發了反烏克蘭示威，而他們的訴求包括將克里米亞移交給俄羅斯及於所有政府機構舉辦選舉<sup>80</sup>。1993年7月26日，大約2000名示威者要求將黑海艦隊轉交給俄羅斯<sup>81</sup>。1997年3月，約1000名示威者在示威活動中暴動，試圖襲擊首都辛菲洛普國徽大廈，要求半島返回俄羅斯，但被鎮暴警察阻止。而同時親俄共產黨阻止亦組織了約5000人的示威遊行。於1998年，克里米亞根據烏克蘭憲法，廢除原克里米亞憲法，並設置新的「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憲法」，該憲法最大化的縮減了克里米亞政府的自治權<sup>82</sup>。

同一時間維度裡，烏克蘭發動了俄語清除行動，庫奇馬總統主張應從媒體下手，減少俄語廣播的時間。1997年10月15日，克里米亞議會投票決議使得俄語取代烏克蘭語成為唯一官方語言<sup>83</sup>。1997年11月5日，烏克蘭總統庫奇馬發表聲明反制，確認烏克蘭語為烏克蘭唯一官方語言。1998年2月4日，克里米亞議會以壓倒性多數投票通過，進行公民投票，以決定以下問題：（1）半島回歸俄羅斯；（2）恢復《1992年憲法》；（3）以俄語作為克里米亞之官方語言。即便在烏克蘭憲法法院認為，在公共生活和活動的所有領域中，烏克蘭語都是強制的唯一官方語言，可惜的是，即便在1992年通過的《歐洲區域或少數民族語言憲章》（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 CETS 148）也沒能挽救俄語被取代的命運<sup>84</sup>。

#### \*2014年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半島事件

2013年11月21日，烏克蘭人民針對烏克蘭政府（領導人為總統：亞努科維奇，烏克蘭文：Віктор Федорович Янукович）拒絕簽訂《烏克蘭-歐盟聯繫國

<sup>80</sup> JohnPanina-Burke Burke, Svetlana, *supra* note 55, at 36.

<sup>81</sup> *Id.*, at 37.

<sup>82</sup> Vladimir Lafitsky, "Crimea Acts" of 1954: *International Legal Principles*, 8 RUSS. L.J. 4, 22(2020).

<sup>83</sup> Minorities at Risk Project, CHRONOLOGY FOR CRIMEAN RUSSIANS IN UKRAINE (2004), quoted after: JohnPanina-Burke Burke, Svetlana, *supra* note 55, at 39.

<sup>84</sup> JohnPanina-Burke Burke, Svetlana, *supra* note 55, at 39.



協定 (Ukraine–European Union Association Agreement)》一事，在烏克蘭基輔的獨立廣場 (英語：Maidan Nezalezhnosti, Independence Square；烏克蘭語：Майдан Незалежності) 展開了第一波的抗議<sup>85</sup>。再經過一系列的警民衝突後，抗議的反對派群眾並未放棄，多次轉移陣地後回到獨立廣場堅守，烏克蘭全境也爆發了許多的集會遊行，親歐的西烏克蘭主要的主張是恢復簽定和歐盟的協定，而親俄的東烏克蘭也爆發了支持總統亞努科維奇的騷亂，烏克蘭政府當局在 2014 年 1 月 16 日通過一系列法案<sup>86</sup>，限制人民的各項集會自由以打擊本次反對派抗爭，導致政府和反對派的集會遊行衝突加劇。國會開始要求總統亞努科維奇簽署相關文件表示讓步，然而亞努科維奇不願退縮，並認為此事件已經成爲一場政變 (coup d'etat)<sup>87</sup>。針對政府在 1 月 16 日簽署的鎮壓人民集會遊行的法案，在 2014 年 2 月烏克蘭警察和示威者爆發了大規模的血腥衝突，導致本事件總計造成過百人死亡，而總統亞努科維奇在國內反對派在國會逐漸掌權，且失去大部分烏克蘭人民的支持後，隨後，國會宣佈亞努科維奇未能履行總統的職務而被解職，並把下一任總統大選提前，總統職由圖奇諾夫 (Олександр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Турчинов) 代理，而失勢的亞努科維奇，竟離開烏克蘭，逃亡俄羅斯<sup>88</sup>。此事件的爆發也被稱爲「Euromaidan」，在此過後，烏克蘭和歐洲的合作和結合不再成爲被爭執的議題，而是一個必須達成的理想，一個努力的目標<sup>89</sup>，也是在此之後至今，烏克蘭內部的矛盾已經上升到無可調和的地步，親俄派和親歐派意識形態上的分裂達到高潮，伴隨着頓巴斯戰爭至今。

<sup>85</sup> Andriy Portnov, *Ukraine's Eurorevolution: Chronology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Maidan: A Ukrainian Revolution*, 53 *RUSSIAN POL. & L.* 6, 10, (2015)

<sup>86</sup> 相關當時烏克蘭人權問題研究請參：Миссия По Оценке Положе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Прав Человека В Украин (2014), <https://www.osce.org/files/f/documents/4/9/122194.pdf> (last visited Jan.12,2023)；法案可能對人民自由權利之侵害請參：Українська правда (2014), *Рада ухвалила закони, що відкривають шлях до масових репресій – фонд "Відродження"*, <https://www.pravda.com.ua/news/2014/01/16/7009773/>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87</sup> Янукович назвал происходящее в Украин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 переворотом (2014),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007143123/http://euromaidan.rbc.ua/rus/yanukovich-nazval-proishodyashchee-v-ukraine-gosudarstvennym-22022014155900>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88</sup> ZN, UA, *Янукович вылетел в Харьков (уточнено)*, [https://zn.ua/POLITICS/yanukovich-vyletel-v-harkov-139448\\_.html](https://zn.ua/POLITICS/yanukovich-vyletel-v-harkov-139448_.html)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89</sup> Nadia Diuk, *EUROMAIDAN: Ukraine's Self-Organizing Revolution*, 176 *WORLD AFFAIRS* 9(2014).

在此事件背後，親俄的東烏克蘭和克里米亞地區，認為自己選出並支持的總統亞努科維奇被政變推翻，在恐懼烏克蘭民族主義的崛起氣氛下，開始反抗新的反對派政府。如東烏克蘭的頓內次克州和盧干斯克州的親俄派爆發獨立示威，並成立了實質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區的頓內次克人民共和國和盧干斯克人民共和國。在克里米亞地區，則爆發了克里米亞獨立並加入俄羅斯聯邦事件。

2014年3月6日，克里米亞議會通過法令，決定舉辦一項公投，公投本身僅提供兩個選項：1，您是否支持克里米亞與俄羅斯重新結合並成為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2，您是否支持重啟1992克里米亞共和國憲法並且克里米亞為烏克蘭的一部分<sup>90</sup>？此公投的選項亦飽受批評，原因在於其並未提供一個維持現狀的選項，使得選民無法自由完整地表達其意志<sup>91</sup>。然而顯然這樣的擔心是多餘的，同年3月11日，克里米亞議會自行宣佈克里米亞共和國獨立<sup>92</sup>，而3月16日公投的結果為近97%的克里米亞居民贊成了第一個選項<sup>93</sup>。就在公投的隔天3月17日，俄羅斯總統簽署了一份行政命令以認可克里米亞的回歸，要求俄羅斯聯邦政府，國家杜馬，和聯邦議會在3月18日認可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聯邦，3月21日，合併案通過<sup>94</sup>。

---

<sup>90</sup> 此翻譯由本文作者提供，經過俄文母語者檢驗。而俄文原文的兩個問題是：1) Вы за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е Крыма с Россией на правах субъек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 Вы за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действия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Крым 1992 года и за статус Крыма как части Украины? 英語部分則有不同翻譯，參 Christian Marxsen, *The Crimea Crisis – An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 74 HEIDELBERG J. OF INT'L L. 367(2014), 382; Thomas D. Grant, *Annexation of Crimea Current Developments*, 109 A. J. INT'L L. 68(2015) ; Alisa Gdalina, *Crimea and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Questioning the Legality of Crimea's Secession from Ukraine Note*, 24 CARDOZO J. INT'L & COMP. L. 531(2015), 532. 原始檔請參（俄文）：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ВР АРК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общекрымского референдума, <http://crimea.gov.ru/act/11689>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91</sup> 相關討論請參：Christian Marxsen, *The Crimea Crisis – An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 74 HEIDELBERG J. OF INT'L L. 367(2014), 382; Thomas D. Grant, *Annexation of Crimea Current Developments*, 109 A. J. INT'L L. 68(2015); Alisa Gdalina, *Crimea and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Questioning the Legality of Crimea's Secession from Ukraine Note*, 24 CARDOZO J. INT'L & COMP. L. 531(2015), 532.

<sup>92</sup> See RT NEWS (2014), *Crimea Parliament Declares Independence from Ukraine Ahead of Referendum*, at <https://www.rt.com/news/crimea-parliament-independence-ukraine-086/>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93</sup> *Ukraine Fast Facts* (2014), CNN, <http://www.cnn.com/2014/02/28/world/europe/ukraine-fast-facts/>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94</sup> Thomas D. Grant, *Annexation of Crimea Current Developments*, 109 A. J. INT'L L. 68(2015), 70-71

## 第二項 克里米亞之歸屬問題



至此，克里米亞在紛亂的 2014 烏克蘭革命中，在俄羅斯政府的支持下，透過親俄的情緒，在議會宣佈獨立後，透過充滿爭議的公投，加入俄羅斯聯邦。針對此次克里米亞回歸俄羅斯聯邦的合法性，學界有激烈的討論。在克赤海峽衝突中，如前述，俄羅斯方面強調克赤海峽由克里米亞半島和俄羅斯的塔曼半島相夾而成，過境船艦應遵守俄羅斯國內法，俄羅斯學者曾提出以下幾點為本國兼併克里米亞的合法性做出抗辯：

首先，克里米亞人民就 2014 年烏克蘭革命抱有否定的態度，被剝奪權利的總統亞努科維奇，在 2010 年反而獲得了克里米亞 78.24% 的選票，並在塞瓦斯托波爾取得 84.35% 的選票（在烏克蘭全境僅 48.95%），此項政變對克里米亞的居民而言就政治傾向來說並不被支持<sup>95</sup>；再者，俄羅斯軍隊力量的介入並不影響克里米亞人民公投結果的正當性，在國際實踐上，多有自決公投在利害關係方軍隊監督下完成的例子，例如波多黎各（2012），北馬利安納群島（1975），紐埃（1974）<sup>96</sup>；再從公投的角度而言，公投的結果由許多的因素影響，就克里米亞公投而言，克里米亞和俄羅斯的關係必須納入考慮，正如歷史文化因素在國際法院對西撒哈拉公投的諮詢意見書（1975 年 10 月 16 日）中展現的影響<sup>97</sup>；在烏克蘭發生的許多事件，如取消地方語言的法律、清除列寧紀念碑、反俄羅斯的公告等等，新烏克蘭當局大規模且系統化的支持並提高此類措施，正合理化了克里米亞的分離<sup>98</sup>，這類行為某種程度上應符合所謂種族清洗，即文化、語言、對國家的情感等等的消除<sup>99</sup>，此種行為構成國際法上對人權的侵害<sup>100</sup>，一方面也為俄羅斯以武

<sup>95</sup> Vladislav Tolstykh, *Reunification of Crimea with Russia: A Russian Perspective Letter to the Editors*, 13 CHINESE. J. INT'L L. 879(2014).

<sup>96</sup> *Id.* at 882.

<sup>97</sup> *Id.*

<sup>98</sup> *Id.* at 884.

<sup>99</sup> *Axis Rule in Occupied Europe: Laws of Occupation-Analysis of Government-Proposals for Redress*, Lemkin Raphael, <http://www.preventgenocide.org/lemkin/AxisRule1944-1.htm>, quoted after: Vladislav Tolstykh, *Reunification of Crimea with Russia: A Russian Perspective Letter to the Editors*, 13 CHINESE. J. INT'L L. 879, 884(2014).

<sup>100</sup> 就對文化進行清洗，可能屬於人權上侵害之推論，可參酌 U.N. General Assembly, 2005 World Summit Outcome A/RES/60/1 of 16.9.2005, para.139.

力介入克里米亞半島提供合法依據。就結論而言，這次克里米亞公投加入俄羅斯的結果不僅僅是政治上歸屬的變動，更是克里米亞人民對西方歐洲價值與自身傳統價值、語言、歷史、文化和共同記憶的選擇，若非如此結果，則克里米亞則會陷入永久的價值僵局，最終亦不會導出任何積極的結果，亦不會達到西方所要求的「標準」，長期下來，克里米亞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反而將被邊緣化<sup>101</sup>。

然而國際上其他除了俄羅斯的國家以外，紛紛對本次克里米亞半島事件發出了嚴厲的譴責，從各個角度對合法性發起了挑戰<sup>102</sup>。首先是針對「支持俄羅斯」的或「俄羅斯」的軍隊，對於克里米亞半島的「入侵」或「干預」<sup>103</sup>，俄羅斯方面給出的抗辯例如，「俄羅斯的出兵，是基於保護在克里米亞半島上的俄羅斯公民」<sup>104</sup>，然而就國際法上而言，可能作為抗辯的基礎即所謂「自衛權」<sup>105</sup>，而原則上來說，就聯合國憲章第 51 條而言，「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受武力攻擊時，在安全理事會採取必要辦法，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以前，本憲章不得認為禁止行使單獨或集體自衛之自然權利（Nothing in the present Charter shall impair the inherent right of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self-defense if an armed attack occurs against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til the Security Council has taken measures necessary to maintain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sup>106</sup>；及第 2 條第 4 項「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All Members shall refrain in the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gains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sup>101</sup> Городецкий М.В., Толстых В.Л. (2011). *Основани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тратегии. №. 9. С. 39.

<sup>102</sup> See R.J. Delahunty, *The Crimean Crisis*, 9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J. OF L. AND PUBLIC POL. (2014).; Brad R. Roth, *The Neglected Virtues of Bright Lines: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2014 Ukraine Crises*, 21 ILSA J. INT'L & COMP. L. 317(2014).; Anatoly Pronin, *Republic of Crimea: A Two-Day State Comment*, 3 RUSS. L.J. 133(2015).; Amandine Catala, *Secession and Annexation: The Case of Crimea*, 16 GERMAN L. J. (2015).; Usov, *supra* note 53, at 59.

<sup>103</sup> Christian Marxsen, *The Crimea Crisis – An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 74 HEIDELBERG J. OF INT'L L. 367, 369 (2014).

<sup>104</sup> ITAR-TASS Press Report, *Putin's Letter on Use of Russian Army in Ukraine Goes to Upper House*, 1.3.2014, en.itar-tass.com, quoted after: Christian Marxsen, *supra* note 103, at 367.

<sup>105</sup> 關於此原則說明，請詳參姜皇池（2013），《國際公法導論》，頁 792，臺北：新學林。

<sup>106</sup> United Nations,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s://www.un.org/en/charter-united-nations/index.html> (last visited Jan.12,2023)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any state, or in any other manner inconsistent with the Purposes of the United Nations)」<sup>107</sup>。由此可知，一般情況下聯合國憲章反對各國單獨行使自衛權，而在得以行使「自衛權」的背景，亦限縮於遭受其他國家「武力侵害」，但俄羅斯此項抗辯則是建立在，國民屬於國家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一國的國民在他國遭到外國的「武力侵害」，是否屬於自衛權行使的背景<sup>108</sup>？意即，在外國對一定數量上的本國國民，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暴力襲擊時，本國得否因此發動「自衛權」<sup>109</sup>，此種說法普遍上被認為在解釋上過寬，並很可能引發爭議<sup>110</sup>，更精確地說，「自衛權」的發動前提，需要一個國家的安全或存在遭受實質威脅，目前就本自衛權發動的原則仍然沒有成文的法條作為法源依據，習慣法上雖有討論但也不乏爭議，有認為發動此種自衛權的要件至少應該有二：（1）必須要有證據現實，本國的公民在他國領土上處於危險之中，（2）則是該他國不願意或不能提供足夠的保護。從上述兩種要件可以看出，在這種極端情況下，必須沒有任何其他可靠手段以救助處於危險的公民，才能發動此種武力干預的最後手段。<sup>111</sup>再者，綜前述，就本案而言，俄羅斯武力入侵非法的三個理由有（1）聯合國安理會並未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七章做出任何決議，同意俄羅斯對克里米亞進行武裝干預<sup>112</sup>；（2）並無任何證據顯示克里米亞半島上的塞瓦斯托波爾的海軍、克里米亞的俄羅斯駐軍<sup>113</sup>，克里米亞人民遭到烏克蘭的武裝攻擊<sup>114</sup>；（3）即便此種自衛權的行使破天荒地符合國際法的規範，克里米亞半島上俄羅斯宣稱需要保護的對象，也非俄羅斯公民，僅僅是親俄或對俄羅斯國家認同感較強的「俄羅斯族」，

---

<sup>107</sup> *Id.*

<sup>108</sup> Christian Marxsen, *supra* note 103, at 373.

<sup>109</sup> C. Greenwood (2001), *Self-Defence*, MPEPIL (online ed.), quoted after: Christian Marxsen, *supra* note 103, at 373.

<sup>110</sup> 相關討論可參 K. E. Eichensehr, *Defending Nationals Abroad: Assessing the Lawfulness of Forcible Hostage Rescues*, VA. J. INT'L L. 48 (2008), 468; D. W. Bowett, *Self-Def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1958, 92;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Fact-Finding Mission on the Conflict in Georgia, Report, Vol. II, September 2009, 286, quoted after: Christian Marxsen, *supra* note 103, at 374.

<sup>111</sup> Christian Marxsen, *supra* note 103, at 374.

<sup>112</sup> R.J. Delahunty, *The Crimean Crisis*, 9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J. OF L. AND PUBLIC POL. (2014), 14.

<sup>113</sup> *Id.*, at 14.

<sup>114</sup> Christian Marxsen, *supra* note 103, at 369.

亦並非俄羅斯公民<sup>115</sup>。

有關俄羅斯軍隊進入克里米亞半島，另一個俄羅斯方面的有力辯護則是「合法政府的邀請」<sup>116</sup>，即一國的合法（官方）政權（政府），得請求他國向派遣軍隊以介入本國事務。在此武力使用禁止的例外原則中，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即該「邀請」是否全然真誠地來自合法化政府，換言之，是否合法政府真摯「同意」他國軍隊進入其領域。然而國際法上對國家的一般同意有效性的解釋，可參考國際法委員會在《關於國家不法行為責任的條款草案》(Draft Articles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sup>117</sup>)中對第 20 條（*Consent*<sup>118</sup>）的評注，在該文件中國際法委員會給出了幾個參考的要件<sup>119</sup>，（1）該同意必須在國際法上有效（Valid），不得基於錯誤、詐欺或脅迫等；（2）需要明確表達，並不包含假定的同意；（3）該同意並非在其他不法行為（如干預）後發生；（4）同意必須歸於國家；（5）如果同意所涉的行為違反國際法的強制性規範，則該同意亦為無效。在本案中，條件（1）的符合有其疑義，因亞努科維奇總統事後發表公開談話，表示他對先前邀請俄羅斯軍隊的決定感到後悔，並承認該決定是「錯誤」並「情緒化的」<sup>120</sup>；最有問題的應是在要件（4）的討論，就烏克蘭當時現行法（*De lege lata*）而言，亞努科維奇仍然是烏克蘭總統，但他在邀請俄羅斯軍隊進入烏克蘭的當下，事實上（*de facto*）早已失去對烏克蘭的控制<sup>121</sup>。總而言之，原則中很

<sup>115</sup> *Id.*

<sup>116</sup> 關於此原則說明，請詳參姜皇池，同註 105，頁 792；亦可見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ICJ Reports 1986, 126.

<sup>117</sup> 本草案內文及條文可參：*Draft Articles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Report of the ILC on the Work of its Fifty-third Session*, UN GAOR, 56th Sess, Supp No 10, p 43, UN Doc A/56/10 (2001),

[https://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56/10%28SUPP%29](https://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56/10%28SUPP%29)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118</sup> 在此本文作者將對第 20 條進行解說，但原文章〈The Crimea Crisis – An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的作者，Christian Marxsen 在文章的正文和引註中都是引關於國家責任條款草案的第 29 條，以解釋本上下文中有關國家間同意的有效性原則要件，但經本文作者查閱條文本身及國際法委員會的評釋，配合 Christian Marxsen 教授在文章中的解說，認為應屬於原文章作者誤引。蓋條款草案的第 29 條係在解釋「責任的繼續性 (Continued duty of performance)」，而與文章上下文無關，然而 Christian Marxsen 教授對於「同意」的解釋，正符合國際法委員會對條款草案第 20 條「同意 (Consent)」的解說，在此敘明。

<sup>119</sup> See ILCYB 1979, Vol. II, Part Two, p. 114-15, quoted after: Christian Marxsen, *supra* note 103, at 376.

<sup>120</sup> See C. Kriel/V. Isachenkov, AP Interview: *Yanukovych Admits Mistakes on Crimea*, 2.4.014

<sup>121</sup> Christian Marxsen, *supra* note 103, at 376.

重要的一個部分即是，邀請來自「合法政府」，而該邀請的法律效果歸屬於國家，該合法政府通常是國際上被普遍承認的最高管轄主體，在本件中，當時的合法政府究竟是親歐的基輔，抑或是亞努科維奇，存在極大爭議和分歧。至此，就俄羅斯出兵烏克蘭的行為，來自合法政府的邀請亦不能作為一個穩固的抗辯<sup>122</sup>。

必須要說明的是，就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聯邦而言，此行為並非在彈指瞬間即立刻完成。此項結果的發生至少經歷了兩個階段，首先是克里米亞議會和塞瓦斯托波爾議會在2014年3月11日發表獨立宣言<sup>123</sup>，並在3月16日完成公投，隨後3月17日俄羅斯外交部便根據此宣言發表的官方承認聲明<sup>124</sup>，一般認為即便此種政治上的承認行為，在國際法上並無法充分發生，使克里米亞成為主權實體的法律效果<sup>125</sup>；緊接着的第二階段則是緊接着俄羅斯聯邦外交部的聲明，俄羅斯和克里米亞共和國簽署了《俄羅斯聯邦與克里米亞共和國關於接受克里米亞共和國加入俄羅斯聯邦，以及在俄羅斯聯邦內部創建新的聯邦實體條約》（<Treaty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Republic of Crimea on the Acceptance of the Republic of Crimea into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on Creation of New Federative Entities with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sup>126</sup>。至此，弔詭的現象則是，克里米亞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簽署了一紙國際條約，而身為「國際法上主體」一方的「克里米亞共和國」僅得到了俄羅斯一方的承認，且若不是俄羅斯的承認，「克里米亞共和國」便無法簽署國際條約，以加入承認其國際法主體的俄羅斯。

<sup>122</sup> *Id.*, at 376.

<sup>123</sup>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rimea and City Sevastopol, Декларация о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Автоном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Крым и города Севастополя, [http://www.rada.crimea.ua/news/11\\_03\\_2014\\_1](http://www.rada.crimea.ua/news/11_03_2014_1)

<sup>124</sup> *Statement by the Russ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garding the Adop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and Sevastopol*, [http://www.mid.ru/brp\\_4.nsf/0/4751D80FE6F93D0344257C990062A08A](http://www.mid.ru/brp_4.nsf/0/4751D80FE6F93D0344257C990062A08A)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125</sup> Hans Kelsen,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oretical Observations*, 35(4) AM. J. INT'L L. 605 (1941), quoted after: Anatoly Pronin, *Republic of Crimea: A Two-Day State Comment*, 3 RUSS. L.J. 133(2015).

<sup>126</sup> See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интернет-портал прав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Договор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Крым о принятии в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Республики Крым и образовании в соста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овых субъектов от 18 марта 2014 года* (вступил в силу 1 апреля 2014 года, письмо МИД России от 02.04.2014 № 4886/дп), <http://publication.pravo.gov.ru/Document/View/0001201403180024?index=0&rangeSize=1&back=False> (last visited Jan.12,2023)

換句話說，若不是俄羅斯承認克里米亞共和國為國家，則無法簽署合併條約。而在承認其為國際法上主體後，卻又馬上剝奪了獨立國家的主體地位<sup>127</sup>，此種怪誕的邏輯，似乎在國際法上很難站得住腳。

若暫時先不看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過程是否令人難以想像，自克里米亞第一個動作，宣佈獨立並舉辦公投而言，便處處充滿疑義。首先從烏克蘭內國法的角度而言，在克里米亞仍然屬於烏克蘭的當時，此項公投的舉辦便是違反烏克蘭憲法<sup>128</sup>。首先烏克蘭憲法第 2 條第 2 項和第 3 項即表明<sup>129</sup>，「烏克蘭應為一個統一的國家（Україна є унітарною державою.）」且「烏克蘭當前的領土是不可分割和不可侵犯的（Територія України в межах існуючого кордону є цілісною і недоторканою.）」，根據克里米亞憲法第 10 章，此項憲法意涵是被承認的，並且提供了克里米亞作為烏克蘭底下自治實體的基礎<sup>130</sup>。

另外就公投舉辦的程序法層面觀察，雖然克里米亞身為自治實體地位確實擁有權利舉辦全民公投<sup>131</sup>，但公投的標的應僅限於當地事項，烏克蘭憲法第 53 條明確表示，任何烏克蘭領土的變更，需要經過烏克蘭的全民公投。就烏克蘭內國法層面，克里米亞公投係屬非法，但國際法層面確實有提供所謂「人民自決」的選項<sup>132</sup>。但就本案前述，俄羅斯對克里米亞半島用兵的行爲，干擾了此次公投的獨立和公平，即違反了歐洲法治民主委員會（或稱威尼斯委員會，Commission

<sup>127</sup> Anatoly Pronin, *Republic of Crimea: A Two-Day State Comment*, 3 RUSS. L.J. 133, 135(2015).

<sup>128</sup> See Venice Commission, *Opinion on "Whether the Decision taken by the Supreme Council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in Ukraine to organize a Referendum on becoming a constituent territor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r Restoring Crimea's 1992 Constitution is Compatible with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Opinion no. 762/2014, 21.3.2014, Doc. CDL-AD(2014)002.

<sup>129</sup> See КОНСТИТУЦІЯ УКРАЇНИ, <https://zakon.rada.gov.ua/cgi-bin/laws/main.cgi?nreg=254%EA%2F96%2D%E2%F0#Text>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130</sup> Christian Marxsen, *supra* note 103, at 380.

<sup>131</sup> 烏克蘭憲法，參第 138 條第 2 項。

<sup>132</sup> 關於此概念學術上的討論甚夥，較為重要者可參：姜皇池（1997），〈論“人民自決”適用於台灣之可行性：實質要件之考察〉，《臺大法學論叢》，26 卷 2 期，頁 41-120；國際法實務上可參 Article 1 (2) UN Charter, Declaration o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ng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ES/25/2625 of 24.10.1970;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rt. 1(1), Dec. 16, 1966, 999 UNTS 171,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rt. 1(1), Dec 16, 1966, 993 UNTS ; Reference Secession of Quebec, [1998] 2 SCR 217, paras.114-21(Can); Venice Commission, *Code of Good Practice on Referendums*, CDL-AD (2007)008rev.



for Democracy through Law/ Venice Commission) 所做出的《公投守則 (Code of good practice on referendums)》第 2 條第 2 項及第 3 條<sup>133134</sup>，雖然該文件並沒有國際法上的拘束力，但該文件展現出國際法上的一般標準，並為公投樹立了受國際法廣泛認可的標準。

就其公投的「人民自決」原則上來看，現今國際法學界通說認為，通常採行此原則的係非殖民化浪潮下殖民地人民，並在經過國際法的演化發展，進一步的該權利的適用主體，亦包含託管領土與非自治領土之人民<sup>135136</sup>。除此之外，自決權的行使很大意義上同時也代表着分離權，鑑於此，國際法實踐上將行使自決權的時點限縮在一定極端的情況下，即人民在國家內部收到政治上的歧視且內部尋求自決已不可能<sup>137138</sup>，原則上來說，該提出「人民自決」的團體必須具有下列要件：(1) 具有明顯已知特徵，並得以和其他團體區分；(2) 多數或相當數量居住在確定的一定範圍內，得以形成國家；(3) 遭受母國的嚴重人權侵害，或/和嚴重被剝奪其內部自決權；(4) 在現有體系中已窮盡一切其他可能達成自決的手段<sup>139</sup>。在本案中，克里米亞的確符合前兩項要件，克里米亞人民大多數在語言和文化上和烏克蘭其他地區有着較大的差別<sup>140</sup>，而克里米亞半島的人民在地理上確實有着顯著的居住範圍特徵<sup>141</sup>。就要件(3)而言，除了烏克蘭在 2012 年廢除可以擴大俄語作為區域性語言的使用範圍的《語言法案》外，在克里米亞並未發

<sup>133</sup> Christian Marxsen, *supra* note 103, at 381.

<sup>134</sup> See Venice Commission, *Code of Good Practice on Referendums*, CDL-AD (2007)008rev, [https://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default.aspx?pdffile=CDL-AD\(2007\)008rev-cor-e](https://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default.aspx?pdffile=CDL-AD(2007)008rev-cor-e)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135</sup> 姜皇池，同註 132，頁 24; Alisa Gdalina, *supra* note 68, at 550.

<sup>136</sup> Declaration o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ng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ES/25/2625 of 24.10.1970.

<sup>137</sup> Christian Marxsen, *supra* note 107, at 385.

<sup>138</sup> 此項要件限縮的推導，可參考加拿大最高法院對魁北克案的法律分析：A. Cassese, *Self-Determination – A Legal Reappraisal*, 1995, 332;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Re Secession of Québec* (1998), 2 S.C.R. 217, 222.

<sup>139</sup> Derege Demissie, *Self-Determination Including Secession vs.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Nation-States: A Prima Facie Case for Secession*, 20 SUFFOLK TRANSNAT'L L REV 165, 172,188 (1996); quoted after: Alisa Gdalina, *supra* note 68, at 550.

<sup>140</sup> Alisa Gdalina, *supra* note 68, at 550.

<sup>141</sup> *Id.*

現任何嚴重大規模的，對克里米亞人民之人權侵害<sup>142143</sup>。最後，要件（4）要求克里米亞人民應窮盡所有國內司法上的救濟或政治上的安排，例如爭取擴大自治權，而事實上不僅烏克蘭並沒有對克里米亞半島的人民進行嚴重人權侵害，反而在針對克里米亞人民權利上願意作出讓步<sup>144</sup>。就結論上而言，克里米亞採取「人民自決」以取得獨立，再以令人揣測的合併條約加入俄羅斯聯邦，就烏克蘭內國法屬於徹底違法外，其本身既非解殖浪潮下的託管領土或非自治領土，亦為遭受來自母國烏克蘭大規模的人權侵害或對和平爭取更多自治權的否定，如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學界普遍的反應，克里米亞雖然事實上受俄羅斯實際控制，但就國際法層面而言具有多重紕漏且令人難以接受。

在瞭解充滿爭議的 2014 年克里米亞兼併事件後，本文的焦點再次回到克里米亞和塔曼半島中間的克赤海峽，此次克赤海峽衝突事件中雙方對於烏克蘭軍艦航行的權利各執一詞，其主要癥結點即在克赤海峽週邊海域的國際法律定位究竟為何？克里米亞半島被俄羅斯的兼併是否會對本次事件的法律判斷有所影響？至此，本章將克赤海峽事件的背景進行了簡要的討論，可以發現簡單的克赤海峽衝突背後其實滿載蘇聯解體後的地緣政治衝突，最後，東西方的價值觀、國族認同和領土爭端就這樣在東歐爆發，在烏克蘭爆發，在克里米亞半島爆發，也在克赤海峽爆發。

---

<sup>142</sup> Anna Stepanowa, *International Law and Legality of Secession in Crimea*, CAMBRIDGE J. OF INT'L & COMP. L. (2014), <http://cjlcl.org.uk/2014/04/20/international-law-legalitysecession-crimea>, quoted after: Alisa Gdalina, *supra* note 68, at 557.

<sup>143</sup> Developing situation in Crimea alarming, says OSCE High Commissioner on National Minorities,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 (Mar. 6, 2014), <http://www.osce.org/hcnm/116180>, quoted after: Alisa Gdalina, *supra* note 68, at 557.

<sup>144</sup> See Anna Stepanowa, *International Law and Legality of Secession in Crimea*, CAMBRIDGE J. OF INT'L & COMP. L. (2014); Kristin Hausler & Robert McCorquodale, *Ukraine InstaSymposium: Crimea, Ukraine and Russia: Self-Determination, 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OPINIO JURIS, (2014), <http://opiniojuris.org/2014/03/10/ukraine-instasympoium-crimea-ukraine-russia-self-determination-intervention-international-law>; quoted after: Alisa Gdalina, *supra* note 68, at 557.

## 第四章 克赤海峽及亞速海之法律定位

### 第一節 蘇聯時期



在 1700 年，俄羅斯沙皇國和鄂圖曼土耳其簽定了君士坦丁堡條約 (Treaty of Constantinople)，將亞速海的控制權移交給了俄羅斯。從此之後，近 300 年來，亞速海成爲了世界上最安寧，而無領土爭議的海域之一，蓋事實上整個亞速海及其週邊領土被俄羅斯沙皇國、而隨着歷史的演進則被俄羅斯帝國及蘇聯環繞。<sup>145</sup>1982 年，海洋法公約通過，蘇聯於 1985 年在克索角 (Cape Kyz-Aul, 北緯 45 度 03 分 32 秒、東經 36 度 22 分 33 秒，GPS 座標值：45.058889, 36.375833) 和哲林茲尼洛格角 (Cape Zhelezny Rog, 北緯 45 度 06 分 36 秒、東經 36 度 44 分 42 秒，GPS 座標值：45.110000, 36.745000) 之間劃定了封閉的基線<sup>146</sup>，將亞速海經由克赤海峽前往黑海的通路封堵，故通常在此時期，克赤海峽以及亞速海之法律定位被認爲是屬於蘇聯的內水<sup>147</sup>。退步言之，就海洋法公約而言，公約第 10 條第 4 項給出了「海岸屬於一國的海灣」情形之標準，即「海灣天然入口兩端的低潮標之間的距離不超過二十四海里，則可在這兩個低潮標之間劃出一條封口線，該線所包圍的水域應視爲內水」。就克赤海峽而言所劃定的克索角之哲林茲尼洛格角之封口線而言，僅有大約 29.54 公里，即 5.31 海里左右<sup>148</sup>，符合公約中屬於一國海灣的標準，故依照前述公約圖第 10 條，該克索角至哲林茲尼洛格角之封口線以內所包含之水域爲 5.31 海里，小於 24 海里，故封口線內水域應屬於內水，換言之，在 1982 年海洋法公約的標準下，克赤海峽及亞速海應屬於蘇聯內水，而無爭議<sup>149</sup>。若觀察 1982 年海洋法公約生效之前之法律地位，至少可

<sup>145</sup> Skirmantė Klumbytė, Saulius Katuoka, *Kerch Strait incident in the light of UNCLOS*, 145 PROBLEMS OF LEGALITY, 225, 232 (2019).

<sup>146</sup> 參姜皇池 (2019)，〈論克赤海峽事件所涉部分國際法議題〉，《軍法專刊》，65 卷 4 期，頁 30。

<sup>147</sup> 張衛華 (2019)，〈刻赤海峽的法律地位及航行問題〉，《國際法研究》，4 期，頁 50; Alexander Skaridov, *The Sea of Azov and the Kerch Straits*, in NAVIGATING STRAITS 220, 230 (2014).

<sup>148</sup> 經本文測距，參 <https://ru.distance.to/45.058889,%2036.375833/45.110000,%2036.745000>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149</sup> 相同見解可參：Philip C. Jessup, *The Law of Territorial Waters and Maritime Jurisdiction* 383

以發現在 1958 年《領海及鄰接區公約》(領海及毗連區公約) 第 7 條，與海洋法公約第 10 條完全相同，亦得肯定前述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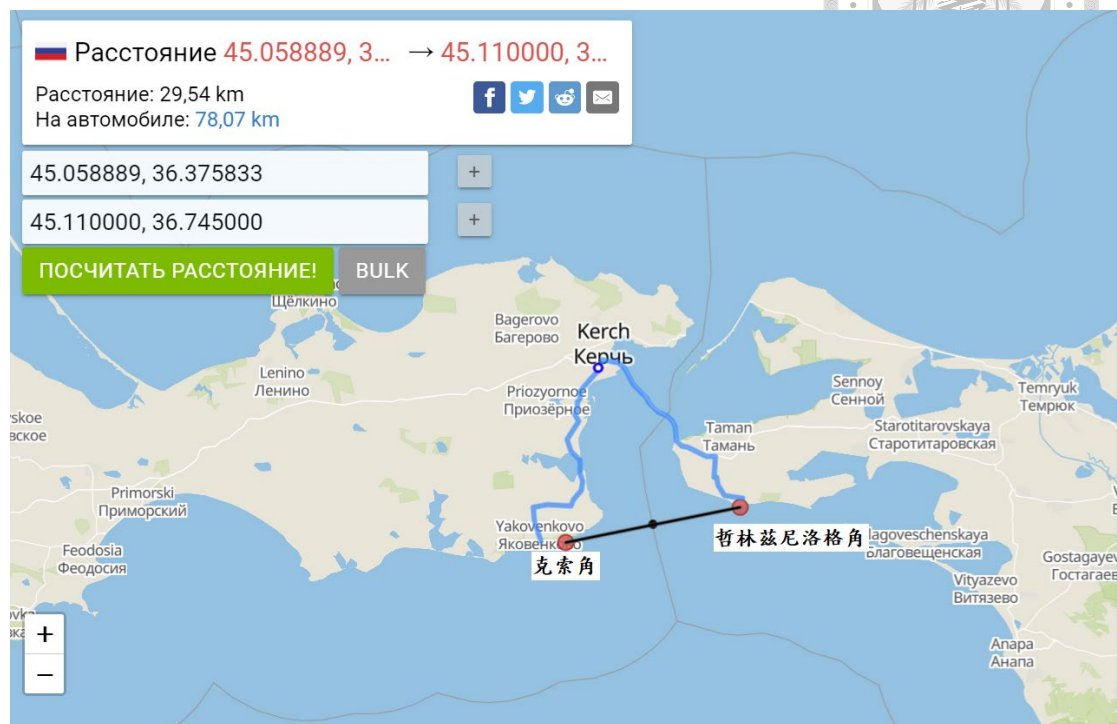


圖 4 克索角和哲林茲尼洛格角相連之基線方位及測距結果圖<sup>150</sup>

## 第二節 蘇聯解體後

蘇聯解體後，克赤海峽的兩岸克里米亞（西側）和塔曼半島（東側）分屬烏克蘭和俄羅斯聯邦，而亞速海也從被蘇聯包圍而變成分隔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海域，意即，其中包含兩個國家的領海和專屬經濟區。而克赤海峽及亞速海水域部分，烏克蘭與俄羅斯並非沒有就此問題展開討論和解決，1993 年 9 月 14 日俄羅斯和烏克蘭及簽署《亞速海漁業協定》，該協定准許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漁船在整個亞速海進行捕魚，包括克里米亞東側的錫瓦什湖<sup>151</sup>。

### 第一項 2003 年《有關亞速海和克赤海峽使用合作雙邊協定》

除了漁業層面的討論，雙方就領土邊界，在 2003 年 1 月 23 日簽署了《俄羅

(1927), Gilbert Gidel, 3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De La Mer* 663 (1930-1934); A. N. Nikolaev, *Problema Territorialnykh vod v Mezhdunarodnom Prove* 207-208 (1954),

<sup>150</sup> 作者以測距網«Калькулятор расстояний»繪製。

<sup>151</sup> Borys Babin, *Attempt of Annexation the Crimea and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Legal Aspects of Asymmetric Response Maritime Law*, 17 LEX PORTUS 7, 14(2019).

斯與烏克蘭邊境條約》(Agreement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Ukraine on the Ukrainian – Russian State Border)<sup>152</sup>，總計條文僅五條。較重要者如其中第5條規定，「本協議的任何規定均不得損害俄羅斯聯邦和烏克蘭關於亞速海和克赤海峽作為兩國內水的地位的立場」<sup>153</sup>，表明了克赤海峽和亞速海作為兩國內水的基本立場。在俄羅斯和烏克蘭在圖茲拉島的衝突升高後，雙方也在2003年10月進一步簽署了《俄羅斯聯邦與烏克蘭間有關亞速海與克赤海峽使用合作的雙邊協定》(Treaty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Ukraine on Cooperation in the Use of the Sea of Azov and the Kerch Strait)，內容共計五條<sup>154</sup>。

同年，烏克蘭總統和俄羅斯總統於2003年12月24日在第54號海洋法公報中發表了關於亞速海和克赤海峽的聯合聲明<sup>155</sup>，兩國在聲明中再次強調「克赤海峽與亞速海是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歷史性內水」(historically the Sea of Azov and the Strait of Kerch are inland waters of Ukraine and Russia, and settlement of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said area of water is realized by agreement between the Ukraine and Russia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sup>156</sup>。其他俄烏海峽合作協議內的重要內容，包括第1條第2項：亞速海的邊界，應由雙方協定決定的國界線決定；同條第3項：有關克赤海峽水域相關的問題之爭端解決，應僅由雙方協議處理；並在第2條共三項分別宣示，首先第1項，懸掛俄羅斯國旗或烏克蘭國旗的商船、軍艦或非商業目的的船隻，在克赤海峽和亞速海享有航行自由；再者，第2項則說

---

<sup>152</sup> See «Договор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о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границе», [http://www.mid.ru/foreign\\_policy/international\\_contracts/2\\_contract/-/storage-viewer/bilateral/page-8/46278](http://www.mid.ru/foreign_policy/international_contracts/2_contract/-/storage-viewer/bilateral/page-8/46278)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153</sup> «Договор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о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границе», Статья 5: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вопросов, относящихся к смежным морски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м,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по соглашению между Договаривающимися Сторонами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авом. При этом ничто в настоящем Договоре не наносит ущерба позиция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Украины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статуса Азовского моря и Керченского пролива как внутренних вод двух государств.

<sup>154</sup> Договор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Азовского моря и Керченского пролива.

<sup>155</sup> Joint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the Sea of Azov and the Strait of Kerch, 24 December 2003. Law of the Sea Bulletin No. 54,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2004), p. 131,

[http://www.un.org/Depts/los/doalos\\_publications/LOSBulletins/bulletinpdf/bulletin54e.pdf](http://www.un.org/Depts/los/doalos_publications/LOSBulletins/bulletinpdf/bulletin54e.pdf)

<sup>156</sup> Skirmantė Klumbytė, Saulius Katuoka, *supra* note 145, at 232.

明，懸掛第三國旗幟的船隻，在前往或返回俄羅斯或烏克蘭港口的情况下，得通過克赤海峽及進入亞速海；而在第3項，其他國家的軍艦或非商業目的船隻，在向俄羅斯烏克蘭兩國其一發送請求或得到邀請，並在另一訂約國的同意下，得經過克赤海峽與進入亞速海<sup>157</sup>。看似一切合理的協定安排，保留了雙方國家船艦的航行自由，在烏克蘭學者的眼中確大有問題，原因在於第2條第3項要求第三國軍艦進入克赤海峽或亞速海，應經兩國同意，換言之，實質上使得俄羅斯擁有第三國軍艦進入亞速海的否決權<sup>158</sup>。

## 第二項 亞速海與克赤海峽作為「歷史上權利的多國海灣」而成 為兩國「共同內水地位」

### 第一款 「歷史性海灣」之法律性質

「歷史性海灣」(Historic bay)概念之特殊性，可以從《領海及鄰接區公約》及《海洋法公約》中看出<sup>159</sup>，例如《領海及鄰接區公約》第7條第6項中<sup>160</sup>，「前項規定不適用於所謂『歷史性』海灣或採用第四條所載直線基線辦法之任何情形」，以及《海洋法公約》第10條第6項<sup>161</sup>，「上述規定不適用於所謂『歷史性』海灣，也不適用於採用第七條所規定的直線基線法的任何情形」，意即，「歷史性海灣」本身之法律性質及規定，並不適用《領海及鄰接區公約》第7條及《海

<sup>157</sup> 條約原文請參：俄文版本，俄羅斯聯邦外交部網站，〈Договор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Азовского моря и Керченского пролива〉，[https://www.mid.ru/foreign\\_policy/international\\_contracts/2\\_contract/-/storage-viewer/bilateral/page-154/46287](https://www.mid.ru/foreign_policy/international_contracts/2_contract/-/storage-viewer/bilateral/page-154/46287) (last visited Jan.12,2023)；烏克蘭語版本，〈Договір між Україною та Російською Федерацією про співробітництво у використанні Азовського моря і Керченської протоки〉，[https://zakon.rada.gov.ua/rada/show/en/643\\_205#Text](https://zakon.rada.gov.ua/rada/show/en/643_205#Text) (last visited Jan.12,2023)；英語版本，〈Agreement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kraine on cooperation in the use of the sea of Azov and the strait of Kerch〉，FAOLEX, LEX-FAOC045795, [www.fao.org/fishery/shared/faolextrans.jsp?xp\\_FAOLEX=LEX-FAOC045795&xp\\_faoLexLang=E&xp\\_lang=en](http://www.fao.org/fishery/shared/faolextrans.jsp?xp_FAOLEX=LEX-FAOC045795&xp_faoLexLang=E&xp_lang=en).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158</sup> Borys Babin, *supra* note 151, at 13.

<sup>159</sup> 姜皇池 (2018)，《國際海洋法（上冊）》，頁210，台北：新學林。

<sup>160</sup> See, Convention 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the Contiguous Zone, Article 7, The foregoing provisions shall not apply to so-called "historic" bays, or in any case where the straight baseline system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4 is applied.

<sup>161</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10 (6), The foregoing provisions do not apply to so-called "historic" bays, or in any case where the system of straight baseline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7 is applied.

洋法公約》第 10 條中有察「海灣」(Judicial Bays)法律性質之構成要件：首先必須是天然行程的明顯水曲；再者水曲凹入程度和曲口之寬度，應使其擁有被陸地所包圍之水域；水曲面積必須大於或等於橫越曲口所劃之直線半徑所劃原面積之一半；最後橫越曲口所劃之直線不應超過二十四海里，但若海灣天然入口兩端低潮標之間距離超過二十四海里者，則該二十四海里直線基線應劃在海灣之範圍內，以劃入該長度的線所可能劃入的最大水域<sup>162</sup>，此等即為海灣之構成要件。換言之，當海灣具有「歷史性海灣」之規定時，即便其地理特徵並不符合前述《領海及鄰接區公約》及《海洋法公約》所規定之各項要件，亦得取得「海灣」之法律性質與法律效果，即該海灣封口線內所包含之水域應視為內水並取得內水之法律地位<sup>163</sup>。更甚有論者認為，就「歷史性海灣」之規定，應僅在沿海國無法使用傳統海灣定義為主張時，方有適用之餘地<sup>164</sup>。

雖然針對「歷史性海灣」之制度本身，聯合國秘書處在《有關歷史性水域：包括歷史性海灣》的研究報告中，已表明就「歷史性水域」或「歷史性海灣」無法給出明確且眾所接受的定義<sup>165</sup>。但根據學者研究，有認為就古代權源(Ancient Titles)而言，至少應包含兩個要件：(1) 具有明確證據現實其原始權源及其有效占領 (proof of clear original title/effective occupation)，(2) 該主張在國際法對海洋自由之逐漸建立之前，已被主張國長期之使用所強化 (for a claim that is fortified by long usage before freedom of the seas was generally accepted under international law)<sup>166</sup>；就主張一片水域之「歷史性水域權利」(Historic Waters)而言，應端視(1) 對該水域具有有效且眾所周知的權利(effective and notorious authority)，(2)

<sup>162</sup> 姜皇池，同註 159，頁 203-204。

<sup>163</sup> 有認為歷史性海灣之封口線程度可超過二十海里，並毋庸符合一般海灣的「半圓準則」。參：Andrea Gioia, *Bays and Gulfs*, in 1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856, 861; para. 7 (Rüdiger Wolfrum ed., 2012)。

<sup>164</sup> See, *Continental Shelf Case (Tunisia/Libya)*, [1982] I.C.J. REPORTS 74.

<sup>165</sup> See, JURIDICAL REGIME OF HISTORIC WATERS INCLUDING HISTORIC BAYS – Study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iat, in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on Its Fourteenth Session, 12-19, U.N. Doc. A/CN.4/143 (1962)*, reprinted in [1962] 2. Y.B. INT' L L. COMM'N 1, 6; ¶ 34(1962).

<sup>166</sup> Christopher Mirasola, *Historic Waters and Ancient Title: Outdated Doctrines for Establishing Maritime Sovereignty and Jurisdiction*, 47 J. MAR. L. & COM. 29(2016).

該權利已被繼續地行使了相對長的時間(that is exercised continuously an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3) 該權利被認為是主權(*a titre de souverain*)，(4) 該主權獲得其他國家之默認(with the acquiescence of other States)<sup>167</sup>。然而綜上所述，對「歷史性海灣」之合法性要件而言，應首先看中該主張所謂「領土歷史性權利」(Historic Title To Territory)之該國，就該「海灣」的主張，是否得以證明其長久以來即對該「海灣」施以主權之意思，並得以有效、和平且未經他國干擾地行使權利。並應至少提供歷史證據，證明權利行使經他國承認，或至少已為相關國所默認或容忍(tolerance)，簡言之，該主張國得否合法主張「歷史性海灣」，主要應取決於相關國家之態度<sup>168</sup>。

就本案而言，自蘇聯時期，蘇聯對亞速海作為蘇聯內水之權利之主張，似將亞速海之封口內作為「歷史性海灣」，並聲明該權源係來自於對俄羅斯帝國「自古以來之實踐」(Immemorial Practice)<sup>169</sup>，並且蘇聯對於亞速海之主張，並未受到其他國家之挑戰<sup>170</sup>，換言之，蘇聯首先長期有效、和平且未經他國干擾地控制亞速海，並且該內水之主張得到他國之默認，可以認為自蘇聯時縱使無法主張海洋法上「海灣」之權利，亦得以對亞速海基於「歷史性權利」行使內水權利之主張。

## 第二款 「歷史上多國海灣」就本案之適用

就亞速海而言，蘇聯於 1991 年解體之後，因為克里米亞的克索角(Cape Kyz-Aul)屬於烏克蘭，而哲林茲尼洛格角(Cape Zhelezny Rog)屬於俄羅斯，再沒有所謂單一基線以內水域屬於一國內水之適用。除此之外，原先依照《海洋法公約》第 10 條，亞速海屬於克赤海峽封口線下「海岸屬於一國海灣」的內水地位受到了挑戰，蓋本來僅屬於蘇聯的一國海灣，現在變成了由烏克蘭和俄羅斯共享。

<sup>167</sup> *Id.*

<sup>168</sup> 姜皇池，同註 159，頁 215。

<sup>169</sup> See, Clive R. Symmons, HISTORIC WATERS IN THE LAW OF THE SEA: A MODERN RE-APPRAISAL 299, 97 (2008).

<sup>170</sup> 姜皇池，同註 146，頁 32。



對此水域沿岸屬於複數國家的情形，國際法學上稱之為「多國海灣」(multi-States bays; multinational bays)，雖然就嚴格意義上的文義解釋來說，在《海洋法公約》和《領海及鄰接區中》，並未為此概念設立明確定義和解釋，但就國際法學家勞特派特 (Hersch Lauterpacht) 在其修訂的《奧本海國際法》中，彼認為若由多個沿岸國所包圍的海灣，不論其寬度如何，出了灣內領海外，皆為公海的一部，不得被占有，且無論平時或戰時對各國船舶、軍艦，一律開放<sup>171</sup>。

但就國際實踐而言，仍然存在分歧，首先儘管部分多國海灣符合海灣之半圓準則要件，但並非所有案例中各國都有一致且同時地在各該水曲劃上封口線<sup>172</sup>。就有國家合意在海灣出口劃定海灣封口線的案例而言，如中美洲「方色佳灣」(Gulf of Fonseca) 案，1917 年「中美洲法院」(Corte Centroamericana de Justicia) 判定該海灣之水域，除沿岸三海里外，為薩爾瓦多、洪都拉斯與尼加拉瓜三沿海國之「共同內水灣」<sup>173</sup>，因為該海灣在 1821 年之前係受到西班牙的統治，而自 1821 年到 1839 年都屬於中美洲共和國 (República Federal de Centro América)，在該國於內戰解體後，領土便由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共同繼承其主權<sup>174</sup>。可以看出方色佳灣案中歷史性因素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在蘇聯解體之後，亞速海或許亦得沿用其邏輯，在烏克蘭和俄羅斯達成協議的情形下，透過條約，將原先屬於單獨屬於蘇聯的亞瑟海外位於克赤海峽口的封口線保留，使得亞瑟海內水域亦得得到國際法上「共同海灣」地位。回到 1917 年的判決，該結果又於 1992 年「國際法院」《陸地、島嶼和海域疆界案》(*Land, Island and maritime Frontier Case, 1992*) 中確認<sup>175</sup><sup>176</sup>，至此似乎可以認為，在「多國海灣」的情形下，並不

<sup>171</sup> 勞特派特 (1989) 修訂：《奧本海國際法》(第八版)，上卷第二分冊，王鐵崖、陳體強譯，商務印書館，頁 40-41，轉引註自：張衛華 (2019)，〈刻赤海峽的法律地位及航行問題〉，《國際法研究》，4 期，頁 52。

<sup>172</sup> 姜皇池，同註 159，頁 207-209。

<sup>173</sup> *El Salvador v. Nicaragua* (1917), 11 AM. J. INT'L L. 674, 705 (1917).

<sup>174</sup> *See Land, Islands and Maritime Frontier Dispute (El Salvador v. Honduras; Nicaragua intervening)*, [1992] I. C. J. REPORTS 351, 616; para. 432 (Judgment of 1992).

<sup>175</sup> *Id.*

<sup>176</sup> 「國際法院」雖然承認方色佳灣為歷史性多國海灣，然而卻認定海灣內沿海國領海寬度外之水域，第三國船舶享有無害通過權。此部分請參同前註 159，頁 209，註 234。

能當然排除沿海國在海灣劃定封口線以主張基線，而向外主張其他海洋法上權利，亦不能排除環繞該海灣的各該沿海國，透過多方協議，簽署條約安排多國海灣法律地位之權利<sup>17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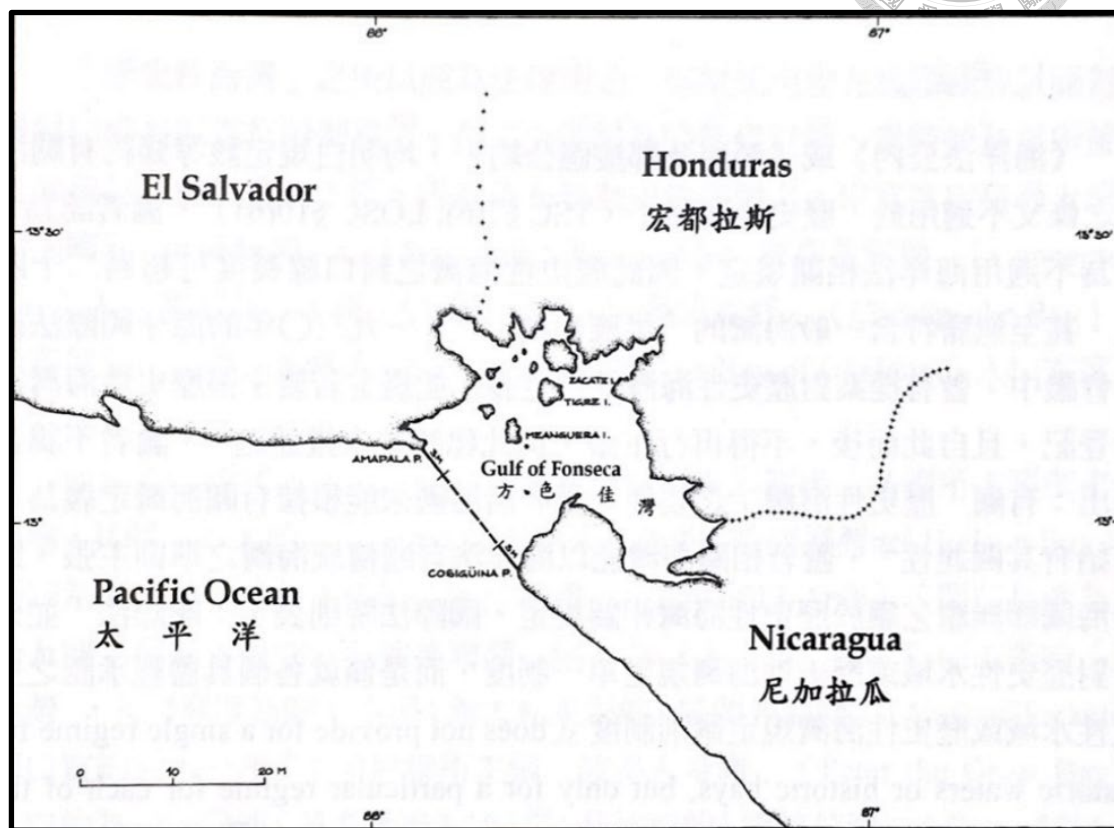


圖 5 多國海灣封口線：方色佳灣封口線<sup>178</sup>

至此，可以看出蘇聯時期透過「歷史性權利」對亞速海之穩固主張並未遭受他國國際法上的挑戰，再加上歷史性的多國海灣在國際法上的實踐以及俄羅斯和烏克蘭透過協定建築的體系下，使得克赤海峽和亞速海成為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共同內水」，又如果認為克赤海峽地理上係連接黑海的專屬經濟區和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共同內水」，即不符合海洋法公約所要求的各種海峽地理標準，其結果就是，無害通過權和過境通行權看似不適用於該海峽<sup>179</sup>。

### 第三節 克里米亞事件後

<sup>177</sup> 姜皇池，同註 159，頁 207-209。

<sup>178</sup> 圖片截取自：同前註，頁 209。

<sup>179</sup> Skirmantė Klumbytė, Saulius Katuoka, *supra* note 145, at 235.

## 第一項 繼續「共同內水說」



在 2014 年克里米亞事實上被俄羅斯聯邦控制後，就克里米亞領土移交的合法性爭論不休的同時，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和烏克蘭曾經在 2003 年簽署《雙邊合作協定》，該協定中的主要內容除了確定克赤海峽和亞速海的烏克蘭俄羅斯共同內水性質外，亦規定了任何懸掛俄羅斯或烏克蘭的船隻（包含軍艦），均在通過克赤海峽及亞速海時享有航行自由，但如今克里米亞易主，究竟對於地緣政治而言如此大的變化，是否代表克赤海峽兩岸同屬俄羅斯，海峽本身的水域將變成俄羅斯內水<sup>180</sup>？是否將改變兩國就 2003 年《雙邊合作協定》就克赤海峽和亞速海的共同內水法律定位？

在討論此問題之前，必須先思考一個問題：克里米亞半島是構成克赤海峽的一部分，即雖有爭議但若克里米亞成為法律上俄羅斯的領土，則克里米亞和塔曼半島相夾而成的克赤海峽可能事實上完全落入俄羅斯控制，然而，即便是如此，克里米亞的控制權移轉對《雙邊合作協定》的影響究竟何在？至今，兩國亦未就《雙邊合作協定》進行任何官方事實上終止條約的行為。然而縱觀《雙邊合作協定》全文五個條文中，在第 5 條<sup>181</sup>中僅說到：(1) 本協定自各締約方交換批准書後生效，但未有提及任何有關係約終止的內容；(2) 對本協定的更改和增補應在單獨的協議中正式化，該協議應按照本條第 1 項所述的程式生效。換言之，在整部協定中並未提及任何一方有違約行為，可以直接單方獲得解除或終止條約的法律權利，這使得本案例中出現無論克里米亞半島的政治地位如何變化，都不影響《雙邊合作協定》有效性的可能。

<sup>180</sup> Д.В. Малышев, Керче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и Статус Азовского моря, 2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982, 984(2019).

<sup>181</sup> 俄文版本原文請參：Статья 5: 1. Настоящий Договор подлежит ратификации и вступает в силу с даты обмена ратификационными грамотами Сторон. 2. Изменения и дополнения к настоящему Договору оформляются отдельными протоколами, вступающими в силу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процедурой, описанной в пункте 1 настоящей Статьи. 烏克蘭文版本請參：Стаття 5: 1. Цей Договір підлягає ратифікації та набуває чинності з дати обміну ратифікаційними грамотами Сторін. 2. Зміни та доповнення до цього Договору оформлюються окремими протоколами, які набувають чинності відповідно до процедури, описаної в пункті 1 цієї Статті.

至此，俄羅斯在單方面禁止烏克蘭軍艦進入克赤海峽後，烏克蘭難道祈禱俄羅斯會主動通過《雙邊合作條約》第 4 條的協商協議解決爭端嗎？此時若回到《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60 條，觀此條文第 1 項：「雙邊條約當事國一方有重大違約情事時，他方有權援引違約為理由終止該條約，或全部或局部停止其施行<sup>182</sup>。」就本案而言，俄羅斯單單此事件中，即未遵循第 1 條共同內水的協議，並違背第 2 條中，懸掛俄羅斯或烏克蘭國旗之船艦，包括軍艦得以享有自由航行的規定，並違反了第 4 條中，雙方之爭端應通過協商和談判以及由雙方選擇的其他「和平手段」解決之意旨。短短僅有五個條文的協定竟一次打破三條，又再克里米亞事件後，單方利用法規設置引水人制度，並要求過往船隻須向俄羅斯提出申請，又未參考烏克蘭之意見而恣意建造克里米亞大橋以致影響烏克蘭船隻之通行，種種舉措下，俄羅斯應可被認為有，《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60 條所謂「重大違約情事」<sup>183</sup>，而烏克蘭應得據此單方引援違約作為理由，而終止《雙邊合作條約》。

綜上看起來，似乎烏克蘭依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解除 2003 年的《雙邊合作協定》言之有理，於法有據。2019 年 2 月 22 日烏克蘭時任外交部長帕夫洛·科利姆金（Павло Анатолійович Клімкін）提出，「在可預見的未來，烏克蘭正在準備終止與俄羅斯有關亞速海的協定」<sup>184</sup>。對烏克蘭而言，終止了《雙邊合作協定》，或許可以使得不再被條約所示：「締約國彼此必須依照雙方協商解決爭端的方式處理問題」，似乎就可以將海洋上的爭端，交給國際海洋法下的爭端解決機制處理。在此前提下雙方地位在國際爭端解決機制下，將較為對等，可能不再存在單方面的政治經濟實力壓制，對烏克蘭來說較為有利；又或許可以通過移除亞速海和克赤海峽雙方共同內水的法律性質，使得亞速海和克赤海峽的法律地位交由國際海洋法處理，又解套後的水域，第三國（對烏克蘭來說應該是北約國家、

<sup>182</sup> Article 60, Termination or suspension of the operation of a treaty as a consequence of its breach: 1. A material breach of a bilateral treaty by one of the parties entitles the other to invoke the breach as a ground for terminating the treaty or suspending its opera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sup>183</sup> Skirmantė Klumbytė, Saulius Katuoka, *supra* note 145, at 238.

<sup>184</sup> Uawire, Klimkin: Ukraine is ready to terminate the Sea of Azov agreement with Russia, <https://uawire.org/klimkin-ukraine-is-ready-to-terminate-the-sea-of-azov-agreement-with-russia>, quoted after: kirmantė Klumbytė, Saulius Katuoka, *supra* note 145, at 238.

「自由世界」的軍艦和軍力得以介入，並平衡傾斜的軍事差距<sup>185</sup>。

然而需要思考的是，克里米亞事件過後，對烏克蘭而言，解除《雙邊合作協定》是不是最好的選擇？克赤海峽和亞速海的法律定位是否便當然自動恢復到完全沒有協定前，用《海洋法公約》去處理的情形？關於這個問題，除了《雙邊合作協定》賦予其共同內水的地位，尚有所謂針對「歷史上權利」之討論。相關案例不妨觀察 2009 年克羅埃西亞共和國（Republic of Croatia）和斯洛維尼亞共和國（Republic of Slovenia）的仲裁案<sup>186</sup>，雙方的爭端暫時在 2017 年 6 月 29 日依據仲裁協議的簽署而告一段落。本案主要爭端在於，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針對皮蘭灣（Bay/Gulf of Piran）的爭奪，即其法律定位究竟為使用國際海洋法條文中的海灣，還是歷史性海灣。



圖 6 皮蘭灣「中間稱 Bay 者」及其週邊海域位置圖<sup>187</sup>

<sup>185</sup> Skirmantė Klumbytė, Saulius Katuoka, *supra* note 145, at 238.

<sup>186</sup> Final Award of 29 June 2017 in the Matter of an Arbitration under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roat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lovenia, signed on 4 November 2009, <https://pcacases.com/web/sendAttach/2172>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187</sup> 圖片來源： Matjaž Gojkošek, Jeong, Moon-Soo, Chung, Chin-Sung, *The Maritime Boundary Dispute Between Slovenia and Croatia*, J. OF MARINE AND ISLAND CULTURES, <https://jmic.online/issues/v8n2/2/> (last visited Jan.12,2023)

本文中，斯洛維尼亞認為皮蘭灣構成斯國的內水，依照歷史性因素皆應屬於斯國內水，或所謂其「法律上海灣」(juridical bay)<sup>188</sup>，並同時主張適用占有保持原則(*uti possidetis*)<sup>189</sup>。斯國同時稱該內水性質的法律權源，應係來自皮蘭灣作為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內水之事實。然而克羅埃西亞否定這些見解，克國認為首先皮蘭灣從未正式被前南斯拉夫依照1958年《領海及鄰接區公約》第7條第4款劃定海灣封口線以確立其內水性質，亦未出版任何相應的官方海圖<sup>190</sup>，再者即便皮蘭灣具有特殊的法律性質，在前南斯拉夫解體後亦應成為兩個沿海國各自的領海<sup>191</sup>。

而仲裁庭在本文中認可了斯洛維尼亞的主張，主要理由是皮蘭灣符合1958年《領海及鄰接區公約》第7條及1982年海洋法公約第10條有關法律上海灣的要件，故前南斯拉夫有權宣佈皮蘭灣為其內水<sup>192</sup>，就前南斯拉夫未畫封口線的問題，前南斯拉夫在1987年的一項法律，確認皮蘭灣的封口線是馬多納角(Cape Madonna)和薩武德里亞角(Cape Savudrija)的連線；再者「無論如何，皮蘭灣在1982年《海洋法公約》生效前，該灣根據1958年《領海及鄰接區公約》已成為南斯拉夫的內水，因此不能因為遵守《海洋法公約》第16條的程序性要求而質疑其存在和地位的合法性」。仲裁庭依照國際法院1992年的方色佳灣案比照處理，認為皮蘭灣同方色佳灣，在非殖民化後保持了該地位。最後，仲裁庭的結論是，南斯拉夫解體後，作為繼承國的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對其權利的轉移，不具有改變其既得地位的效果，因此該灣仍為內水，並就該內水劃界，應基於陸地領土劃界同樣的原則進行，且基於占有保持原則<sup>193</sup>。

依上述，若參考前案仲裁庭的結論，蘇聯時期亞速海和克赤海峽屬於蘇聯的

<sup>188</sup> 高健軍(2018)，〈「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仲裁案」中的海洋劃界問題〉，《邊界與海洋研究》，頁21。

<sup>189</sup> Skirmantė Klumbytė, Saulius Katuoka, *supra* note 145, at 234.

<sup>190</sup> 高健軍，同前註188，頁21。

<sup>191</sup> Arbitration between Croatia and Slovenia, Final Award, paras 774, 785, 788-790.

<sup>192</sup> *Id.*, at paras 869-886.

<sup>193</sup> 高健軍，同前註188，頁21。

內水，又俄羅斯和烏克蘭屬於蘇聯的合法繼承國<sup>194</sup>，即便不討論《雙邊合作協定》，蘇聯的解體如同前南斯拉夫的解體一樣，並不會影響克赤海峽和亞速海作為俄羅斯和烏克蘭共同內水的法律性質<sup>195</sup>。換句話說，即便烏克蘭採取了依照條約法公約 60 條終止 2003 年《雙邊合作協議》的手段，克赤海峽和亞速海很有可能，依照克國斯國有關皮蘭灣仲裁庭的結論，將保持雙方共同內水的性質。烏克蘭仍然無法完全冀望關於克赤海峽和亞速海的法律定位將完全交由海洋法公約，進行中立化。反而在欠缺條約對和平解決爭端的要求，和法律上賦予烏克蘭軍艦相關海域航行自由的情況下，完全回到沒有約束的共同內水，只會讓實質控制克里米亞和具有軍事壓倒性力量的俄羅斯在克赤海峽和亞速海佔據更大的局面優勢。

## 第二項 適用「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之可能性

在此先說明，雖然克赤海峽看似符合「用於航行的國際海峽」之定義，然就目前為止，依照前述之分析，克赤海峽及亞速海應亦維持其俄羅斯及烏克蘭共同內水之地位而無疑問。而於此處討論之前提及必要係在於若當俄羅斯及烏克蘭之間的 2003 年《雙邊合作協議》基於 2014 年的克里米亞事件失去效力，並且假設無任何理由繼續支持克赤海峽及亞速海作為兩國共同內水之後，應如何看待克赤海峽法律定位的問題。

《海洋法公約》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的通過制度，不應在其他方面影響構成這種海峽的水域的法律地位，或影響沿海國對這種水域及上空和底土行使其主權或管轄權」(The regime of passage through straits used for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 established in this Part shall not in other respects affect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waters forming such straits or the exercise by the States bordering

<sup>194</sup> Закон України “Про правонаступництво України” 2 вересня 1991, <https://zakon2.rada.gov.ua/laws/show/1543-12>, Letter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4 December 199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31123143520/http://www.iaea.org/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Others/inf397.shtml>

<sup>195</sup> Skirmantė Klumbytė, Saulius Katuoka, *supra* note 145, at 234.

the straits of their sovereignty or jurisdiction over such waters and their air space, bed and subsoil), 然而何謂「國際海峽」, 長久以來極為爭議所在<sup>196</sup>, 但多數見解認為, 《海洋法公約》底下的國家海峽至少應該符合兩大要件, 首先「地理上」必須屬於連接公海(或專屬經濟區)以及公海(或專屬經濟區)之水道<sup>197</sup>; 而「功能上」必須是「用於國際航行」<sup>198</sup>。就克赤海峽而言在 2003 年雙邊合作協議停止其效力之前, 首先亞速海仍然屬於前述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歷史性共同內水之地位, 換言之「地理上」雖然黑海海之部分為公海無疑義, 但「亞速海」作為共同內水, 及不符合「用於國際航行之國際海峽」中要求連接「兩公海」之定義; 再者, 若克赤海峽本身所包含的水域亦屬於 2003 年《雙邊合作協議》中共同內水之法律地位, 又《海洋法公約》第 35 條 (a) 項明確說明, 該「用於國際航行之海峽」不會影響本身已作為內水之法律定位<sup>199</sup>。

然而不同的情況則是, 若 2003 年《雙邊合作協議》在本案中因某種原因不再賦予亞速海「共同內水」的法律性質, 而克赤海峽僅「地理上」言之, 黑海和亞速海除了分別屬於個別國家的專屬經濟區外, 亦屬於公海。克赤海峽寬度最寬部分亦僅有 14 公里, 故同時亦非《海洋法公約》第 36 條<sup>200</sup>所謂「中央存有公海航道之國際海峽」<sup>201</sup>; 而就本文第三章第一節有關克赤海峽之地理背景之敘述, 克赤海峽作為唯一連接亞速海俄羅斯及烏克蘭港口和地中海的航道, 除了俄烏兩

<sup>196</sup> 姜皇池 (1999), 〈由國際海峽制度論臺灣海峽與澎湖水道法律定位問題—基線劃定之可能與影響, 兼論《領海法》〉, 《臺大法學論叢》, 28 卷 3 期, 頁 115。

<sup>197</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37 (Scope of this section): This section applies to straits which are used for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 between one part of the high seas or an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nd another part of the high seas or an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sup>198</sup> 姜皇池, 同註 196, 頁 115。

<sup>199</sup> 就此部分之推論而言, 雖未有明確法律意見或實務判決表明若特定水域之內水地位係來自歷史性權源無排除之餘地, 但至少未有對此部分明確主張應排除之說法, 換言之「沒有特別指出歷史性權源而生之內水不得適用本條款」之見解, 僅有學者認為遇到「認為涉及歷史性權源而生之內水時, 需非常謹慎」。此部分更多的資料請務必參考, 姜皇池, 同註 146, 頁 38 註腳 56 之解析。

<sup>200</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36 High seas routes or routes through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through straits used for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 This Part does not apply to a strait used for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 if there exists through the strait a route through the high seas or through an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f similar convenience with respect to navigational and hydr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in such routes, the other relevant Parts of this Convention, including the provisions regarding the freedoms of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apply.

<sup>201</sup> 有關「中央存有公海航道之國際海峽」之討論, 請參姜皇池, 同註 159, 頁 618-625。



國船艦外亦有他國船隻通過，雖然在克里米亞事件過後進入克赤海峽的船隻有所減少，但多數見解認為多少船隻通過或載貨量多寡無關緊要<sup>202</sup>，基於克赤海峽符合有關「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之現今定義，具備前述兩要件的情況下，並無要求海峽兩側必須同屬一國或分屬多國，基於此，克里米亞歸屬於俄羅斯或烏克蘭，都不會影響其作為「用於國際航行之海峽」之地位。

若克赤海峽被定位為《海洋法公約》中第 37 條下的「用於國際航行之海峽」，則過往船隻，應依照《海洋法公約》第 38 條第 1 項之規定，「在第 37 條所指的海峽中，所有船舶和飛機均享有過境通行的權利，過境通行不應受阻礙……」(In strait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37, all ships and aircraft enjoy the right of transit passage, which shall not be impeded)，而過境通行之概念可觀察同條第 2 項「過境通行是指按照本部分規定，專為在公海或專屬經濟區的一個部分和公海或專屬經濟區的另一部分之間的海峽繼續不停和迅速過境的目的而行使航行和飛越自由」(Transit passage means the exercis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Part of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continuous and expeditious transit of the strait between one part of the high seas or an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nd another part of the high seas or an exclusive economic zone)，而此處所謂「過境通行」，就通過方而言，係指船舶或飛機，得繼續不停地迅速通過該「用於國際航行之海峽」；而海峽沿岸國的指定相關過境通行的法律和規章，惟依《海洋法公約》第 42 條第 3 項亦有義務將此等法律與規章「妥為公佈」<sup>203</sup>。

### 第三項 適用「死巷例外型海峽」之可能性

根據 1958 年《領海及鄰接區公約》第 16 條第 4 項，當船隻航行在公海之一部分與公海另一部分或外國領海之間供國際航行之用之海峽中時，應享有「不得

<sup>202</sup> 亦有不同見解，認為必須有一定數量之非海峽沿岸國船舶使用該海峽始足該當「用於」之定義，有關此部分討論可參考，姜皇池，同註 159，頁 615。

<sup>203</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41 Sea lanes and traffic separation schemes in straits used for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 3. States bordering straits shall give due publicity to all such laws and regulations.

停止之無害通過權」<sup>204</sup>。此條文體現出了在該水域作為「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之於並同時與他國領海水域競合的同時，國際社會應享有毋庸置疑的航行權，且不應被沿海國停止<sup>205</sup>。此種權利日後發展成爲一種保障在國際海峽內及國際海峽過境的制度，並落入《海洋法公約》的「過境通行權」。但在《海洋法公約》第 45 條第 1 項 b 款的「死巷例外型海峽」(the “Dead-End” Strait Exception) 以及第 38 條第 1 項所規範的「莫西拿式例外海峽」(the “Messina Exception”) 中，仍適用所謂「不得停止之無害通過權」<sup>206</sup>。而所謂「死巷例外型海峽」即是，如台蘭海峽（或稱：蒂朗海峽，Straits of Tiran）一般<sup>207</sup>，連接公海或專屬經濟區與另一國家之領海者，在此種情形下，該海峽爲一「死巷」(cul-de-sac)，死巷的盡頭之港口所屬國船隻，若於從公海進入港口，則必須通過海峽兩岸的沿岸國之領海，在此不應適用「過境通行權」，而應適用「不得停止之無害通過權」<sup>208</sup>。

---

<sup>204</sup> See, Convention 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the Contiguous Zone, Article 16, There shall be no suspension of the innocent passage of foreign ships through straits which are used for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 between one part of the high seas and another part of the high seas or the territorial sea of a foreign State.

<sup>205</sup> W. L. J. B. Schachte, J. Peter A., *International Straits and Navigational Freedoms*, 33 VA. J. INT'L L. 527, 534 (1992)

<sup>206</sup> *Id.*

<sup>207</sup> Raul Pedrozo, *International Straits Indo-Pacific Command Paper Series*, 97 INT'L L. STUD. SER. US NAVAL WAR COL. 39(2021).

<sup>208</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45.1. (b), ..... between a part of the high seas or an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nd the territorial sea of a foreign State., Article 45.2, There shall be no suspension of innocent passage through such straits.

## 第四節 烏克蘭船舶通行之合法性分析

### 第一項 2003 年《雙邊合作協定》有效

烏克蘭的軍艦意圖駛入克赤海峽，以進入亞速海，俄羅斯命令烏克蘭軍艦停止之行爲，似乎違反了《雙邊合作協定》第 2 條第 1 項中，「懸掛兩國旗幟之軍艦在克赤海峽及亞速海擁有航行自由」之規定，協定的條文即賦予了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國可以自由穿越該海域的權利<sup>209</sup>，除此之外，是否有其他細部雙方協議的規範之處，又或得否有此項規定的例外呢？就俄羅斯與烏克蘭的雙邊合作協定而言，儘管雙方共進行了 20 多輪的協商，但既未能達成就克赤海峽亞速海水域劃界，也未有達成在細部對克赤海峽管理規範的共識<sup>210</sup>。故唯一評判雙方對通過克赤海峽船艦的管理行爲之合法性，僅能參考雙邊合作協定。但縱覽雙邊合作協定的規範內容，不禁發現其規範之簡陋<sup>211</sup>。以至於在本案中，該項規範內的「航行自由」解釋上可能有多種方法，意即，究竟協定中所述的航行自由，係指的是無任何限制的航行自由，還是具備了某種程度限制或有例外得限制的航行自由，有其疑義。

要解決此問題，可以參考《維也納條約法公約》(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sup>212</sup>（下稱條約法公約），其中第 31 條提供條約之解釋通則，第 1 項說明了條約應依其用語按其上下文並參照條約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義，善意解釋之；第 2 項則有，就解釋條約而言，上下文除指連同前言及附件在內之條文外，並應包括：(a)全體當事國間因締結條約所訂與條約有關之任何協定；(b)一個以上當事國因締結條約所訂並經其他當事國接受為條約有關文書之任何文書；第 3 項規定應與上下文一併考慮者尚有：(a)當事國嗣後所訂關於條約之解釋

<sup>209</sup> Michelle Viandy Huang, *The Kerch Strait Incident: Is There a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Law?*, 4 LEGAL STANDING JURNAL ILMU HUKUM (2020).

<sup>210</sup> Skirmantė Klumbytė, Saulius Katuoka, *supra* note 145, at 235.

<sup>211</sup> See, Socor V., *Azov Sea, Kerch Strait: Evolution of Their Purported Legal Status*,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zov-sea-kerch-strait-evolution-of-their-purported-legal-status-part-one/>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212</sup> Se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1969), [https://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conventions/1\\_1\\_1969.pdf](https://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conventions/1_1_1969.pdf) (last visited Jan.12,2023)

或其規定之適用之任何協定；(b)嗣後在條約適用方面確定各當事國對條約解釋之協定之任何慣例；(c)適用於當事國間關係之任何有關國際法規則<sup>213</sup>。海洋法公約可以作為俄羅斯和烏克蘭間共同遵守並認同的國際法規則，及可與上下文一起解釋條約中的特定用語。有爭議的法律條文，即「航行自由」究指為何，觀察俄文版本雙邊合作協定第 2 條第 1 項：«Торговые суда и военные корабли, а также друг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суда под флаг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ли Украины, эксплуатируемые в 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целях, пользуются в Азовском море и Керченском проливе свободой судоходства»，而烏克蘭版本的第 2 條第 1 項則為：«Торговельні судна та військові кораблі, а також інші державні судна під прапором України або 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що експлуатуються в некомерційних цілях, користуються в Азовському морі та Керченській протоці свободою судноплавства»。檢閱雙方條約用語可以發現，就俄文語法<sup>214</sup>，俄文條文中使用的「свободой судоходства」，係使用俄文字「自由」（свобода）的陰性名詞變位第五格（工具格），而「судоходства」則是中性名詞「航行」的變位第二格（所有格），綜上所述條文中航行自由（свободой судоходства）可以大概理解為語法上（雙方船艦得享受）航行的自由；就烏克蘭語而言<sup>215</sup>，「свободою судноплавства」，「свободою」亦是以字根「自由」（свобода）的陰性名詞變位第五格，而「судноплавства」烏克蘭語中航行「судноплавство」的所有格變位。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同操東斯拉夫語系的俄烏兩國，使用的用語雖然在名詞拼寫上有些許差異，但透過觀察字根和語法上相同的變格規則可以發現，雙方在俄文對

<sup>213</sup> Skirmantė Klumbytė, Saulius Katuoka, *supra* note 145, at 236. 第 32 條則有條約解釋之補充，說明若解釋的結果仍有疑義，得參考締約的準備工作和締約情況。惟在本案中，首先排除條約法公約第 32 條的適用，因為目前俄羅斯與烏克蘭就雙邊合作協定的準備工作資料並未公開，以致無法取得任何有幫助解釋條約用語爭議的資料。因本案在第 31 條之解釋中已得，故不繼續在本文就第 32 條之適用再做說明。

<sup>214</sup> 相關語法規則，可參考 WADE, TERENCE. A COMPREHENSIVE RUSSIAN GRAMMAR. JOHN WILEY & SONS, 2020; TIMBERLAKE, ALAN. A REFERENCE GRAMMAR OF RUSSI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匹田剛 (2018)，《俄語文法大全》，頁 31-96，新北：臺灣廣廈有聲。

<sup>215</sup> 相關語法規則，可參考 PRESS, IAN, AND STEFAN PUGH. UKRAINIAN: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ROUTLEDGE, 2015.

於「航行自由」(свободой судоходства)的理解應相同。於是我們若再觀察海洋法公約官方俄文版本<sup>216</sup>，第 87 條第 1 項 a 款，公海自由所包含的航行自由，其官方俄文用語亦為「свободу<sup>217</sup> судоходство」。

綜上所述，可以通過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的解釋通則，依靠雙方簽署之協定相關的《海洋法公約》的用語認證得出，《雙邊合作協定》中第 2 條第 1 項所述「懸掛俄羅斯國旗或烏克蘭國旗的商船、軍艦或非商業目的的船隻，在克赤海峽和亞速海享有「航行自由」，得解釋為海洋法公約第 87 條第 1 項 a 款中，「無限制之（公海）航行自由」。意即擁有此權利的國家在相關水域，懸掛該國家旗幟的船艦應享有航行自由，除少數例外外，管轄權歸屬該船旗國。<sup>218</sup>在本案中，即是烏克蘭軍艦欲通過克赤海峽時，就 2003 年《雙邊合作協定》而言，雙方的條文第 2 條第 1 項皆為海洋法公約上的（公海）航行自由（權利），俄羅斯不得單方面對烏克蘭軍艦做出任何阻擾和禁止。

## 第二項 2003 年《雙邊合作協定》失去效力

俄羅斯官方宣佈自克赤海峽延伸 12 海里的海域，及所謂俄羅斯基於「擁有克赤海峽及其兩岸領土下的領海」，在 2018 年 11 月 24 日 22 點到 11 月 26 日 22 點關閉通行，該措施在基於「保護俄羅斯國防安全」<sup>219</sup>的理由下，看似可以該當 1992 年《海洋法公約》第 25 條第 3 項：「如為保護國家安全包括武器演習在內而有必要，沿海國可在對外國船舶之間在形式上或事實上不加歧視的條件，在其領海的特寫區域內暫時停止外國船舶的無害通過。這種停止僅應在正式公佈後發生效力<sup>220</sup>。」針對此項，有學者認為此種暫時性停止無害通過權的效力，僅能在

<sup>216</sup>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俄語版本條文請參：

[https://www.un.org/ru/documents/decl\\_conv/conventions/pdf/lawsea85-151.pdf](https://www.un.org/ru/documents/decl_conv/conventions/pdf/lawsea85-151.pdf)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217</sup> 本文提示，此處拼寫上字尾的名詞變位配合上下文改為「свободу」，但不失為前述

「свобода」的變化而來，若不論語法變位，就俄文用字而言與前述雙邊協定的俄文版本和烏克蘭文版本完全相同，而無疑義。

<sup>218</sup> Skirmantė Klumbytė, Saulius Katuoka, *supra* note 145, at 236.

<sup>219</sup> 參本文第二章第三節，俄羅斯方面提到烏克蘭軍艦上載有烏克蘭情報人員，就此則可能對俄羅斯之「國家安全」產生威脅。

<sup>220</sup>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25 Rights of protection of the coastal

有關規定正式發佈後生效<sup>221</sup>，其他學者進一步說明，該暫時性停止的規定應事先公告，該公告並應向航海從業者的大眾媒體為之<sup>222</sup>。不但就國際法上的法律見解如此，若觀察俄羅斯聯邦內國法，《俄羅斯聯邦內水，領海及鄰接區法》第12條亦要求，該種對於無害通過權的暫停也應對在「對海員注意事項」中事先發佈才得以生效<sup>223</sup>。就本案的案件事實層面而言，在俄羅斯對烏克蘭宣稱海域封鎖的命令後，烏克蘭海軍複查了 NAVAREA-III (SPAIN) 海事協調員的數據庫，及 NAVTEX 的通知，並未發現有正式的對克赤海峽通行的限制<sup>224</sup>。此外，俄羅斯聯邦航行和海洋學局發佈的《給水手的通知》中亦沒有宣佈任何此類限制<sup>225</sup>。至此可以得知，若俄羅斯想要透過《海洋法公約》第25條第3項合法化其針對克赤海峽外海12海里的領海區域暫時停止烏克蘭的無害通過權，就《海洋法公約》第25條第3項後段的本身的要件而言，是違法的。亦有其他國際公法的學者提出進一步的質疑，就本條的暫停無害通過權之法律效果，在切斷一國至其自身海岸通道的情形下，是否仍然有效<sup>226</sup>，意思即是，即便本案中俄羅斯提前正式發佈了克赤海峽領海暫時無害通過的通知，但在切斷烏克蘭軍艦回到其在亞速海沿岸的港口，且該通道為其唯一通路時，該暫時停止無害通過權的法律效果，亦有疑義。

### 第三項 小結暨本文見解

---

State: “3. The coastal State may, without discrimination in form or in fact among foreign ships, suspend temporarily in specified areas of its territorial sea the innocent passage of foreign ships if such suspension is essential for the protection of its security, including weapons exercises. Such suspension shall take effect only after having been duly published.”

<sup>221</sup> Skirmantė Klumbytė, Saulius Katuoka, *supra* note 145, at 239.

<sup>222</sup> *Id.*, at 240.

<sup>223</sup>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31 июля 1998 г. N 155-ФЗ «О внутренних морских водах,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м море и прилегающей зон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татья 12. Право мирного прохода через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е мор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удов,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военных кораблей и дру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удов, <http://base.garant.ru/12112602/b6e02e45ca70d110df0019b9fe339c70/#ixzz6p0SGeBpBhttp://base.garant.ru/12112602/>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224</sup> 參本文第二章第一節，有關衝突伊始之描述。

<sup>225</sup>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ин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и), Управление навигации и океанографии МО РФ, <https://structure.mil.ru/structure/forces/hydrographic/esim.htm>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226</sup> Alexander L. M. Navigational Restrictions within the New LOS Context. Leiden: Brill Nijhoff, 2017, p. 17., Skirmantė Klumbytė, Saulius Katuoka, *supra* note 145, at 240.

至此，大部分需要理解烏克蘭船舶通行合法性的前提問題都已大致簡述。有礙本文篇幅及學識限制，謹此就本案中烏克蘭三艘軍艦之通行，就國際法上對克赤海峽及週邊海域的法律效力加以分析。首先若觀察規範該海域通行的法律框架，應該可以大致將幾大要素臚列，2003年《雙邊合作協定》作為最重要的雙邊條約，《海洋法公約》之規範以及歷史性權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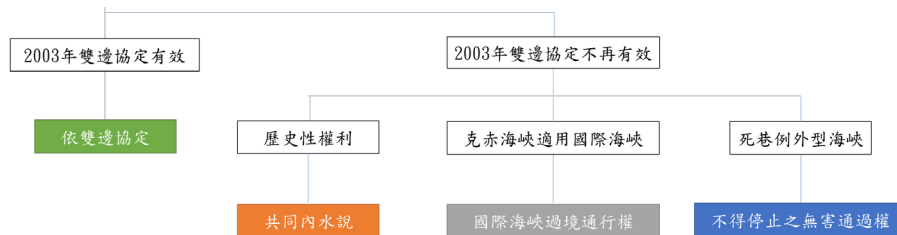


圖 7 本案相關法律框架<sup>227</sup>

由上至下，藉由本文在本節第一項的分析，若 2003 年《雙邊合作協議》仍然具有法效力，則事實上就雙方客觀的的條約用語抑或是主觀的潛在條文解釋，都應得出「雙方在協定海域中具有『公海上的航行自由』」，換言之，即便是烏克蘭的軍艦，亦應毫無例外地得以合法航行在本案中的海域。而俄羅斯的干預、攔停、開火甚至扣押船艦及人員，都不符合條約的規定，屬於違法行為。然而依照前述，2003 年《雙邊合作協議》因為局勢的升溫，最主要的是克里米亞半島被併吞一事，是否對協議本身的效力產生動搖，甚至造成其瓦解仍有觀察空間。依照前文分析，烏克蘭也確實得以援引《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規定，單方面認定不再適用 2003 年《雙邊合作協議》，得以跳脫條約的約束。雖然看似 2003 年《雙邊合作協議》對海域及航行合法性的闡釋對其有利，但就爭端解決的限制及條約的貫徹不能，以及俄羅斯無依照協定遵法的現況而言，沒有必要堅持協議的效力，而更應該尋求更有利的國際爭端解決機制。是以就本文而言，2003 年《雙邊合作協議》僅是作為俄羅斯違法的一種可能性，而不是作為最後決斷烏克蘭船舶通行合法，或俄羅斯違法的絕對依據。

自圖 6 的解釋，至少可以看出本案克赤海峽及其相關海域，在 2003 年《雙

<sup>227</sup> 作者繪製。

邊合作協議》失去效力之後，至少還有俄羅斯基於「擁有克赤海峽及其兩岸領土下的領海」、歷史性權利的延續、國際海峽制度、《海洋法公約》第 45 條 1 項 b 款的死巷型例外海峽四種不同的可能。而這些認定分別對應不同的法律權利，大致上自俄羅斯的認定克赤海峽屬於其領海，意即應適用「無害通過權」、歷史性權利對應兩國之間特殊的「共同內水」制度、國際海峽制度所呈現的海峽「過境通行權」制度以及《海洋法公約》第 45 條 1 項 b 款的死巷型例外海峽的「不得停止之無害通過權」。首先俄羅斯所主張的領海說，並不在本文的考量分析範圍，蓋依照「土地延伸至海洋」的權利映射原則，領海的內涵包括俄國實實在在取得克里米亞半島的領土主權，而這種分析只能從俄羅斯單方面的角度去詮釋，況且並不被世界上絕大部分的國家所接受<sup>228</sup>。再者，依照本節第二項所述，即便按俄羅斯所述提前已關閉海峽，就地理上而言，在切斷一國至其自身海岸通道的情形下，效力仍被質疑<sup>229</sup>。若依照其地理構成考量，認為本案應適用死巷型例外海峽，適用「不得停止之無害通過權」，則俄羅斯之行為應原則上被視為非法。有主張應適用「國際海峽過境通行權」制度者<sup>230</sup>，就過境通行權的內容而言，其對自由通行的容忍度相較無害通過權更高，不僅包含航空器的通過，更包含「軍艦」通行<sup>231</sup>，換言之，烏克蘭在此項主張下應進一步更得主張其有通行的權利。最後，有力見解指出，「克赤海峽」及「亞速海」的法律地位應係繼承自蘇聯的「歷史性海灣權利」，而得主張該等水域具有「共同內水」的性質。而就本問題的理解「(克赤海峽之法規範)應該是自成一類之「特殊通過制度」規範體系」<sup>232</sup>，進一步說明，克赤海峽不論是因為克里米亞管理當局的移轉，抑或是俄羅斯單方制訂內國法加以規範，都不會影響烏克蘭在海峽行使「受一定限制的特殊通行權利」。有力見解接續說明，在「克里米亞」適用此以特殊的通行權之前提下，

<sup>228</sup>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18 December 2019: UN Doc A/RES/74/168

<sup>229</sup> Skirmantė Klumbytė, Saulius Katuoka, *supra* note 145, at 240.

<sup>230</sup> 顧志文 (2021)。〈由克赤海峽法律地位衝突論臺灣海峽通行權問題〉，《問題與研究》，第 60 卷第 4 期，頁 155-156。

<sup>231</sup> YOSHIFUMI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104 (2019).

<sup>232</sup> 姜皇池，同註 146，頁 51。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艦進行攻擊、乃至扣押，顯然違反國際法。

以上見解本文完全贊同，對本案的另一個觀察角度即是，兩國是否有在訴訟或裁決的過程就以上見解進行主張？很明顯的是自俄羅斯在其兼併行為之下，一貫主張克里米亞作為俄羅斯領土之一部（一個特殊的俄羅斯聯邦加盟共和國），俄國應對克赤海峽有絕對的控制權。那烏克蘭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對此，本文試就烏克蘭的兩個仲裁案其一，PCA Case No.2017-16 中進行理解<sup>233</sup>。其中烏克蘭的 20 點主張中，並未依據 2003 年《雙邊合作協定》做具體闡述。主要根據《海洋法公約》中第 2 條以俄羅斯侵害其領海資源；第 33 條、第 56 條、第 58 條、第 73 條及第 77 條侵害其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及大陸架之權利；第 60 條、第 61 條、第 62 條及第 123 條有關專屬經濟區內的人工設施及生物資源；、第 192 條、第 194 條、第 198 條、第 199 條、第 204 條、第 205 條、第 206 條有關環境保護及污染的控訴。此外較重要的是其提出第 21 條，認為俄羅斯非法干擾其海巡艦艇通過烏克蘭的「無害通過」其領海及專屬經濟區（.....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as violated Articles 2, 21, 33, 56, 58, 73, and 92 of the Convention by unlawfully interfering with the navigation of Ukrainian Sea Guard vessels through Ukraine's territorial sea an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此部分需要先行說明。PCA Case No.2017-16 一案並非案關本次克赤海峽通過事件，爭端範圍包含克赤海峽、亞速海及黑海之權利，故先不得逕認定其對克赤海峽的認定應適用「無害通過權」，再者，雖然烏克蘭引用第 21 條，但仍然談及海巡艦艇係意在通過其自身的「領海及專屬經濟區」，似乎有疑義。對本案最重要的論述，亦是本文觀察的核心即是烏克蘭主張「*The Russian Federation has violated Articles 38 and 44 of the Convention by impeding transit passage through the Kerch Strait as a result of the Kerch Strait bridge*」<sup>234</sup>，《海洋法公約》第 38 條及第 42 條係屬於「用於國際航

<sup>233</sup> Dispute Concerning Coastal State Rights in the Black Sea, Sea of Azov, and Kerch Strait, award concerning the preliminary objection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s://pcacases.com/web/sendAttach/9272>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234</sup> ¶17, D. Submission of Ukraine's Memorial, PCA Case No.2017-16.

行的海峽」一節，換言之烏克蘭似乎認為，克赤海峽屬於《海洋法公約》第 37 條所述「公海或專屬經濟區的一個部份和公海或專屬經濟區的另一部份之間的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而俄羅斯建造克赤大橋的行為妨礙其「過境通行權」(transit passage)。意即先不論該主張是否對其最有利，烏克蘭認為其船舶應具有「過境通行權」，換言之亦須遵守沿岸國之相關法律規章，並享有不被停止的過境通行權利。可以看出烏克蘭似乎想要跳脫 2003 年《雙邊合作協定》的框架，直接從《海洋法公約》出發，未被其歷史包袱或克里米亞事實上被兼併的不利情狀所限制主張其權利。若依照該法律地位的見解，仍然不妨礙本文得出，在本案中俄羅斯對克赤海峽通過的限制及攔截，使用武力，甚至扣押烏克蘭軍艦，違反了《海洋法公約》合法賦予烏克蘭軍艦的「過境通行權」。

本文對本節的小結略以，在 2003 年《雙邊合作協定》的效力下，烏克蘭軍艦應享有「相當於公海的無限制航行自由」，烏克蘭軍艦有權通過克赤海峽、若無 2003 年《雙邊合作協定》，而適用歷史性權利下的「共同內水說」，俄羅斯亦無權直接妨礙其通過、在死巷型例外(《海洋法公約》第 45 條 1 項 b 款)的情形下烏克蘭軍艦享有不得停止之無害通過權，俄羅斯不應無具體理由攔停、在國際海峽的過境通行權體系下，俄羅斯更無權肆意攔停烏克蘭軍艦，遑論非法拘留及扣押。

表 2 烏克蘭船舶通行合法性本文見解整理

情狀適用	2003 協定	歷史性權利	國際海峽	死巷型例外
法律地位	無限制自由	共同內水	過境通行	不得停止之無害通過
烏合法通過	得主張	得主張	得主張	得主張

經過本文對本案複雜的歷史背景、克里米亞半島懸而未決的主權爭議及各家學說的簡要說明，大致以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烏克蘭軍艦確有通過克赤海峽的合法性主張。惟就俄羅斯方面觀察，是否有對其進行攔停，使用武力，扣押船艦等問題，另涉及烏克蘭船舶本身的特殊性，即本案的三艘烏克蘭船舶屬於軍艦無疑，且正在執行調遣的軍事任務。軍艦或公權力船舶在《海洋法公約》及

習慣法上都有其不得侵犯性，換言之，本文遺留的問題尚包含烏克蘭軍艦的豁免權是否遭到俄羅斯侵害，俄羅斯一開始主張的「海上執法」是否過當等，且另交先進後進的研究成果。



## 第五章 克赤海峽衝突雙方之合法性分析

### 第一節 相關爭端解決機制及程序

#### 第一項 《海洋法公約》之爭端解決機制



《海洋法公約》所提供的爭端解決機制特色在於，其除了係傳統上基於共識（consent-based）的爭端解決系統、亦是一套多元的、靈活的、有效的機制。

《海洋法公約》本身提供了一套「海洋爭端之和平解決」之系統，主要用於解決因為「海洋」為咎而引發的諸多爭端。通常談到有關基於現行《海洋法公約》所假設的爭端解決機制，應皆在指涉《海洋法公約》第十五部分（爭端解決，Settlement of Disputes）與其相關附件之條文。《海洋法公約》第十五部分提供了相當詳盡之爭端解決手段與程序，使得爭端相關國家得以選擇並妥善利用其模式以解決各類海洋爭端，具備高度靈活性，有論者進一步認為，「《海洋法公約》載有史史上最完整與複雜的國際爭端解決程序」<sup>235</sup>。第十五部分的第一節（一般規定，General Provisions），即已預期各會員國在出現爭端而尋求解決之同時，傾向追求一定範圍內之《海洋法公約》體系框架內及外之爭端解決機制，於此側面反映出各國在面對問題時，並不偏好已經既定的爭端解決方法（predetermined means），而是依照爭端之個案及情況決定，自多元化的爭端解決方法中選擇最適當者<sup>236</sup>。

論《海洋法公約》第十五部分之爭端解決程序多元化之原因，蓋《海洋法公約》在公約締約時採取「一籃子交易」（a package deal）模式，即《海洋法公約》本身作為單一協定整體，各個締約國不得就個別條文進行保留（reservations），在此前提下，為調和各國之利益，而將各國所偏好之爭端解決程序置入《海洋法公約》本身。如有些會員國傳統上偏好使用仲裁程序，然而相對的其他國家則希望防止國際仲裁的氾濫，主張賦予國際法院管轄權等等<sup>237</sup>，故《海洋法公約》之爭

<sup>235</sup> John E. Noyes, *Compulsory Third-Party Adjudication and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4 CONN. J. INT'L L. 675 (1989).

<sup>236</sup> NATALIE KLEIN, 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29 (2005).

<sup>237</sup> *Id.*, at. 30.

端解決程序須保證足以靈活地迎合這些國家的不同需求<sup>238</sup>。最終使得《海洋法公約》第十五部分及其相關附件所提供的爭端解決程序幾乎包括現存所有爭端解決機制<sup>239</sup>。



就《海洋法公約》爭端解決系統之靈活性 (flexibility) 而言，《海洋法公約》並未要求將所有爭端強制納入其體系下解決。依照第 281 條<sup>240</sup>及第 282 條，若爭端雙方締約國，已經由協議自行選擇《海洋法公約》爭端解決機制框架外的和平方法以解決爭端，則僅能在訴諸該方法然而未能解決爭端、且該各爭端方之協議不排除其他任何程序的情形下，方適用本部分所規定之程序。

除了締約國就爭端本身可以選擇本國較偏愛的爭端解決機制外，《海洋法公約》爭端解決系統亦強調通過外交途徑，如使用「談判」(negotiation) 機制、設立有關調解程序的《附件五》等。再者，有鑑於海洋法領域中，針對各個案例通常涉及大量其他條約，而各該條約亦包含其自身規定之爭端解決程序，因此就《海洋法公約》之爭端解決程序而言，各締約國仍然保有權利通過其他替代條約 (雙邊、區域性、一般性等)<sup>241</sup>以解決爭端<sup>242</sup>。「談判」作為一種泛「政治性」、「外交性」之爭端解決手段，對國家來說，彼等其實不願放棄得以解決爭端之外交政治手段，並且相較尋求法律效力之宣示，更傾向尋求自身在「政治上」的合法性<sup>243</sup>。「談判」作為爭端解決之手段亦在第三屆海洋法會議上獲得了「壓倒性的支

<sup>238</sup> *Id.*

<sup>239</sup> 姜皇池 (2018)，《國際海洋法 (下冊)》，頁 1632，台北：新學林。

<sup>240</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281, Procedure where no settlement has been reached by the parties, 1. If the States Parties which are parties to a dispute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r application of this Convention have agreed to seek settlement of the dispute by a peaceful means of their own choice, the procedures provided for in this Part apply only where no settlement has been reached by recourse to such means and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ties does not exclude any further procedure.

<sup>241</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282, Obligations under general, regional or bilateral agreements, If the States Parties which are parties to a dispute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r application of this Convention have agreed, through a general, regional or bilateral agreement or otherwise, that such dispute shall, at the request of any party to the dispute, be submitted to a procedure that entails a binding decision, that procedure shall apply in lieu of the procedures provided for in this Part, unless the parties to the dispute otherwise agree.

<sup>242</sup> NATALIE KLEIN, *supra* note 236, at. 29.

<sup>243</sup> *See*, John E. Noyes, *Compulsory Third-Party Adjudication and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4 CONN. J. INT'L L. 675, 678 (1989); John E. Noyes,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32 CORNELL INT'L L.J. 109, 119 (1999), quoted after: NATALIE KLEIN, *supra* note 236, at 33.

持」(overwhelming support)<sup>244</sup>。談判程序的重要性在《海洋法公約》第 283 條得到重申，如第 1 項「如果締約國之間對本公約的解釋或適用發生爭端，爭端各方應迅速就以談判或其他和平方法解決爭端一事交換意見」<sup>245</sup>，又第 2 項<sup>246</sup>實質將「談判」之精神擴展至其他爭端解決方式<sup>247</sup>。此處之「談判」並不轉知正式外交管道所進行者，亦包含非正式外交或政府管道的「交換意見」<sup>248</sup>。總而言之，《海洋法公約》針對此種「交換意見」或「談判」之義務，強調當事國應「迅速」進行，並將此種義務認為是「持續性義務」，在爭端的任何階段皆有適用，並在爭端無法以一種程序解決，將訴諸他程序前，亦有義務再進行「交換意見」或「談判」<sup>249</sup>。

至此，從海洋法公約第 280 條至第 284 條可以看出《海洋法公約》接受爭端當事國以任何方式達成爭端解決的優先性，即就爭端之解決而言，當事方有權利，且優先地適用彼等自願選擇之和平爭端解決程序<sup>250</sup>。

除了雙方就爭端進行談判以外，《海洋法公約》之爭端解決機制亦未排除基於當事國同意之第三方參與的程序，如「一般調解程序」(general conciliation procedures)。在進入具有拘束力判決之強制程序之前，《海洋法公約》第 284 條規定有關「一般調解程序」之進行，即若該案件之適用或解釋與《海洋法公約》相關，爭端一方之當事國，得邀請他方依照《附件五》之程序交付「調解」<sup>251</sup>。

<sup>244</sup> GURDIP SINGH,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 202 (1985) quoted after: NATALIE KLEIN, *supra* note 236, at 33.

<sup>245</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283, 1. When a dispute arises between States Parties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r application of this Convention, the parties to the dispute shall proceed expeditiously to an exchange of views regarding its settlement by negotiation or other peaceful means.

<sup>246</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283, 2. The parties shall also proceed expeditiously to an exchange of views where a procedure for the settlement of such a dispute has been terminated without a settlement or where a settlement has been reached and the circumstances require consultation regarding the manner of implementing the settlement.

<sup>247</sup> NATALIE KLEIN, *supra* note 236, at 33.

<sup>248</sup> See, Bernard Oxman, *Courts and Tribunals: The ICJ, ITLOS and Arbitral Tribunal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HE SEA 394, 397, n.6 (Donald Rothwell et al. eds., 2015).

<sup>249</sup> 姜皇池，同註 239，頁 1635。

<sup>250</sup> 同前註，頁 1632。

<sup>251</sup> 同前註，頁 1634。

若該他方婉拒，則程序終結<sup>252</sup>。若他方接受，則調解程序依照《附件五》設立「調解委員會」(Conciliation Commissions) 並啟動。《海洋法公約》第 284 條看似提供了一個清晰的「調解程序」，至於附件中交由爭端各方使用，使的爭端方不至於依《海洋法公約》框架外之調解程序進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附件五》第 10 條<sup>253</sup>「爭端各方關於改變程序的權利」之規定，「爭端各方可以僅適用於該爭端的協議修改本附件的任何規定」，意即，《附件五》相關一般調解程序之規定僅係作為雙方當事國之參考，當事國有權就調解程序本身做利於爭端解決之修改，選擇有利於解決案件之形式<sup>254</sup>。調解程序一般而言係由當事國自行決定是否適用，然而在《海洋法公約》第十五部分第 3 節，就三種特殊情形，要求締約國負擔「強制調解」之義務，即沿海國有關海洋科學研究、沿海國有關專屬經濟區內漁業資源養護，以及海域劃界和歷史性權源所生之爭端<sup>255</sup>。

若爭端當事國雖已訴諸第十五部分第一節之方法，但仍然無法解決爭端時，經爭端任何一方之請求<sup>256</sup>，應提交第二節具有管轄權之法院或法庭，換言之，僅有在當時方無法以第十五部分第一節方法解決爭端，始能訴諸強制爭端解決程序<sup>257</sup>。而《海洋法公約》第十五部分第 2 節緊接着討論到有關「導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強制程序」(Compulsory Procedures Entailing Binding Decisions)，在爭端解決章節中放入此部分的強制程序有效地保證了整個爭端解決機制的完整性<sup>258</sup>。

<sup>252</sup> NATALIE KLEIN, *supra* note 236, at 34.

<sup>253</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nex V. Conciliation, article 10, Right of parties to modify procedure, The parties to the dispute may by agreement applicable solely to that dispute modify any provision of this Annex.

<sup>254</sup> See, A.O. ADEDE, THE SYSTEM FOR SETTLEMENT OF DISPUTE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 DRAFTING HISTORY AND A COMMENTARY 171 (1987); NATALIE KLEIN, 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34 (2005).

<sup>255</sup> See, Robin Churchill, *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Law of the Sea: Survey for 2015, Part II and 2016*, 32(3) INT'L J. MARINE & COASTAL L. 379, 417 (2017).

<sup>256</sup> See, E.D. Brown, *Dispute Settlement and the Law of the Sea: The UN Convention Regime*, 21 MARINE POL'Y 17, 20 (1997).

<sup>257</sup> See, David Anderson,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under UNCLOS*,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AS A LIVING TREATY 285, 401 (Jill Barrett & Richard Barnes eds., 2016).

<sup>258</sup> A. L. C. De Mestral, *Compulsory 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 Canadian Perspective*, 171 (1984); Alen E. Boyle, *Dispute Settlement and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Problems Fragmentation and Jurisdiction*, 46 INT'L & COMP. L.Q. 37 (1997), quoted after: NATALIE KLEIN, *supra* note 236, at 52.

具拘束力的強制程序對於一些國家來說，使得公正第三方的介入成為可能，以作為前階段中他方單方的對案件或者法律適用的解讀得以被動搖。因為不可否認的是，談判通常較有利於強權國家，強權國家通常具備資源，得以運用武力威脅、經濟政治手段迫使相對國家接受其主張<sup>259</sup>。相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具有拘束力的救濟程序可以有效地降低強國運用政治、經濟甚至軍事的力量，在前述階段的談判協商中，強迫較弱的國家放棄《海洋法公約》賦予他們應有的權利<sup>260</sup>。相反地，在強制程序中，所有爭端國的本身國力包括政治、經濟及軍事力量將被排除考量<sup>261</sup>。若從外交的角度觀察，此項機制將徹底平衡政經實力強國和弱國之間的差距，強國可能失去其談判優勢，亦使得此種進入強制程序的可能性，成為發展中國家在前階段與強國之間就爭端進行外交博弈的微妙武器。就結論而言，《海洋法公約》中建立具拘束力之強制程序之理由主要包括：(1) 在法律上建立國家主權平等，以摒除政治經濟實力所可能導致之不公平；(2) 得以就《海洋法公約》內容之解釋適用建立統一性；(3) 儘可能限制排除適用之情形，以強化強制爭端解決之機能；(4) 將爭端解決程序納入《海洋法公約》本文，使其成為完整個體<sup>262</sup>。

《海洋法公約》第 286 條規定，除了第十五部分第三節「適用第二節的限制和例外」(Limitations and Exceptions to Applicability of Section 2) 以外，有關本公約的解釋或適用之任何爭端，若已訴諸第一節而未得到解決，經爭端任何一方請求，應提交本節具有管轄權的法院或法庭<sup>263</sup>。此部分的提交，應具有使得有管

<sup>259</sup> 姜皇池，同註 239，頁 1636。

<sup>260</sup> NATALIE KLEIN, *supra* note 236, at. 52.

<sup>261</sup> See, A.O. ADEDE, THE SYSTEM FOR SETTLEMENT OF DISPUTE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 DRAFTING HISTORY AND A COMMENTARY 241 (1987); NATALIE KLEIN, 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53 (2005).

<sup>262</sup> See, Louis Sohn, *Settlement of Disputes Arising out of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12 SAN DIEGO L. REV. 495, 516 (1975); Louis Sohn, *Conflict Management under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in CONFLICT MANAGEMENT ON THE OCEANS 1, 8 (June 1977) (International Peace Academy Occasional Paper No.1).

<sup>263</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286, Application of procedures under this section, Subject to section 3, any dispute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r application of this Convention shall, where no settlement has been reached by recourse to section 1, be submitted at the request of any party to the dispute to the court or tribunal having jurisdiction under this section.



轄權的法院或法庭得以即刻開展程序之法律效果，而不代爭端相對方之額外同意，蓋一旦爭端中該他國係屬於《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該他國對第十五部分「具拘束力的強制程序」之同意，即已被該他國當時對於簽署《海洋法公約》之同意概括拘束<sup>264</sup>。當事國若決定採取導致具有拘束力判決之強制程序，則得以依照《海洋法公約》第 287 條選擇將爭端交付：(1) 依《海洋法公約》《附件六》設立之「國際海洋法法庭」(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Annex VI; ITLOS); (2) 「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 (3) 依《海洋法公約》《附件七》設立之「仲裁法庭」(arbitral tribunal constituted in accordance with Annex VII); (4) 依《海洋法公約》《附件八》所組成之「特別仲裁法庭」(special arbitral tribunal constituted in accordance with Annex VIII for one or more of the categories of disputes specified therein.)。除此之外，第 287 條第 1 項本文亦規定「一國在簽署、批准或加入本公約時，或在其後任何時間，應有自由用書面聲明的方式選擇下列一個或一個以上方法，以解決有關本公約的解釋或適用的爭端<sup>265</sup>」第 3 項表示締約國如為有效聲明所未包括的爭端的一方，應視為至少已接受《附件七》所規定的仲裁程序<sup>266</sup>；第 4 項則說明若爭端各方已接受同一程序作為爭端解決之手段，除各方另有協議外，應僅能提交該程序<sup>267</sup>。綜上可以發現，《海洋法公約》為儘可能在雙方最大共識下解決爭端，在第 287 條第 3 項和第 5 項規定了兩種情況，締約國如為有效聲明所未包括的爭端的一方或如果爭端各方未接受同一程式以解決該項爭端，即應視為可提交《附件七》所規定之仲裁程序<sup>268</sup>。至此應可發現，依照《附件七》說成立之仲裁庭所進行之仲

<sup>264</sup> NATALIE KLEIN, *supra* note 236, at 53.

<sup>265</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287, 1. When signing, ratifying or acceding to this Convention or at any time thereafter, a State shall be free to choose, by means of a written declaration,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ns for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r application of this Convention.....

<sup>266</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287, 3. State Party, which is a party to a dispute not covered by a declaration in force,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accepted arbit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Annex VII.

<sup>267</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287, 4. If the parties to a dispute have accepted the same procedure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pute, it may be submitted only to that procedure, unless the parties otherwise agree.

<sup>268</sup> 姜皇池，同註 239，頁 1648。

裁程序在《海洋法公約》體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除此之外，亦是本案中俄羅斯與烏克蘭雙方在針對平時海洋法爭端解決上所適用之程序，將在本項第二款中詳細介紹。本文將先簡單介紹《海洋法公約》第 287 條第 1 項各款中所提及之「爭端解決機制」之概要，各該「法院」或「法庭」之管轄權及程序。

「國際海洋法法庭」之成立伊始即充滿爭議。最主要的爭論即是，「國際海洋法」之爭端廣泛涉及國家之間之爭端，而就規範「國際海洋法」內涵之規定絕大多屬於國際公法之範疇，在此情形之下，就有關海洋爭端之國際公法之適用和解釋，既有的國際法院即是處理此類爭端之不二選擇。然而在第三屆海洋法會議期間，第三世界國家對「國際法院」於 1966 年《西南非案》(Case Concerning South-West Africa) 與 1963 年《北喀麥隆案》(Case Concerning North Cameroon) 所做成之判決感到相當不滿，故就海洋法所產生之爭端，為確保自身利益不再被犧牲，要求必須另行設立「法官人數較多」、「更有第三世界國家參與」及「顧及地理上之公平分配」的法院<sup>269</sup>。相較於第三國家傾向設立有別於國際法院之專屬處理國際海洋事務之法庭，海權國家多以為若「國際法院」及「國際海洋法法庭」同時獨立並存，缺乏正當性和合法性之理論基礎。蓋設立專屬海洋爭端的法庭，致使二法院之同時存在，除了將產生管轄權重疊及判決衝突之可能，亦將侵害國際法院在解決國際爭端所扮演之主導角色，破壞國際法之完整性和統一性<sup>270</sup>。最後，「國際海洋法法庭」成立。「國際海洋法法庭」主要依照《海洋法公約》及其《附件六》(《國際海洋法法庭規約》)(Annex VI.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設立。而國際海洋法法庭主要適用《海洋法公約》及《附件六》之《國際海洋法法庭規約》(下稱《法庭規約》) 作為其程序運作基礎。而國際海洋法法庭之審理，依照《海洋法公約》第 293 條第 1 項<sup>271</sup>和《法

<sup>269</sup> See, Gilbert Guillaume,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Judicial Institutions*, 44 INT'L & COMP. L.Q.848, 855 (1995),

<sup>270</sup> 姜皇池，同註 239，頁 1648。

<sup>271</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293, 1. A court or tribunal having jurisdiction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apply this Convention and other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not incompatible with this Convention.

庭規約》第 23 條<sup>272</sup>皆表示，原則上，具有管轄權的法院或法庭應適用本公約及其他與本公約「不相抵觸之國際法規則」，例如《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以及《關於國家不法行為責任的條款草案》<sup>273</sup>。在特殊情況下，依照《法庭規約》第 22 條<sup>274</sup>，如涉及因其他協定或公約賦予國際海洋法法庭管轄權之爭端，則得考量是否優先適用《海洋法公約》以解決爭端；又或者在不抵觸國際法原則，且當事各方同意之情形下，依照《海洋法公約》第 293 條第 2 項<sup>275</sup>及《法庭規約》第 38 條第 2 項<sup>276</sup>，國際海洋法法庭得依照「公允和善良原則」(the principle of *ex aequo et bono*) 審理案件，如就《海洋法公約》有關專屬經濟區以及大陸礁層劃界之問題，其核心即在於「公平解決」(an equitable solution)<sup>277</sup>。

就爭端解決的途徑，除一般人自然想到的國際法院或「國際海洋法法庭」外，事實上國際海洋法亦提供當事國得成立仲裁法庭處理海洋爭端，仲裁方得訂定《仲裁協定》(*compromis d'arbitrage*) 以適用較為彈性的範圍和條件，亦達到較為折衷妥協的結果，使得各該當事國不必淪為勝敗分明的局面<sup>278</sup>。查《海洋法公約》《附件七》，於下列情況下，爭端各方應適用仲裁程序：各該當事國皆以協議將爭端提交仲裁法庭；除另有協議外，當事國各方依據公約第 287 條第 4 項選定仲裁法庭作為爭端解決之機制；除另有協議外，依照公約第 287 條第 5 項，爭

<sup>272</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nex VI.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23, Applicable law, The Tribunal shall decide all disputes and applic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93.

<sup>273</sup> See, Bernard Oxman, *Courts and Tribunals: The ICJ, ITLOS and Arbitral Tribunal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N THE LAW OF THE SEA 394, 413 (Donald Rothwell et al. eds., 2015).

<sup>274</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nex VI.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22, Reference of disputes subject to other agreements, if all the parties to a treaty or convention already in force and concerning the subject-matter covered by this Convention so agree, any disputes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r application of such treaty or convention may,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agreement, be submitted to the Tribunal.

<sup>275</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293, 2. Paragraph 1 does not prejudice the power of the court or tribunal having jurisdiction under this section to decide a case *ex aequo et bono*, if the parties so agree.

<sup>276</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nex VI.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38(b), (In addition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293, the Chamber shall apply:) the terms of contracts concerning activities in the Area in matters relating to those contracts.

<sup>277</sup> See, GUDMUNDUR EIRIKSSON,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148 (2000).

<sup>278</sup> 姜皇池，同註 239，頁 1676。

端各方未接受任何同一程序以解決爭端；及當事國於 287 條之選擇程序時未選擇任何爭端解決程序<sup>279</sup>。然而之所以《海洋法公約》下之仲裁機制是為如此重要，蓋許多《海洋法公約》之締約國並未明確選擇爭端解決之司法程序，故仲裁法庭目前應為最廣為接受之爭端解決程序<sup>280</sup>。

有別於上述就爭端進行終局之解決，因訴訟曠日費時，尤以跨國之複雜訴訟更是如此，若不得行如內國法中訴訟程序法類似「定暫時狀態處分」等措施，恐致生難以回復之損害，而其勝訴可能也將流於形式無實質意義<sup>281</sup>。是故，公約第 290 條提供了當事國得以向國際海洋法法庭請求「臨時措施」，使用更具時效性的手段保護自己權利的管道。依照公約，國際海洋法法庭得分別在兩種情形下得規定臨時措施：首先是第 290 條第 1 款之程序<sup>282</sup>，依照公約及《國際海洋法法庭議事規則》條文應符合（1）爭端一方提出請求並使爭端各方有陳述意見的機會<sup>283</sup>；（2）國際海洋法法庭依照初步證明認為其根據本部分或第十一部分具有管轄權；（3）須為保全爭端各方的各自權利或防止對海洋環境的嚴重損害；（4）臨時措施不能預先判斷實體內容，如於《賽加號（第二號）案》中，法庭決定臨時措施時強調「臨時措施之命令絕不能對法庭之管轄權或案件實體內容預先判斷，且不影響爭端雙方提出上開問題意見之權利」<sup>284</sup>；（5）必須情況緊急<sup>285</sup>。

另依照《國際海洋法法庭議事規則》第 89 條第 2 款<sup>286</sup>，《國際海洋法法庭》

<sup>279</sup> See, Bernard Oxman, *Courts and Tribunals: The ICJ, ITLOS, and Arbitral Tribunal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HE SEA 394, 399.

<sup>280</sup> See, Alan E. Boyle, *Problems of Compulsory Jurisdiction and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Relating to Straddling Fish Stocks*, in GOVERNING THE HIGH SEAS FISHERIES: THE INTERPLAY OF GLOBAL AND REGIONAL REGIMES 91, 97 (Olav S. Stokke ed., 1999).

<sup>281</sup> 姜皇池，同註 239，頁 1686。

<sup>282</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290 Provisional measures 1. If a dispute has been duly submitted to a court or tribunal which considers that prima facie it has jurisdiction under this Part or Part XI, section 5, the court or tribunal may prescribe any provisional measures which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o preserve the respective rights of the parties to the dispute or to prevent serious harm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pending the final decision.

<sup>283</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290 Provisional measures 3. Provisional measures may be prescribed, modified or revoked under this article only at the request of a party to the dispute and after the parties have been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be heard.

<sup>284</sup> 姜皇池，同註 239，頁 1690。

<sup>285</sup> See, P. CHANDRASEKHARA RAO & RAHMATULLAH KHAN (EDS.),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182 (2001).

<sup>286</sup> Se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Rules of the tribunal, Article 89, 2. Pending the constitution of an arbitral tribunal to which a dispute is being submitted, a party may submit a request

依公約第 290 條第 5 款取得規定臨時措施管轄之可能情形有：(1) 爭端雙方得合意於任何事件請求國際海洋法法庭規定臨時措施；(2) 若爭端雙方協定的任何法院或法庭，在通知另一造請求臨時措施之日起兩週內不能達成協定，則得向國際海洋法法庭請求規定臨時措施<sup>287</sup>。然而依公約第 290 條第 5 款提出之臨時措施仍然需要符合公約第 290 條第 1 款之所有要件化要件，包含須表明國際海洋法法庭具管轄權之法律理由，及有緊急情況存在之情事<sup>288</sup>。

## 第二項 爭端解決程序之排除適用條款

當各該當事國在大洋或沿海或底土發生爭端，往往動輒上升到民族及國家主權層面的精神對抗。然此等因素的介入將使得各國政府處理相關爭端時較為敏感，亦較不願將爭端交由無法控制之獨立客觀第三方依循法理途徑解決。但為時更多國家願意接受由第三方和平解決海洋爭端，意即需要儘可能多的國家同意適用公約之和平爭端解決程序解決爭端，公約便設立特定敏感或特殊事項得排除或交由當事國選擇是否排除。如第 297 條設立所謂「當然限制事項條款」，凡涉及沿海國於專屬經濟區內主權權利或管轄權之形式事項所生爭端，沿海國並無義務將之交付強制爭端解決程序；以及第 298 條所規定之「任擇除外事項條款」。

首先當然限制事項是以，依公約第 297 條(Limitations on applicability of section 2)，凡涉及沿海國與專屬經濟區內主權權利或管轄權之行使事項所生爭端，沿海國並無義務將之交付強制爭端解決程序，並包含有關在沿海國專屬經濟區中捕魚與科學研究斟酌裁量權之行使。詳言之，第 297 條顯示若爭端係有關：1. 沿海國有關專屬經濟區漁業活動之斟酌決定權；2. 沿海國有關科學研究之斟酌決定權事項，並不適用強制爭端解決程序。如此之規定反映出對沿海國而言，專屬經濟區內之捕魚和科學研究屬於特別敏感事項，而沿海國對此等事務具有斟酌決定權

---

for the prescription of provisional measures under article 290, paragraph 5, of the Convention: (a) at any time if the parties have so agreed; (b) at any time after two weeks from the notification to the other party of a request for provisional measures if the parties have not agreed that such measures may be prescribed by another court or tribunal.

<sup>287</sup> 姜皇池，同註 239，頁 1692。

<sup>288</sup> 同前註。



而所謂第 298 條之「任擇除外事項條款」(Optional exceptions to applicability of section 2)，主要包含劃定海洋疆界、軍事活動以及正由聯合國安理會執行《聯合國憲章》所賦予職務之三項爭端，就此等事項，國家得於簽署、批准或加入公約時，或在之後的任何時點以書面聲明於上述爭端，不接受強制管轄程序<sup>290</sup>。值得注意的是，有關海洋劃界或歷史性海域的爭端，若想排除強制管轄程序，僅限於發生在公約生效之前的爭端，若係屬於發生在公約生效之後者，則仍應交付強制調解。然而若同時涉及主權爭端之海域劃界或歷史性海灣的「混合型」爭端，如包括對陸地領土、島嶼之主權爭端，則可依然可排除交付調解之義務<sup>291</sup>。

就海權國家維持海軍活動不受干擾之需要，《海洋法公約》將「軍事活動」(military activities)排除在強制爭端管轄程序適用之外<sup>292</sup>，縱觀《海洋法公約》全文，眾多條文無一具體討論到「軍事活動」之定義，亦僅在條文第 298 條第 1 項 (b) 款中使用該術語一次<sup>293</sup>。本條中的軍事活動，原則上係指包括從事非商業服務的政府船隻和飛機的軍事活動爭端，以及沿海國的執法活動(廣義上包含沿海國根據第 297 條第 2 款和第 3 款不屬於法院或法庭管轄之關於行使主權權利或管轄權的執法行為)<sup>294</sup>。然而就「軍事活動」之理解有其模糊之處，如當然得解釋軍事活動係有軍艦或非為商業目的之政府船舶所為，然「執法行為」(law enforcement activities)則並不被歸在「軍事活動」之範圍內。一般而言，軍事活動所從事之內容，可能包括：(1) 海軍之航行、演習；(2) 以作為外交手段展示海軍軍事力量；(3) 以作為嚇阻手段行使載運彈道飛彈之潛艇；(4) 偵搜敵對海軍及其軍事活動；(5) 將軍事通訊設備部署在海洋或海床之上；(6) 部署水雷等

<sup>289</sup> See, YOSHIFUMI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401 (2012).

<sup>290</sup> 姜皇池，同註 239，頁 1645。

<sup>291</sup> See, LOUIS B. SOHN ET AL., THE LAW OF THE SEA IN A NUTSHELL 504 (2nd ed. 2010).

<sup>292</sup> See, Michael A. Morris, *Military Aspects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3 OCEAN YB. 320, 337 (1982); Mark Janis, *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The Military Activities Exception*, 4(1) OCEAN DEV. & INT'L L. 51-65 (1977).

<sup>293</sup> 姜皇池，同註 239，頁 1566。

<sup>294</sup> 同前註，頁 1645。

水上武器；(7) 以軍事目的進行之科學研究；(8) 軍事後勤補給等等<sup>295</sup>。具體而言，就傳統海洋軍事活動之模式，在和平時期期間相關「軍事活動」之例子如，；1957 年印尼主張群島水域後，美海軍第 31 支隊驅逐艦通過「龍目」海峽與「麻六甲海峽」主張其具有航行之權利；1958 年至 1967 年間不列顛海軍在「鱈魚戰爭」(cod wars) 時期出動以保護不列顛拖船；1986 年北韓以美國船舶「村莊號」(The Pueblo) 從事間諜活動為由將其逮捕；美軍 1958 在黎巴嫩及 1991 年在海灣地區進行「沙漠風暴行動」(Operation Desert Storm)；1995 年西班牙海軍前往加拿大分來區域之兩百海里外公海；1996 年臺海危機時，美軍派遣第七艦隊巡視相關海域等等<sup>296</sup>。之所以將以上所謂「軍事活動」排除於強制爭端解決程序之外，是因為此等活動往往涉及國家之軍事或高度主權行為，海洋強權國家往往不願將其國家行為之是非交由無法掌控之之第三方司法及之判斷，以免妨礙其軍事安全利益<sup>297</sup>。

有學者對此感到不以為然，認為該等除外條款對強制爭端解決程序造成極大限制<sup>298</sup>，而更有認為此等限制實質上是解決國家海洋爭端之核心，若非中立公平之第三者處理，反而限制爭端之真正解決<sup>299</sup>。然而若無此等排除強制管轄的事項，公約無法被如此廣為接受<sup>300</sup>，蓋公約若締約參加國家過少無法現實其影響力亦無法說服更多國家參加，使得規範之美意全無。再者縱使採取前說認為不應排除此等敏感爭端事項，強迫強權進入爭端解決程序，亦難想像就該等高度政治及主權事項之判決能使所有國家依判決履行，若已到這種地步，則反而減損法院或法庭之威信，進一步削弱公約之實質影響力。

<sup>295</sup> 同前註，頁 1567。

<sup>296</sup> 同前註，頁 1585。

<sup>297</sup> See, Natalie Klein, 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397-292 (2005).

<sup>298</sup> See, Alan E. Boyl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Relating to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Environment*, THESAURUS ACROSAURUM 1, 25-28 (1997).

<sup>299</sup> See, Christine Chinkin, *Disputes Solution and the Law of the Sea: Regional Problems and Prospects*,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237, 249-250 (James Crawford & Donald Rothwell eds., 1995).

<sup>300</sup> See, J. G. MERRILLS,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162 (2nd ed. 1991).



## 第二節 國際海洋法庭暫時性措施命令之裁決

### 第一項 衝突之定性

克赤海峽事件中，首要的，也是本文研究核心之一的課題即是，克赤海峽衝突之定性。究竟本次的衝突是早期烏克蘭和後期俄羅斯所宣稱的「武裝衝突」/「戰爭狀態」，抑或是早期俄羅斯和後期烏克蘭所堅持的「執法行為」？此兩種類似卻截然不同的定義，對二國所爭執的權利義務之有理與否起到至關重要的判斷作用。

若認定本案之衝突若僅是執法行為，則應適用所謂「平時國際法」或「平時海洋法」。就平時海洋法而言，有學者認為，烏克蘭軍艦未等待俄羅斯方面的通行許可而徑直航向克赤海峽的行為，可以被認為是針對俄羅斯對 2003 年《雙邊合作協定》第 2 條（違法限制烏克蘭軍艦航行自由）的反措施<sup>301</sup>。依照 2001 年《國家對國際不法行為的責任條款草案》（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下稱「國家責任條款草案」）第 22 條：「一國不遵守其對另一國國際義務的行為，在並且只在該行為構成按照第三部分第二章針對該另一國採取的一項反措施的情況下。其不法性才可解除<sup>302</sup>」，即烏克蘭的直接駛向克赤海峽的行為，依照國家責任條款草案可以看作對於俄羅斯違法阻擋其自由航行的反措施，只要其航行行為不影響俄羅斯聯邦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則應視為合法<sup>303</sup>。然而即便烏克蘭軍艦的航行行為被認為是影響俄羅斯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俄羅斯對其使用武力仍應為違法。依照《海洋法公約》第 32 條<sup>304</sup>，「除 A 分節和第三十及第三十一條所規定的情形外，本公約規定不

<sup>301</sup> Skirmantė Klumbytė, Saulius Katuoka, *supra* note 145, at 240.

<sup>302</sup>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2001), [https://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draft\\_articles/9\\_6\\_2001.pdf](https://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draft_articles/9_6_2001.pdf) (last visited Jan.12,2023), 相關對於反措施的討論，可以參考劍橋大學勞特帕赫特國際法研究中心國際法教授 James Crawford 之說明，[https://legal.un.org/avl/pdf/ha/rsiwa/rsiwa\\_e.pdf](https://legal.un.org/avl/pdf/ha/rsiwa/rsiwa_e.pdf)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303</sup> Skirmantė Klumbytė, Saulius Katuoka, *supra* note 145, at 240.

<sup>304</sup>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32 Immunities of warships and other government ships operated for non-commercial purposes: With such exceptions as are contained in



影響軍艦和其他用於非商業目的政府船舶的豁免權」，沿海國對軍艦或公務船無任何管轄權，只能按照《海洋法公約》第 30 條<sup>305</sup>的規定，要求不符合沿海國法律的軍艦離開其領海<sup>306</sup>。惟在此處究竟沿海國在他國軍艦不遵守法律時，可以採取什麼措施仍有爭議<sup>307</sup>，有學者認為，「在此情況下沿海國至多僅能要求違法軍艦離開其領海，可以採取的措施中仍不不包含武力使用」<sup>308</sup>，而反對見解則以為，「若該軍艦的航行被定行為非無害，則沿海國的採取最低限度的武力使用，以迫使其離開沿海國領海」<sup>309</sup>。然而，在本案中上述的討論並無適用的餘地，蓋當時烏克蘭軍艦事實上是試圖駛出俄羅斯「領海」，而該行為應該被認為是正在遵守沿海國俄羅斯的法律或命令，而在此情況下俄羅斯仍然對烏克蘭軍艦發起攻擊，可以被認為是違反了《海洋法公約》第 30 條及第 32 條的規定而無爭議<sup>310</sup>。

反之，若認為本案應適用「戰時國際法」，換言之，即本案之定性為兩國軍事行動下之「武裝衝突」，則應適用國際人道法體系而非「國際海洋法」。就俄羅斯對烏克蘭之開火及衝撞行為，即應依戰時海洋法進行分析。首先先探討，戰時海洋法下，俄羅斯軍艦攻擊烏克蘭軍艦，依照《關於適用於海上武裝衝突的國際法的聖雷莫手冊》(San Remo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Armed Conflicts at Sea)(下稱聖雷莫手冊)第 41 條<sup>311</sup>，「攻擊的對象應僅限軍事單位……」，又烏克蘭軍艦係屬「軍事單位」，且非《聖雷莫手冊》第 47 條<sup>312</sup>規定

---

subsection A and in articles 30 and 31, nothing in this Convention affects the immunities of warships and other government ships operated for non-commercial purposes.

<sup>305</sup>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30 Non-compliance by warships with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coastal State, if any warship does not comply with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coastal State concerning passage through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disregards any request for compliance therewith which is made to it, the coastal State may require it to leave the territorial sea immediately. quoted after: Skirmantė Klumbytė, Saulius Katuoka, *supra* note 145, at 241.

<sup>306</sup> Agyebeng W.K. Theory in Search of Practice: The Right of Innocent Passage in the Territorial Sea,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39, 387 (2006).

<sup>307</sup> *Id.*

<sup>308</sup> Kraska J. *The Kerch Strait Incident: Law of the Sea or Law of Naval Warfare?*, <https://www.ejiltalk.org/the-kerch-strait-incident-law-of-the-sea-or-law-of-naval-warfare/>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309</sup> Skirmantė Klumbytė, Saulius Katuoka, *supra* note 145, at 241.

<sup>310</sup> *Id.*

<sup>311</sup> SAN REMO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ARMED CONFLICTS AT SEA, article 41, Attacks shall be limited strictly to military objectives. Merchant vessels and civil aircraft are civilian objects unless they are military objectiv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rules set forth in this document.

<sup>312</sup> SAN REMO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ARMED CONFLICTS AT SEA, article

所排除之船艦，故該攻擊行為就「武裝衝突法」下海戰規範的《聖雷莫手冊》下對烏克蘭軍艦之撞擊或開火行為並無違法<sup>313</sup>。

除了雙方在海上的衝突外，究竟適用平時國際法或戰時國際法，亦是作為分析此次事件中俄羅斯扣留烏克蘭軍艦及其人員的合法性。倘若適用平時國際法，可以先參考阿根廷訴迦納自由號案（ARA Libertad, Arg. v. Ghana）<sup>314</sup>，該案發生在 2012 年 10 月 2 日，隸屬於阿根廷海軍的風帆訓練艦自由號（ARA Libertad）本應前往奈及利亞，但為了迴避海盜，而改在迦納的港口落錨。在此前 2001 阿根廷爆發經濟危機之際，美國一家叫做 NML 資本的禿鷹基金公司通過大量購買阿根廷國債等方式試圖獲取暴利，然而此後阿根廷卻一直處於違約狀態不肯清償債務。此時 NML 資本向迦納的地方法院提出訴訟，請求法院發出命令以扣押自由號軍艦，用以償還債務<sup>315</sup>。

2012 年 10 月 29 日，阿根廷認為該扣留軍艦和船員的行為嚴重違反國際法，包括軍艦之豁免權，於是依照海洋法公約附件七對迦納之扣押軍艦及船員提出仲裁請求<sup>316</sup>，仲裁法庭立即表示支持阿根廷的立場並要求迦納政府立即釋放扣留

---

47, The following classes of enemy vessels are exempt from attack:

- (a) hospital ships;
- (b) small craft used for coastal rescue operations and other medical transports;
- (c) vessels granted safe conduct by agreement between the belligerent parties including:
  - (i) cartel vessels, e.g., vessels designated for and engaged in the transport of prisoners of war;
  - (ii) vessels engaged in humanitarian missions, including vessels carrying supplies indispensable to the survival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and vessels engaged in relief actions and rescue operations;
- (d) vessels engaged in transporting cultural property under special protection;
- (e) passenger vessels when engaged only in carrying civilian passengers;
- (f) vessels charged with religious, non-military scientific or philanthropic missions, vessels collecting scientific data of likely military applications are not protected;
- (g) small coastal fishing vessels and small boats engaged in local coastal trade, but they are subject to the regulations of a belligerent naval commander operating in the area and to inspection;
- (h) vessels designated or adapted exclusively for responding to pollution incident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 (i) vessels which have surrendered

<sup>313</sup> James Kraska, *The Kerch Strait Incident: Law of the Sea or Law of Naval Warfare?* (EJIL:TALK! 2018).

<sup>314</sup> 有關本案例之概說，請參考：Yoshifumi Tanaka, *Current Legal Developments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The Ara Libertad Case (Argentina v. Ghana, 15 December 2012), Request for the Prescription of Provisional Measures*, 2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375 (2013).

<sup>315</sup> See, NPR. org, *Why A Hedge Fund Seized an Argentine Navy Ship In Ghana*, <https://www.npr.org/sections/money/2012/10/22/163384810/why-a-hedge-fund-seized-an-argentine-navy-ship-in-ghana>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316</sup> ARA Libertad Arbitration (Arg. v. Ghana), Case No. 2013-11,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的軍艦和船員<sup>317</sup>。其後，阿根廷又在 11 月 14 日向國際海洋法法庭根據海洋法公約第 290 條第 5 項<sup>318</sup>，提出請求採取臨時措施<sup>319</sup>。阿根廷對其訴求的根據，主要包括，首先，根據 1926 年的《國家船隻豁免規定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sup>320</sup>及其 1934 年的附加協定，軍用船隻和其他國家船艦一樣，擁有不受沒收、逮捕、拘留、他國內國法律追溯之權利<sup>321</sup>。接着再觀察如本文第五章第五節第一項所討論，海洋法公約第 30、31 及 32 條有關軍艦豁免權之規定。阿根廷特別強調海洋法公約第 32 條已成為國際習慣法，即軍艦的豁免，並推及任何一艘軍艦有和平通過沿海國領海的權利，甚至包括在一國之內水時軍艦應亦享有。迦納則主張依照海洋法公約，軍艦在內水和沿海國港口並不享有同樣的豁免權<sup>322</sup>，而廣義的軍艦豁免權僅存在在國際習慣法而並不存在於海洋法公約<sup>323</sup>。

然而法庭的見解較傾向阿根廷，認為「軍艦為船旗國主權之人格化」<sup>324</sup>，法

---

<https://pca-cpa.org/en/cases/65/>.

<sup>317</sup> Павел Гудев, *Керченский Инцидент: Интере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 ПУТИ К МИРУ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78, 79 (2020).

<sup>318</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290 (5), Pending the constitution of an arbitral tribunal to which a dispute is being submitted under this section, any court or tribunal agreed upon by the parties or, failing such agreement within two weeks from the date of the request for provisional measures,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or, with respect to activities in the Area, the Seabed Disputes Chamber, may prescribe, modify or revoke provisional mea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rticle if it considers that *prima facie* the tribunal which is to be constituted would have jurisdiction and that the urgency of the situation so requires. Once constituted, the tribunal to which the dispute has been submitted may modify, revoke or affirm those provisional measures, acting in conformity with paragraphs 1 to 4.

<sup>319</sup> Yoshifumi Tanaka, *Release of a Detained Warship and Its Crew through Provisional Measur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ARA Libertad and Ukraine v. Russia Cases*, 96 INT'L L. STUD. 223, 225 (2020)

<sup>320</sup>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Treaty full text, see, <https://treaties.un.org/pages/showDetails.aspx?objid=0800000280166914>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321</sup> Павел Гудев, *Керченский Инцидент: Интере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 ПУТИ К МИРУ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78, 79 (2020).

<sup>322</sup> Reports of Judgments, Advisory Opinions and Orders. The “Ara Libertad” Case (Argentina v. Ghana). List of Cases: № 20. ITLOS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15 December 2012. § 55., [https://www.itlos.org/fileadmin/itlos/documents/cases/case\\_no.20/published/C20\\_Order\\_151212.pdf](https://www.itlos.org/fileadmin/itlos/documents/cases/case_no.20/published/C20_Order_151212.pdf).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323</sup> Вылегжанин А.Н., Чурилина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равовые основания юрисдикционного иммунитета государств // Московский журна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2015. № 2. С. 35–51., quoted after: Павел Гудев, *Керченский Инцидент: Интере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 ПУТИ К МИРУ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78, 80 (2020).

<sup>324</sup> Reports of Judgments, Advisory Opinions and Orders. The “Ara Libertad” Case (Argentina v. Ghana). List of Cases: № 20. ITLOS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15 December 2012. § 44

院認為此種豁免權適用於所有海域包括沿海國完全主權下的內水，且海洋法公約第 32 條之規定應已得被認為是國際習慣法的既定規範，成為保護國際法的利益，所有國家都須遵守的規定<sup>325</sup>，因此任何以終止其他船艦任務的目的，並以武力為之，係屬於威脅國家間良好關係的衝突來源<sup>326</sup>。

若就此見解而言，可以看出，即便烏克蘭軍艦可能違反了俄羅斯法規，俄國軍艦對烏克蘭軍艦的停止、拘留和武力使用都明顯違反了國際法的規定，也與前例法院的見解違背。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認為本案的衝突應適用「戰時國際法」體系，可參考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所公佈的習慣國際人道法數據庫中規則 16，烏克蘭兩艘炮艇作為烏克蘭海軍的一部分，在非「失去戰力」(*hors de combat*)的情況下，在敵對行動期間隨時可能被俄軍無預警之情況下進行捕獲、攻擊或擊毀。就此而言，俄軍對其進行攻擊和捕獲並扣留，係屬於俄軍本身出於戰鬥考量驅使。而就烏克蘭之武裝拖船亞內卡普號(Яни Капу)而言，亦同前述屬於烏克蘭海軍之一部，成為俄軍對其攻擊和捕獲的目標之一。對於俄軍向該武裝拖船進行衝撞的行動，亦應被解釋為對烏克蘭之軍事資產或被納入烏克蘭戰鬥序列的民用武器，所為合乎比例之武力使用，在此情形下烏克蘭的亞內卡普號並無非戰豁免權(without noncombatant immunity)<sup>327</sup>。在「武裝衝突法」之規範體系下，即便俄羅斯對烏克蘭之種種入侵行為<sup>328</sup>，係屬於違法聯合國憲章第 2 條第 4 項「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

<sup>325</sup> Вылегжанин А.Н., Каламкарян Р.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бычай как основной источни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 2012. № 6. С. 81–83.

<sup>326</sup> Reports of Judgments, Advisory Opinions and Orders. The “Ara Libertad” Case (Argentina v. Ghana). Op. cit. § 97.

<sup>327</sup> James Kraska, *supra* note 313.

<sup>328</sup> 就此部分必須要說明的是，雖然在克赤海峽衝突事件中雙方之軍事單位有實質上的衝突，但並不應與所謂「烏東戰爭」(又稱頓巴斯戰爭/War in Donbass)混為一談。該首先無論克裡米亞被俄羅斯佔據的過程有所謂「小綠人」，「有禮貌的人」等無佩戴軍事徽章之武裝人員幹預，整個烏東戰爭至此烏克蘭和俄羅斯並未有任何宣戰，而就烏東戰爭本身，在證實東烏克蘭的俄羅斯民族主義武裝份子為俄羅斯所派出之前，該局部戰爭本身至多應視為國際人道法上的「國內武裝衝突」(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NIAC)，即支持西方基輔政權之政府軍與支持加入俄羅斯等之親俄武裝烏克蘭民兵之戰鬥，然而就俄羅斯如何「入侵」烏克蘭之概念本身應有其討論空間。

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sup>329</sup>之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原則，然即便如此，在如克赤海峽衝突被認定為「武裝衝突」之情況下，就「武裝衝突法」而言，俄軍仍然得以在遵守區分原則(Principle of Distinction)、人道原則(Principle of Humanity)、禁止不必要的痛苦(Prohibition against unnecessary suffering)及多餘傷害(superfluous injury)的情形下，對烏克蘭三艘艦艇進行開火撞擊<sup>330</sup>。

但在此情形下，相對應烏克蘭早期的要求，俄羅斯則必須遵守 1949 年《日內瓦第三公約》(《關於戰俘待遇的公約》)(Convention (III) relative to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 第四條之要求<sup>331</sup>，將烏克蘭的軍事人員在捕獲扣留後亦合法戰鬥人員的身份人道對待<sup>332</sup>，而在本案中，若以「國際人道法」的角度觀察，俄羅斯將被俘的烏克蘭海軍水手扣留後，係以「違法俄羅斯內國法」之理由，將彼等視為普通刑事案件之最反進行扣留，可能被視為違反國際人道法。

無論最後的結果是俄羅斯在本案中的行為合法或不合法，也不管是否依照兩套邏輯研議的結論是否巧合雷同，在兩套不同的邏輯下推演的過程是截然不同的。故本章欲優先處理的部分即是本案衝突的定性。

就本案而言，克赤海峽之衝突，究竟是俄羅斯和烏克蘭就烏克蘭軍艦在克赤海峽週邊水域航行的爭執衍生的俄羅斯軍艦執法 (law enforcement activities) 問題，還是應視作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國戰爭行為(warfare)或武裝衝突 (armed conflicts) 的一部分。此二者的區別即就細部法律分析而言，是否應適用 1982 年《海洋法公約》等平時海洋法體系的國際公法以及針對非武裝衝突下的國際人權法體系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HRL)，抑或是應適用如 1907《海牙公

<sup>329</sup> United Nations Charter, article 2(4), All Members shall refrain in the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gains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any state, or in any other manner inconsistent with the Purpos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up>330</sup> James Kraska, *supra* note 313.

<sup>331</sup> See, ICRC, Customary IHL Database, Convention (III) relative to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sf/7c4d08d9b287a42141256739003e636b/6fef854a3517b75ac125641e004a9e68>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332</sup> James Kraska, *supra* note 313.

約》體系，1949年《日內瓦公約》體系及其附加議定書<sup>333</sup>，並適用武裝衝突下的國際人道法體系（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HL）等等。而似乎就結論而言，在若本案適用武裝衝突法，究竟該水域適用何種國際海洋法上的定位，此項課題的重要性即大大下降。蓋水域的定性將引導本案應適用的國際海洋法上的權利義務，進而藉以兩國行為的合法性，倘本案陷入武裝衝突法的適用之下，在不同水域的權利義務似皆納入國際人道法體系下討論，重點即在武器使用是否人道、戰俘人權等問題，如何衝撞或如何適用一般的武力打擊敵國軍艦較沒有所謂「合法性」的討論。衝突的定性之重要性，好比今天要解決烏克蘭船舶通行之合法性/俄羅斯就該海域進行封鎖之合法性，即是要解決應如何度過一個怎麼樣的週末，究竟應該是適用「2003年雙邊協議」、「共同內水」、「國際海峽」抑或是「死巷型例外海峽」，即如同決定今天是要去海邊玩水、去山上露營還是去公園野餐。然而本案衝突定性若定以「武裝衝突」，而適用「國際人道法」體系，即是颱風過境，應就討論應在家做什麼，而計畫到哪個室外遊憩地點已經變得不重要了。

除此之外，本爭點就分析本案之重要性在於，依照《海洋法公約》第290條第5項<sup>334</sup>，國際海洋法法庭在收到臨時措施決定的聲請時，首先應確定仲裁庭本身對該爭端是否具有「初步管轄權」（*prima facie* jurisdiction），就本案而言，僅當《附件七》仲裁庭具有初步管轄權時，法庭方有權制定臨時措施，而仲裁庭

<sup>333</sup> 其中包含：Geneva Convention for the Ameliora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unded and Sick in Armed Forces in the Field, Aug. 12, 1949, 6 U.S.T. 3114, 75 U.N.T.S. 31; Geneva Convention for the Ameliora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Wounded, Sick and Shipwrecked Members of Armed Forces at Sea, Aug. 12, 1949, 6 U.S.T. 3217, 75 U.N.T.S. 85; Geneva 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 Aug. 12, 1949, 6 U.S.T. 3316, 75 U.N.T.S. 135; Geneva 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 Persons in Time of War, Aug. 12, 1949, 6 U.S.T. 3516, 75 U.N.T.S. 287; Protocol Additiona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2 August 1949 and Relating to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June 8, 1977, 1125 U.N.T.S. 3; Protocol Additiona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2 August 1949, and Relating to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June 8, 1977, 1125 U.N.T.S. 609.

<sup>334</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290 (1), Pending the constitution of an arbitral tribunal to which a dispute is being submitted under this section, any court or tribunal agreed upon by the parties or, failing such agreement within two weeks from the date of the request for provisional measures,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or, with respect to activities in the Area, the Seabed Disputes Chamber, may prescribe, modify or revoke provisional mea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rticle if it considers that *prima facie* the tribunal which is to be constituted would have jurisdiction and that the urgency of the situation so requires. Once constituted, the tribunal to which the dispute has been submitted may modify, revoke or affirm those provisional measures, acting in conformity with paragraphs 1 to 4.

是否具有該所謂「初步管轄權」，則應回到對本案之定性，其衝突之事件本身是否為《海洋法公約》中第 298 條第 1 項 b 款<sup>335</sup>所謂「軍事活動」(military activities)<sup>336</sup>，《海洋法公約》中第 298 條主要在規範，「當一國在簽署、批准或加入本公約時，或在其後任何時間，在不妨害根據第一節所產生的義務的情形下，可以書面聲明對於下列各類爭端的一類或一類以上，不接受第二節規定的一種或一種以上的程序」，而後 b 款亦提到「關於軍事活動，包括從事非商業服務的政府船隻和飛機的軍事活動的爭端……」，換言之若本案爭端涉及「軍事活動」，根據《海洋法公約》中第 298 條第 1 項 b 款則依照附件七按《海洋法公約》第 290 條設立規定臨時措施的仲裁庭，應無管轄權而不成立。本文試圖以本案爭端的發生事件性質判斷去探究，該衝突之發生屬性係屬於「武裝衝突」、「軍事活動」或是單純的「執法行為」(Law Enforcement) 本節即在就其他法律問題為細部分析之前，先對本案衝突之定性做討論。

## 第二項 國際人道法中之「武裝衝突」

就傳統而言國際法早期，的確承認國家主體，有發動戰爭的權利，有論者亦僅以戰爭之發動應有背後的道德基礎<sup>337</sup>，如傳統天主教神學對於是否為「義戰」(正義之戰或不正義之戰)為主要論述課題<sup>338</sup>。蓋在二十世紀之前，國家之間無超國家之立法機構或國際組織，使得改變國際法上有難度，自此，發動戰爭得以作為改變既存的法律狀態，或維持法律執行的手段。戰爭即被看作國家之固有權利，即便武力之適用僅係在為其本國獲取更多的政治利益等，國際法亦不為譴責<sup>339</sup>。

<sup>335</sup>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ticle 298 (1)(b), disputes concerning military activities, including military activities by government vessels and aircraft engaged in non-commercial service, and disputes concerning law enforcement activities in regard to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 rights or jurisdiction excluded from the jurisdiction of a court or tribunal under article 297, paragraph 2 or 3.

<sup>336</sup> Peng Yang,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ilitary Activities under the UNCLOS in the Kerch Strait Incident*, 2020 CHINA OCEANS LAW REVIEW 140 (2020).

<sup>337</sup> See, VAUGHAN LOWE, INTERNATIONAL LAW 267 (2007).

<sup>338</sup> 姜皇池，同註 105，頁 720。

<sup>339</sup> 同前註。

然而在十九世紀晚期及二十世紀以後，《海牙公約》體系對於以國際法的框架規範戰爭作出了相當的貢獻。如《海牙第一公約》（《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第 1 條<sup>340</sup>即開宗明義地規定「為了在各國際關係中儘可能防止訴諸武力，各締約國同意竭盡全力亦保證和平解決國際爭端」，自其文義表明，似乎對於訴諸武力的戰爭類行為並未有過多的禁止或是譴責，僅要求締約國在彼等訴諸武力之前應先儘可能採取和平的爭端解決手段。二十世紀初，《海牙第二公約》（《限制使用武力索償契約債務公約》）則試圖要求締約國在試圖開戰之前，必須先踐行仲裁程序，否則不得宣戰<sup>341</sup>。隨後 1928 年，英美法日義等 15 國在巴黎簽署了《廢止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約》（General Treaty for Renunciation of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下稱巴黎非戰公約），巴黎非戰公約對於人類用法律限制戰爭而言，有着重大的歷史意義，即《巴黎非戰公約》係第一個正式否定「戰爭」作為國家得以行使之手段地位之國際性普遍公約<sup>342</sup>。如《巴黎非戰公約》第 1 條即宣示，「締約國各國亦其人民之名義宣佈，譴責為解決國際爭端而訴諸戰爭，並放棄以戰爭作為作為國家政策與他國關係之手段」<sup>343</sup>，又第 2 條「締約國同意彼此間解決、處理無論任何性質或起源之爭端或衝突，不應訴諸和平以外之手段」<sup>344</sup>。

然而眾多國家對於嚴重的武力對抗，仍不願稱之為「戰爭」，以免違反《巴黎非戰公約》中對戰爭手段使用的禁止，至此則衍生出「武裝衝突」之概念。然

---

<sup>340</sup> PACIFIC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Hague I), art. 1, With a view to obviating, as far as possible, recourse to forc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the Signatory Powers agree to use their best efforts to insure the pacific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sup>341</sup> David Bederman, INTERNATIONAL LAW FRAMEWORKS 226 (3d ed. 2010).

<sup>342</sup> See, The Kellogg-Briand Pact or Pact of Paris – officially the General Treaty for Renunciation of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https://www.loc.gov/law/help/us-treaties/bevans/m-ust000002-0732.pdf>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343</sup> General Treaty for Renunciation of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art. 1,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solemnly declare in the names of their respective peoples that they condemn recourse to war for the 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troversies, and renounce it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one another.

<sup>344</sup> General Treaty for Renunciation of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art. 2,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agree that the settlement or solution of all disputes or conflicts of whatever nature or of whatever origin they may be, which may arise among them, shall never be sought except by pacific means.



而究竟所謂「戰爭」之定義究竟為何，似乎因各國之間難以達成理論一直，而並未有任何普遍且客觀的結論<sup>345</sup>。

如前述，國際人道法體系下的《日內瓦公約》及其議定書，並未就「武裝衝突」提供非常明確的定義<sup>346</sup>。若就文義解釋而言，首先就國際人道法的適用，必須有「武裝衝突」的存在<sup>347</sup>，有學者認為，此時應如何適用，同樣可以先參考《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有關係約的解釋通則，應依照「其用語按其上下文並參照條約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義，善意解釋之」<sup>348</sup>，故接下來首先探明「武裝衝突」定義的第一步，應從觀察《日內瓦公約》體系的目的及宗旨開始<sup>349</sup>。就日內瓦公約而言，至少包含兩種武裝衝突，國際武裝衝突和國內武裝衝突。就國際武裝衝突而言，若觀察《關於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內瓦公約》第 2 條，「于平時應予實施之各項規定之外，本公約適用於兩個或兩個以上締約國間所發生之一切經過宣戰的戰爭或任何其他武裝衝突，即使其中一國不承認有戰爭狀態」<sup>350</sup>。就此看來，因為締約國應為「國家」，所以傳統上認為國際武裝衝突應於兩個或以上的「國家」之間發生。而就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評論而言，「武裝衝突 (armed conflict)」的字眼相較於「戰爭(war)」，即是在於適用就有爭議的部分情形，如國家展開侵略性措施，如警力的強制措施或合法的自我防衛，但不至於造成戰爭時<sup>351</sup>，此種解釋方法，雖然並不代表應將所有情況全然納入，但至少應

<sup>345</sup> 姜皇池，同前註 105，頁 723。

<sup>346</sup> Natasha Balendra, *Defining Armed Conflict*, 29 CARDOZO L. REV. 2461(2007).

<sup>347</sup> *Id.*

<sup>348</sup>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rt. 31, treaty shall be interpreted in good fait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dinary meaning to be given to the terms of the treaty in their context and in the light of its object and purpose.

<sup>349</sup> Natasha Balendra, *supra* note 346, at 2461.

<sup>350</sup> GENEVA CONVENTION/FOURTH GENEVA CONVENTION (Convention (IV) relat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 Persons in Time of War. Geneva, 12 August 1949), art. 2, In addition to the provisions which shall be implemented in peace-time, the present Convention shall apply to all cases of declared war or of any other armed conflict which may arise between two or more of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even if the state of war is not recognized by one of them.

<sup>351</sup> See INT'L COMM. OF THE RED CROSS,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ARMED CONFLICTS (2003),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other/ihlcontemp\\_armedconflicts\\_final\\_ang.pdf](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other/ihlcontemp_armedconflicts_final_ang.pdf) (last visited Jan.12,2023)

以「人道」地包含各種情況為考量<sup>352</sup>，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至少自《日內瓦公約》體系觀之，無法得出其條文、目的或其宗旨在縮小其條約之適用範圍(Balendra, 2007)<sup>353</sup>。

就國際實踐而言，可以參考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上訴庭中，塔迪奇案之判決決定（The Prosecutor v. Tadić, Appeals Chamber, Jurisdiction）<sup>354</sup>，對上訴庭而言，國際人道法的許多規定明確表達在「戰鬥現場」或「積極敵對行為停止」時都有其適用<sup>355</sup>：

「……只要國家之間，或者政府當局與有組織武裝團體之間或一國內部中此類團體之間有訴諸武力，所謂武裝衝突即發生。國際人道法自發生此類武裝衝突起即適用，並自停止敵對行動一直延伸到達成全面和平，或者在發生內部衝突的情況下實現和平解決位置。在那之前，國際人道法繼續在交戰國的整體領土上適用，或者在發生內部衝突的情況下，在當事方控制下的整體領土上繼續適用，無論是否在該地實際有發生戰鬥。<sup>356</sup>」

由此似乎可以看出，對上訴庭而言，只要國家之間訴諸力量，國際武裝衝突即存在，而且不取決於任何一方的認可<sup>357</sup>。

### 第三項 本案適用之可能

就本案而言，依第二章有關事實之描述，俄羅斯與烏克蘭確實有所謂「武裝

<sup>352</sup> Natasha Balendra, *supra* note 346, 2461.

<sup>353</sup> *Id.*

<sup>354</sup> See,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ICTY), *The Prosecutor v. Dusko Tadić*, IT-94-1-AR72, Appeals Chamber, Decision, 2 October 1995,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Appeals Chamber Decision”) <https://www.icty.org/en/case/tadic>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355</sup> Christopher Greenwoo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Tadic Case Symposium: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Former Yugoslavia Comes to Age*, 7 EUR. J. INT'L L. 265(1996).

<sup>356</sup> Appeals Chamber Decision, para. 70: ...an armed conflict exists whenever there is a resort to armed force between States or protracted armed violence between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and organized armed groups or between such groups within a Stat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pplies from the initiation of such armed conflicts and extends beyond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until a general conclusion of peace is reached; or, in the case of internal conflicts, a peaceful settlement is achieved. Until that moment,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continues to apply in the whole territory of the warring States or, in the case of internal conflicts, the whole territory under the control of a party, whether or not actual combat takes place there.

<sup>357</sup> James Kraska, *supra* note 313.

衝突」，而雙方亦確實存在相當程度之軍事行動。烏克蘭船艦之航行依照俄羅斯方面之調查亦得認為確實帶有所謂「軍事」或「國安」考量；又依前述，雙方發生武力衝突，衝突中存在開火和軍艦之蓄意攻擊性撞擊，儘管於仲裁庭上烏克蘭方認為其並無所謂實際戰鬥故不應適用「武裝衝突」法，然而根據前述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上訴庭中，塔迪奇案之判決決定，即便一方並不認為有武裝衝突之發生，在雙方有武力使用或訴諸武力之情形下，國際人道法應介入；又依照前述國際人道法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下的解釋，得為擴張解釋以保障「武裝衝突」下的人員之安全與人權，故就此層面之討論下，國際人道法應有其介入之空間。

基於此，在國際人道法體系得以適用的基礎上，就海上所發生之衝突而言，應參考相關海戰法（Law of Naval Warfare）的規定。即是，就本案之法律分析而言，若其定性為「武裝衝突」者，即不應以《海洋法公約》分析俄羅斯禁止海域通行、烏克蘭軍艦通行權利和俄羅斯之武力使用和扣押船艦及人員，而是依照習慣國際人道法（Customary Humanitarian Law）、《海牙公約》以及《日內瓦公約》加以討論。<sup>358</sup>除上述法律外，就本案例中兩國衝突行為本身在海上「武裝衝突」下之合法性分析，亦得參考《關於適用於海上武裝衝突的國際法的聖雷莫手冊》（San Remo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Armed Conflicts at Sea）。惟必須注意的是，無論是武裝衝突法相關之適用，抑或是國際人道法體系中之《日內瓦公約》，都需要進一步地進行適用與涵攝。本文並不直接主張，認為本案的情形一定適用《日內瓦公約》，繫屬武裝衝突法之範疇而完全不得適用一般國際法。蓋現代國際法就執法行為及武裝衝突之界限仍然有待解釋，且並非如同二分法般，一但適用國際人道法體系，即隨即與國際人權法或國際海洋法分道揚鑣。本文由於心力及學術能力受限，未能將上述之分析進行完整交代，但意在表達在本案頓巴斯衝突的大環境下，確有適用武裝衝突法體系之可能，而適用武裝衝突法體系之現

---

<sup>358</sup> *Id.*

實或許得以側面說明本案不宜逕適用國際海洋法法庭之暫時性措施命令，詳細論述將在本節第四項進行說明。



#### 第四項 國際海洋法法庭暫時性措施命令<sup>359</sup>

克赤海峽事件發生後，俄羅斯與烏克蘭並未就克赤海峽事件處理達成協議，烏克蘭隨後於 2019 年 3 月 31 日依據公約第 287 條第 1 款(c)項請求爭端解決，並依公約第 288 條要求附件七之仲裁庭審理本案。烏克蘭有依公約第 290 條第 5 款請求國際海洋法法庭現行作成暫時性措施命令 (provisional measure order)。

本案中烏克蘭主張請求法庭命令：(1) 俄羅斯應釋放烏克蘭艦艇別爾季揚斯克號 (Бердянськ)、尼克波爾號 (Нікополь)，以及亞內卡普號 (Яни Капу) 並交還給烏克蘭方；(2) 對被拘捕的 24 位烏克蘭軍人停止一切形式程序及一切新的後續程序；(3) 釋放該被拘捕的 24 為烏克蘭軍人並容許他們回到烏克蘭<sup>360</sup>。

首先就程序上之主張，烏克蘭主張其係依照 290 條第 5 款，若國際海洋法法庭初步認為 (*prima facie*) 依照附件七仲裁庭對爭議具有管轄權，即有權就該爭議規定臨時措施。並主張依照國際海洋法法庭於最近的臨時措施之解釋，「若聲請人援引的任何表面證據足以認為附件七仲裁庭具有管轄權」(“any of the provisions invoked by the Applicant appears *prima facie* to afford a basis on which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Annex VII arbitral tribunal might be founded”)，公約第 290 條第 5 款之形式要件即得以認完足<sup>361</sup>。再者，烏克蘭和俄羅斯皆為公約之締約國，而本次爭端涉及公約中第 32 條、第 58 條、第 95 條和第 96 條之解釋和適用<sup>362</sup>。

<sup>359</sup> 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Provisional Measures.

<sup>360</sup> Request of Ukraine for the prescription of provisional measures under article 290, paragraph 5,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f 16 April 2019, para 22, ITLOS, [https://www.itlos.org/fileadmin/itlos/documents/cases/26/C26\\_Request\\_of\\_Ukraine\\_for\\_Provisional\\_Measures.pdf](https://www.itlos.org/fileadmin/itlos/documents/cases/26/C26_Request_of_Ukraine_for_Provisional_Measures.pdf)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361</sup> *Enrica Lexie (Italy v. India)*, ITLOS Case No. 24,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24 August 2015, ¶ 52., quoted after: Request of Ukraine for the prescription of provisional measures under article 290, paragraph 5,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f 16 April 2019, para 15, ITLOS, [https://www.itlos.org/fileadmin/itlos/documents/cases/26/C26\\_Request\\_of\\_Ukraine\\_for\\_Provisional\\_Measures.pdf](https://www.itlos.org/fileadmin/itlos/documents/cases/26/C26_Request_of_Ukraine_for_Provisional_Measures.pdf)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362</sup> Request of Ukraine for the prescription of provisional measures under article 290, paragraph 5, of

依照公約第 287 條，烏克蘭和俄羅斯皆選擇《附件七》之仲裁庭作為此類爭端的解決手段<sup>363</sup>。烏克蘭亦依照公約第 283 條採取合理且迅速之措施，欲與俄羅斯聯邦通過談判或其他和平爭端解決方法交換意見<sup>364</sup>，然而卻未達成爭端解決方案。最後烏克蘭與俄羅斯聯邦雖然皆對公約第 297 條與 298 條作出保留，但公約第 297 條或第 298 條對強制爭端解決程序之排除與本案爭端無關<sup>365</sup>。

實體層面，烏克蘭主張就判決先例而言，首先說明法庭已在先例中證明，軍艦或任何為國防等執行公務之船艦，「當其飛揚其旗幟時」即屬於「一國主權之象徵」（“is an expression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tate whose flag it flies”）<sup>366</sup>。接着烏克蘭繼續主張其請求暫時性命令措施之基礎，係依照公約第 32 條、第 58 條、第 95 條以及第 96 條，且國際習慣法對海軍及海軍之輔助艦艇（naval auxiliary vessels）<sup>367</sup>已承認其主權象徵之豁免<sup>368</sup>。詳言之，依據公約第 95 條（公海上軍艦之豁免權）、第 96 條（專用於政府非商業性服務的船舶的豁免權），公海和專屬經濟區內的軍艦和海軍輔助艦艇享有「不受船旗國以外任何其他國家管轄的完全豁免權」<sup>369</sup>；又公約第 32 條與國際習慣法顯示軍艦和海軍輔助艦艇在領海和內水享有同樣的完全豁免權<sup>370</sup>；並且，依照公約第 30 條規定，如果任何軍艦不遵守沿海國關於通過領海的法律和規章，而且不顧沿海國向其提出遵守法律和規章的任何要求，沿海國至多僅可要求該軍艦立即離開領海，進一步依第 32 條，

---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f 16 April 1982, para 16.

<sup>363</sup> *Id.* at para 17, citing Declarations of States Parties Relating to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TLOS Yearbook 2002, Vol. 6, Annex II, pp. 118-120.

<sup>364</sup> See, Annex A, Notification, ¶¶ 13-15, 19.

<sup>365</sup> Request of Ukraine for the prescription of provisional measures under article 290, paragraph 5,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f 16 April 1982, para 18.

<sup>366</sup> *Id.* at para 20, citing *ARA Libertad (Argentina v. Ghana)*, ITLOS Case No. 20,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15 December 2012, ¶ 94; see *Allianz Via Insurance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ur d'appel [CA] [regional court of appeal] Aix-en-Provence (France), 2nd Chamber, Judgment of 3 September 1999, available at Oxford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vol. 127, p. 148 (applying the same principle to all vessels assigned to “the public service of national defense”).

<sup>367</sup> 烏克蘭應係意指其武裝拖船亞內卡普號（Яни Капу）。

<sup>368</sup> Request of Ukraine for the prescription of provisional measures under article 290, paragraph 5,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f 16 April 1982, para 23.

<sup>369</sup> *Id.* at para 24.

<sup>370</sup> *Id.*, and see *ARA Libertad (Argentina v. Ghana)*, ITLOS Case No. 20,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15 December 2012, ¶ 95 (“[I]n accordance with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a warship enjoys immunity, including in internal waters . . .”).

若該軍艦或其他用於非商業目的政府船舶不遵守沿海國有關通過領海的法律和規章或不遵守本公約的規定或其他國際法規則，而使沿海國遭受損失，沿海國至多得依照該等損失向船旗國尋求賠償<sup>371</sup>。

除艦艇外，烏克蘭亦主張依照法庭先前之見解<sup>372</sup>，海軍艦艇之船員應同時也享有同程度之豁免權<sup>373</sup>，換言之烏克蘭軍人的豁免權應得使其免於俄羅斯任何形式的逮捕或居留<sup>374</sup>，並且第三國登上其船隻或以任何方式阻止其完成職責皆為違法<sup>375</sup>。烏克蘭最後譴責了俄羅斯，在烏克蘭軍人享有絕對豁免權，包括對俄羅斯司法管轄的豁免權之情形下，俄羅斯卻仍對烏克蘭軍人進行了數月的法律程序，並持續扣押烏克蘭船艦，對烏克蘭的利益造成損害<sup>376</sup>。

最後烏克蘭補充說明，其所提出之維護烏克蘭軍艦及烏克蘭軍人之豁免權具其必要性，且本案之實質情形預期人道主義需求加強了對法庭裁決臨時措施的迫切需要。烏克蘭無法再等待附件七中法庭的耗時數月的組建、召集，更毋庸提及完成整個程序所需要的數年事件，綜上所屬，法庭有必要採取烏克蘭所主張之臨

---

<sup>371</sup> *Id.*

<sup>372</sup> *Id.* at para 25., citing *M/V Saiga (No. 2) (St. Vincent v. Guinea)*, ITLOS Case No. 2, Judgment of 1 July 1999, ¶ 106; *M/V Virginia G (Panama v. Guinea-Bissau)*, ITLOS Case No. 19, Judgment of 14 April 2014, ¶¶ 126-127 (“The Tribunal finds that the *M/V Virginia G*, its crew and cargo on board as well as its owner and every person involved or interested in its operations are to be treated as an entity linked to the flag State.”); see also *Arctic Sunrise*, Annex VII Award on the Merits of 14 August 2015, ¶¶ 170-172 (“Not all of the persons on board the *Arctic Sunrise* were, strictly speaking, crewmembers. . . . Notwithstanding this, . . . they were all closely involved or interested in the ship’s campaigning operations for Greenpeace through protest at sea. As such, they are properly considered part of the unit of the ship, and thus fall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Netherlands as the flag State.”).

<sup>373</sup> *Id.*, citing R. Jennings and A. Watts, *Organs of the States for The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scellaneous Agencies, State Ships Outside National Water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Vol. 1 (Eds. Jennings and Watts) (19 June 2008), § 563 (“A warship with all persons and goods on board [] remain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her flag-state even during her stay in foreign waters.”).

<sup>374</sup> *Id.*, citing *Jones v. United Kingdom*, ECtHR Nos. 34356/06 and 40528/06, Judgment, 14 January 2014, ¶ 204 (“The weight of authority at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level therefore appears to support the proposition that State immunity in principle offers individual employees or officers of a foreign State protection in respect of acts undertaken on behalf of the State under the same cloak as protects the State itself.”).

<sup>375</sup> *Id.* at para 26, *ARA Libertad (Argentina v. Ghana)*, ITLOS Case No. 20,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15 December 2012, ¶¶ 97-98; see also R. Jennings and A. Watts, *Organs of the States for The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scellaneous Agencies, State Ships Outside National Water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Vol. 1 (Eds. Jennings and Watts) (19 June 2008), § 563 (“No official of the littoral state is allowed to board the vessel without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commander. Crimes committed on board by persons in the service of the vessel are under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the commander and the other home authorities.”).

<sup>376</sup> *Id.*

時措施<sup>377</sup>。

烏克蘭提交臨時措施裁決的請求約莫一個月後，4月30日俄羅斯聯邦駐德國大使館即向同位於國際海洋法法庭秘書長提交了一份普通照會<sup>378</sup>，請其向法庭庭長及法官轉達相關事項，其重點略以：(1) 依照俄羅斯聯邦與烏克蘭根據公約第298條做出的保留，依公約附件七所組成的法庭無權就烏克蘭的主張為裁定，包括不接受公約第十五部分第二節之導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強制程序；(2) 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國唯一之談判於4月23日在海牙舉行，然而烏克蘭卻選擇拒絕進一步雙邊會談，顯示烏克蘭對協商缺乏誠意，並持續出於政治目的，利用烏克蘭海軍艦艇的魯莽行為所造成的局勢；(3) 4月16日烏克蘭之主張，請求就刻赤海峽和克里米亞附近的領海地位進行裁決，顯然不恰當。俄羅斯聯邦表明，克里米亞之此類主權問題不得成為法律程序之標的；(4) 因上述理由，俄羅斯聯邦將不參加烏克蘭提出之臨時措施之聽證會，惟為協助國際海洋法法庭依規則第90條第3項進行裁決<sup>379</sup>，俄羅斯計畫將於適當之時點就其對本案之立場提交更精準之書面意見。

很快地，在同年5月7日，俄羅斯聯邦轉交了一份關於該國對案件情況立場的備忘錄<sup>380</sup>。首先，俄羅斯就本案衝突之背景進行了回顧，主要著重在衝突發生前的2016年、2018年間烏克蘭的挑釁往例<sup>381</sup>，以及衝突當下之事實經過及俄羅斯之後續處理和反應<sup>382</sup>。接下來俄羅斯即主要著重論述(1) 本案應以「軍事例外」排除強制爭端解決程序之適用、(2) 烏克蘭立場反覆、(3) 烏克蘭違反《公

<sup>377</sup> *Id.* at para 43.

<sup>378</sup> Note verbale from the Embass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of 30 April 2019, ITLOS, [https://www.itlos.org/fileadmin/itlos/documents/cases/case\\_no\\_26/NVRF\\_2019.04.30.pdf](https://www.itlos.org/fileadmin/itlos/documents/cases/case_no_26/NVRF_2019.04.30.pdf).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379</sup> Article 90(3), Rules of the Tribunal,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The Tribunal shall take into account any observations that may be presented to it by a party before the closure of the hearing.

<sup>380</sup> Memorandum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f 7 May 2019, ITLOS, [https://www.itlos.org/fileadmin/itlos/documents/cases/case\\_no\\_26/Memorandum.pdf](https://www.itlos.org/fileadmin/itlos/documents/cases/case_no_26/Memorandum.pdf).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381</sup> *Id.* at para 10-11.

<sup>382</sup> *Id.* at para 12-23.

約》第 283 條交換意見之義務、(4) 欠缺《公約》第 290 條第 5 項之「緊急性要件」以及(5)有臨時措施本案預斷之危險(Pre-judgment of the merits of the case)。

首先就(1)本案應以「軍事例外」排除強制爭端解決程序之適用之部分，俄羅斯備忘錄第 27 段提到，俄羅斯與烏克蘭皆針對公約第 298 條就第 15 部分有關軍事活動相關爭端進行了限制<sup>383</sup>，且本案毋庸置疑由烏克蘭海軍艦艇、軍人入侵俄國領海所構成，整起事件實為明顯的軍事活動<sup>384</sup>。詳言之，三艘烏克蘭海軍艦艇分別為烏克蘭海軍的軍艦以及軍用輔助艦並由烏克蘭海軍人員所控制，在軍艦上由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查獲的武器包含：機槍、自動榴彈發射器、高爆彈、手榴彈以及刺刀等<sup>385</sup>。而俄羅斯之軍事人員則來自俄羅斯聯邦安全局邊防軍海巡隊(БОХР ПС ФСБ России)，係依俄羅斯國安相關法律所組建<sup>386</sup>，隸屬於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轄下之單位。而俄羅斯聯邦安全局邊防軍旨在守護和捍衛俄羅斯之國土邊疆，必要時則會適用武器和軍事設備<sup>387</sup>。簡言之，俄羅斯聯邦安全局邊防軍行使軍事職能，保衛俄羅斯國家邊界，近似於武裝部隊。此外，本案之衝突亦有俄羅斯聯邦正規軍之參與，如烏克蘭海軍尼克波爾號裝甲炮艇係被隸屬俄羅斯國防部之卡-52 戰鬥直升機所阻截，而隸屬於俄羅斯海軍黑海艦隊的反潛護衛艦(corvette ASW)蘇斯達列茨號亦參與行動<sup>388</sup>。俄羅斯隨後主張依南海仲裁案中仲裁庭之定義：「典型的軍事情狀」(“a quintessentially military situation”)係指「一方之軍事力量，與他方之軍事和準軍事力量的結合相互對立」(“involving the

---

<sup>383</sup> *Id.* at para 27, Russi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declares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98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it does not accept the procedures, provided for in section 2 of Part XV of the Convention, entailing binding decisions with respect to [...] *disputes concerning military activities, including military activities by government vessels and aircraft*”; Ukraine: “Ukraine declare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98 of the Convention, that it does not accept,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by specific international treaties of Ukraine with relevant States, the compulsory procedures entailing binding decisions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 *disputes concerning military activities.*”

<sup>384</sup> *Id.* at para 28-29.

<sup>385</sup> *Id.* at para 29, citing FSB of Russia official website, “On the unlawful actions of the vessels of the Naval forces of Ukraine in the Russian territorial sea”, 27 Novemb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www.fsb.ru/fsb/press/message/single.htm%21id%3D10438317%40fsb Message.html](http://www.fsb.ru/fsb/press/message/single.htm%21id%3D10438317%40fsb%20Message.html).

<sup>386</sup> Federal Law No. 40-FZ “On the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3 April 1995, Article 16.1.

<sup>387</sup> Resolution No. 80 of 24 February 2010.

<sup>388</sup> Memorandum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f 7 May 2019, para. 29.



military forces of one side and a combination of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forces on the other, arrayed in opposition to one another”）的情形<sup>389</sup>。本案中雙方至少有一部分的正規軍事力量參與衝突，如烏克蘭海軍以及俄羅斯戰鬥直升機及黑海艦隊；又亦有準軍事力量於其中，並兩軍相互對立。依照前述仲裁庭的意見本案應屬於典型之軍事情狀。

俄羅斯隨後於備忘錄中說明，本案之法律定性為「軍事活動」並非其一家之言，換言之，烏克蘭在尋求國際海洋法庭及仲裁庭等第三方法律機構以解決爭端之前，亦表明此事件為「軍事事件」。如在 2018 年 11 月 26 日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會議<sup>390</sup>，烏克蘭曾表示「俄羅斯軍事艦艇被給予命令以攻擊」、「依照大會第 3314 (XXIX) 號決議之附件第 3 (d) 條，一國之武裝部隊對他國之陸地、海上或空中部隊或海空艦隊之攻擊係屬侵略行為」與「我們（烏克蘭）準備用以且可行手段行使《憲章》第 51 條規定之自衛權」；烏克蘭在後續與俄羅斯之官方來往中亦表示<sup>391</sup>：「2018 年 11 月 25 日，在俄羅斯海軍艦艇和特種部隊在黑海的烏克蘭領海與專屬經濟區發動武裝攻擊後，船員遭到俘虜（*were taken as prisoners of war*）」、「（烏克蘭）大使館要求俄羅斯官方告知，在前述軍事事件（*military incident*）受傷之烏克蘭海軍軍人之下落<sup>392</sup>」；烏克蘭國家安全與國防委員會在 2018 年 11 月 26 日向烏克蘭總統請求實施軍事戒嚴（後烏克蘭總統亦實施），其理由以「俄羅斯聯邦對烏克蘭武裝部隊海軍艦艇採取之行動，造成嚴重後果，構成武裝侵略罪（*crime of armed aggression*）」<sup>393</sup>；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會議上烏克蘭之官方聲明略以：「依照國際公約，烏克蘭認定俄羅斯於 2018 年 11 月 25 日對

<sup>389</sup> *Id.* at para 30, citing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The Republic of Philippines v.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ward, 12 July 2016, para. 1161.

<sup>390</sup> *Id.* at para 32, citing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8410th meeting, UN Doc. S/PV.8410, 26 November 2018, pp. 10, 12, available at <https://undocs.org/en/S/PV.8410>

<sup>391</sup> *Id.* at para 32, b.

<sup>392</sup> Note Verbale of the Embassy of Ukraine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o. 6111/22-012-0135, 28 January 2019

<sup>393</sup> Decree of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No. 390/2018 dated 26 November 2018 “On the decision of 26 November 2018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Council of Ukraine on the Emergency Measures on Safeguarding State Sovereignty and Independence of Ukraine and Introduction of Martial Law”

烏克蘭海軍艦艇採取的行動是武裝侵略行為……」、「我們提醒侵略國，烏克蘭享有《聯合國憲章》所載之固有自衛權」<sup>394</sup>、「俄羅斯海軍攻擊烏克蘭艦艇，依照1974年大會決議，一國武裝部隊對他國武裝部隊的攻擊構成侵略行為」<sup>395</sup>；2018年11月26日烏克蘭向歐洲人權法院提出臨時措施之請求，表示：「俄羅斯戰鬥之直升機向烏克蘭艦艇發起了攻擊」、「烏克蘭海軍軍人在武裝戰鬥後被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海軍司令部執行任務時被俘虜」、「俄羅斯當局應依《日內瓦第三公約》將其視為戰俘，並給予戰俘待遇」<sup>396</sup>；設在基輔的烏克蘭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檢察官辦公室表示，依照烏克蘭刑法第437條關於「計畫、準備、發起或發動侵略戰爭」，即在刑事訴訟調查程序前，已記錄俄羅斯涉嫌侵略戰爭行為<sup>397</sup>；最後烏克蘭總統在2019年3月21日與4月3日授予所有軍人勳章，並表彰其等於軍事任務中的勇氣和無私表現<sup>398</sup>。以上，似乎俄羅斯想表達的是，烏克蘭於衝突事件發生時亦自認為係屬於「軍事事務」，由此觀之，時候以「非軍事活動」而係「執法行為」作為理由向國際海洋法法庭提起臨時措施之聲請，前後矛盾。

俄羅斯更進一步指摘烏克蘭違反《公約》第283條交換意見之義務，是以俄羅斯於衝突發生十日內提供書面請求答覆時，烏克蘭未實質與俄羅斯進行有效對話等等，似乎《公約》第283條第1款之要件未得到滿足，使本案欠缺初步管轄權（*prima facie jurisdiction*）<sup>399</sup>。

<sup>394</sup>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Ukraine official website, “Statement by the delegation of Ukraine on the latest Russia’s act of unprovoked armed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26 Novemb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s://mfa.gov.ua/en/news-feeds/foreignoffices-news/68971-zajava-delegaciji-ukrajini-shhodo-aktu-nesprovokovanoji-zbrojnoji-agresiji-rosiji-proti-ukrajini>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395</sup>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fficial website, “Statement by H.E. Mr. Pavlo Klimkin,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of Ukraine, at the 25th Meeting of the Ministerial Council of the OSCE (Milan, 6 December 2018)”, 6 December 2018, <https://www.osce.org/whoweare/405560?download=true>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396</sup> Ukraine’s application before the ECtHR No. 55855/18 dated 7 January 2019.

<sup>397</sup> Prosecutor’s Office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official website, “The Prosecutor’s office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launched pre-trial investigation into violations of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war with regard to PoW-Ukrainian navy men by the occupation authorities”, 27 November 2018, [https://ark.gp.gov.ua/ua/news.html?\\_m=publications&\\_c=view&\\_t=rec&id=241078](https://ark.gp.gov.ua/ua/news.html?_m=publications&_c=view&_t=rec&id=241078).

<sup>398</sup> Decrees of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No. 83/2019 as of 21 March 2019 and No. 96/2019 as of 3 April 2019.

<sup>399</sup> Memorandum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f 7 May 2019, para. 36-37.

俄羅斯復更針對《公約》第 290 條第 5 項之「緊急性」要件提出質疑，<sup>400</sup>首先，烏克蘭經過四個月方才請求臨時措施，似乎不那麼緊急。再者，烏克蘭事實上已獲得臨時救濟：2018 年 11 月 26 日，烏克蘭在歐洲人權法院請求對俄羅斯發出臨時措施以救濟。當時烏克蘭主張應以臨時措施向烏克蘭軍人提供醫療援助，並要求俄羅斯提供健康狀況信息以及遣返烏克蘭軍人。2018 年 12 月 4 日歐洲人權法院隨即通過臨時措施命令要求俄羅斯「確保對需要治療的烏克蘭海軍俘虜進行適當醫療，尤其是可能已負傷者」(ensure that appropriate medical treatment is administered to those captive Ukrainian naval personnel who require it, including in particular any who may have been wounded)，俄羅斯隨後遵照該命令提供了救護。後烏克蘭於 2019 年 2 月 15 日向歐洲人權法院提出進一步的臨時措施命令，包括將烏克蘭軍人移轉回烏克蘭，惟歐洲人權法院拒絕了此一請求，理由正是烏克蘭之臨時措施救濟已被考慮，且臨時措施已採取<sup>401</sup>。

最後，俄羅斯於備忘錄中強調，「臨時措施不能就本案進行預斷」(A provisional measures request cannot prejudge the merits.)<sup>402</sup>。烏克蘭先於 2019 年 3 月 31 日依照《公約》第 287 條即附件七第 1 條提出仲裁庭之請求，復又於 2019 年 4 月 16 日向國際海洋法法庭提出臨時措施之請求。而仲裁庭主張第 26 段、第 31 段以及臨時措施請求之第 22 段、第 46 段皆請求：俄羅斯應釋放三艘烏克蘭艦艇以及 24 名烏克蘭軍人。意即，若此三艘烏克蘭軍艦以及該等軍人被釋放，俄羅斯將無從對以上軍艦以及軍人主張其他權利，蓋仲裁庭將失去管轄，而烏克蘭在本案中亦不必再繼續爭執<sup>403</sup>。按俄羅斯聯邦備忘錄中之說法，似乎國際海洋法法庭就釋放烏克蘭軍艦及軍人等問題，涉及仲裁庭之本案爭執，而若國際海

<sup>400</sup> *Id.*, para. 38-40.

<sup>401</sup> Letter from the ECtHR dated 19 February 2019.

<sup>402</sup> Memorandum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f 7 May 2019, para. 41, citing “*ARA Libertad*” (*Argentina v. Ghana*),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15 December 2012*, *ITLOS Reports 2012*, p. 350, para. 106; *The “Arctic Sunrise” Cas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v. Russian Federation)*,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22 November 2013*, *ITLOS Reports 2013*, p. 251, para. 100; “*Enrica Lexie*” (*Italy v. India*),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24 August 2015*, *ITLOS Reports 2015*, p. 204, para. 132.

<sup>403</sup> Memorandum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f 7 May 2019, para. 42.

洋法法庭受理本臨時措施之裁決，似有本案預斷之危險，而違反上述國際海洋法法庭對臨時措施本案預斷之禁止所建立之判決先例。

在開始審訊之前，法庭於 2019 年 5 月 9 日進行了初步評議，隨後 5 月 10 日，烏克蘭之代表在 2019 年 5 月 10 日的審訊中提交了最終訴求：烏克蘭請求法庭指示臨時措施，要求俄羅斯迅速採取以下措施：

a. 釋放烏克蘭海軍艦艇別爾季揚斯克號、尼克波爾號以及亞內卡普號並交還烏克蘭；

b. 中止對 24 名被拘留的烏克蘭軍人的刑事訴訟，並且不提起新的訴訟；以及

c. 釋放 24 名被居留的烏克蘭軍人，並允許他們返回烏克蘭。

法庭於 2019 年 5 月 25 日發佈命令，其中首先以「初步證據表明，關於《公約》解釋或適用之爭議似乎在提起仲裁程序之日就已經存在」<sup>404</sup>。緊接着，法庭談論到本案雙方聚焦之仲裁庭管轄權爭議問題，意即，依照《公約》第 298 條第 1 (b) 款，俄羅斯與烏克蘭所作出之與軍事活動所涉爭端有關之聲明，是否使本案爭端被排除與附件七規定之仲裁庭管轄範圍之外？法院將本程序爭點限縮至：本案提交給附件七仲裁庭之爭端是否涉及軍事活動<sup>405</sup>？而法院對是否涉及軍事活動，或本案僅屬於執法行為之判斷，首先提出三點注意，即「就軍事活動與執法活動之區分不能僅憑事件中所涉者為海軍艦艇或執法船隻」、「就軍事活動與否之判斷亦不能僅取決於爭端雙方對該事件之片面定性」<sup>406</sup>以及「該區分必須基於對所涉活動性質進行客觀評價，並考慮個案之相關情況」<sup>407</sup>。

法院之結論先就程序面表明「初步證據顯示附件七仲裁庭對本案之爭端具有管轄權」<sup>408</sup>，再審查了烏克蘭所主張權利之合理性，並以「烏克蘭按《公約》第

<sup>404</sup> Order of 25 May 2019, 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at para. 45.

<sup>405</sup> *Id.*, at para. 63.

<sup>406</sup> *Id.*, at para. 64-65.

<sup>407</sup> *Id.*, at para. 66.

<sup>408</sup> *Id.*, at para. 90.

32、58、95 以及 96 條主張之權利係屬合理」<sup>409</sup>。

就附件七仲裁庭對本案爭端是否有管轄權，法庭自三個要件進行分析，並認為「初步證據表明，《公約》第 298 條第 1 (b) 款不適用於本案」<sup>410</sup>。首先，表面上而言，「導致扣押的根本爭端與烏克蘭海軍艦艇通過克赤海峽有關」<sup>411</sup>，且「很難斷言海軍艦艇之通過本身即屬於軍事活動」<sup>412</sup>；第二，「爭端的核心其實應為雙方當事國對克赤海峽之通過制度之解釋不同」<sup>413</sup>，而此種爭端並不當然具備軍事性質 (a dispute is not military in nature) <sup>414</sup>；第三，就事實層面而言，依照事件中俄羅斯對烏克蘭艦艇使用武力之背景及事件先後順序，「似乎實在執法行動中使用武力而非軍事行動中使用武力」<sup>415</sup>，意即，「俄羅斯聯邦逮捕和扣留烏克蘭海軍艦艇實在執法行動中發生的」<sup>416</sup>，且「隨後俄羅斯對烏克蘭軍人之訴訟進一步證實其執法性質」<sup>417</sup>。

法院隨後就臨時措施進行裁決，認為「在附件七之仲裁庭組成與運作之前，烏克蘭之權利有受到不可彌補之損害之實質且緊迫之風險」，且「鑑於急迫之情勢，須依照《公約》第 290 條第 5 款規定臨時措施」<sup>418</sup>。法院並指出，依照《公約》第 29 條之定義，軍艦為「其旗幟所代表國家主權之展現」，「任何影響軍艦豁免之行動皆對一國之尊嚴及主權造成嚴重損害，並可能破壞其國家安全」<sup>419</sup>。

法院最後認定，在附件七之仲裁庭作出仲裁結果之前，國際海洋法法庭依《公約》第 290 條第 5 款應規定下列臨時措施：

- a. 俄羅斯聯邦應立即釋放烏克蘭海軍艦艇別爾季揚斯克號、尼克波爾號以

---

<sup>409</sup> *Id.*, at para. 97.

<sup>410</sup> *Id.*, at para. 77.

<sup>411</sup> *Id.*, at para. 68.

<sup>412</sup> *Id.*

<sup>413</sup> *Id.*, at para. 72.

<sup>414</sup> *Id.*

<sup>415</sup> *Id.*, at para. 74.

<sup>416</sup> *Id.*, at para. 75.

<sup>417</sup> *Id.*, at para. 76.

<sup>418</sup> *Id.*, at para. 113.

<sup>419</sup> *Id.*, at para. 110., see “*ARA Libertad*” (*Argentina v. Ghana*),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15 December 2012, ITLOS Reports 2012, p. 332, at p. 348, para. 94)

及亞內卡普號並交還烏克蘭<sup>420</sup>；

b. 俄羅斯聯邦應立即釋放被居留之 24 名烏克蘭軍人，並允許彼等返回烏克蘭<sup>421</sup>；

c. 烏克蘭和俄羅斯聯邦應避免加劇提交仲裁庭之爭端之行動<sup>422</sup>。

法庭最後要求，烏克蘭與俄羅斯聯邦必須與 2019 年 6 月 25 日前各自項法庭提交初次報告，並授權庭長在雙方提交報告後得請求雙方進一步提供其認為所需的報告及資料。之後烏克蘭於 2019 年 6 月 25 日提交了初次報告，並於 2019 年 6 月 26 日提交了補充報告。俄羅斯聯邦同時於 2019 年 6 月 25 日提交報告。烏克蘭之後又分別在同年 8 月 13 日、9 月 18 日和 11 月 29 日提交有關本案之來文，俄羅斯聯邦則於 2019 年 9 月 16 日與 11 月 22 日提交有關本案之普通照會。至此，大致本案之爭端程序於 2019 年結束。就本案之烏克蘭軍人，9 月 7 日，俄羅斯釋放彼等回國，並且在 11 月 18 日，俄羅斯歸還所扣烏克蘭軍艦。

仲裁庭對於暫時性措施命令的判決，至少主要基於三個理由：首先，表面上而言，「導致扣押的根本爭端與烏克蘭海軍艦艇通過克赤海峽有關<sup>423</sup>」，且「很難斷言海軍艦艇之通過本身即屬於軍事活動」<sup>424</sup>；第二，「爭端的核心其實應為雙方當事國對克赤海峽之通過制度之解釋不同」<sup>425</sup>，而此種爭端並不當然具備軍事性質（a dispute is not military in nature）<sup>426</sup>；第三，就事實層面而言，依照事件中俄羅斯對烏克蘭艦艇使用武力之背景及事件先後順序，「似乎實在執法行動中使用武力而非軍事行動中使用武力」<sup>427</sup>。換言之，仲裁庭主要以「爭端核心是通過制度」，以及「該武力使用及整體行為屬於執法範疇」作為其理論架構。而案件本身的核心，即是在於「臨時措施」的程序性爭點，即本案仲裁庭是否確具備

<sup>420</sup> *Id.*, at para. 116.

<sup>421</sup> *Id.*, at para. 118.

<sup>422</sup> *Id.*, at para. 120.

<sup>423</sup> *Id.*, at para. 68.

<sup>424</sup> *Id.*

<sup>425</sup> *Id.*, at para. 72.

<sup>426</sup> *Id.*

<sup>427</sup> *Id.*, at para. 74.

了初步管轄權 (*prima facie* jurisdiction)。進一步說明，俄羅斯與烏克蘭皆針對公約第 298 條就第 15 部分有關軍事活動相關爭端進行了限制<sup>428</sup>，是否俄羅斯與烏克蘭就本案應該屬於仲裁庭不具備管轄權的例外？以下將簡要綜合仲裁庭法官對本案的協同意見、其他意見以及不同意見、學說見解及本文見解進行說明。

本文認為，仲裁庭無，且不應有本案的仲裁管轄權。本文主要從四個角度出發進行說明，前兩點主要說明本案無管轄權的理由，後二者主要說明本案不應又管轄權的理由。第一即是「本案應屬於軍事活動應排除之例外」，第二則以「本案有預斷風險」；第三就「國家主權」之意涵出發進行說明，第四則是以「功能最適理論」出發探討如何更有效解決本案紛爭。

首先本案「應屬於軍事活動」，而應該屬於《海洋法公約》第 298 條第 1 項 b 款的例外，而得以排除仲裁庭的管轄。理由主要有二點，第一「文義上本案應『關於軍事行動』」、第二「本案難謂不當然具備軍事性質 (a dispute is not military in nature)」。

首先自「關於軍事行動」的文義出發，若按《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對條約解釋的一般原則，解釋《海洋法公約》第 298 條 1 項 b 款所謂「關於軍事活動」(concerning military activities)之條文。「關於」應可以被解釋為「與……有關」、「影響……」或「對……而言很重要」，換言之，只要與「軍事活動相關」的爭端，應皆可被《海洋法公約》第 298 條所排除<sup>429</sup>。就本案而言，烏克蘭軍艦前往馬里烏波爾軍港執行換防任務當然也與軍事活動有關<sup>430</sup>。軍事部隊的調動，或部署 (deployment)，其相當程度上確實與軍事活動有關。不同軍事部隊進行調

---

<sup>428</sup> *Id.* at para 27, Russi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declares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98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it does not accept the procedures, provided for in section 2 of Part XV of the Convention, entailing binding decisions with respect to [...] *disputes concerning military activities, including military activities by government vessels and aircraft*”; Ukraine: “Ukraine declare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98 of the Convention, that it does not accept,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by specific international treaties of Ukraine with relevant States, the compulsory procedures entailing binding decisions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 *disputes concerning military activities*.”

<sup>429</sup> *Id.* at 149.

<sup>430</sup> *Id.*

動，派遣，絕非無其背後的軍事意涵，亦必定與軍事相關。常見的軍隊力量的調動，可能包含許多軍事上的意義，例如美軍「派遣 B-52 和 B-1 轟炸機，『洛杉磯』級核子攻擊潛艇，和 AGM-86 巡弋飛彈等進駐關島」，即被認為是「強化了在東亞地區的海空力量」、「因應北韓和臺海可能危機有關，以達勸阻(dissuade)、嚇阻(deter)、乃至於打敗(defeat)目標」<sup>431</sup>。而本次在克里米亞半島被俄國兼併後，烏克蘭派遣三艘海軍軍艦試圖進入俄羅斯實際掌控的克里米亞半島所控之克赤海峽，姑且不論烏克蘭真實意圖，就俄羅斯的立場與角度，應可以簡單推斷其想要「強化」在克里米亞半島或亞速海的「海(空)力量」，以達「勸阻」俄羅斯軍隊不應冒進、「嚇阻」俄軍或在必要時動用此三艘軍艦以「打敗」目標的意涵。如前述，俄羅斯雖控制克赤海峽，但並非決然禁止任何船隻通過。然而當時(2018年)在頓巴斯戰爭(2014年~2022年)的背景下，兩軍<sup>432</sup>對峙的情況下，烏克蘭此時在臨近地區加派海軍力量，而非單純只是烏克蘭民船通過，從此角度來看，很難說調派海軍進入克赤海峽的行為與「軍事活動」毫無關聯。

第二「本案難謂不當然具備軍事性質(a dispute is not military in nature)」，仲裁庭在判決臨時措施時指出，「爭端的核心其實應為雙方當事國對克赤海峽之通過制度之解釋不同」<sup>433</sup>，而此種爭端並不當然具備軍事性質<sup>434</sup>。雖然 Kittichaisaree 法官認為，「個別案件的性質可能是『軍事活動』與『執法行為』的融合」<sup>435</sup>。Lucky 法官也認為此情況可能同時屬於軍事活動或執法行為<sup>436</sup>。但是本文認為本案即便不屬於是全然的軍事衝突，亦至少帶有明顯的軍事色彩。本案裁決庭卻

<sup>431</sup> 丁樹範(2004)，〈美國調整全球軍事部署之意涵〉，《展望與探索》，第2卷第9期，頁3-4。

<sup>432</sup> 俄羅斯未承認直接參與頓巴斯戰爭，但俄軍實際掌握頓巴斯地區。可參考 PACE officially recognizes occupied areas in Donbas as "effectively controlled" by Russia, <https://www.unian.info/politics/10092899-update-pace-officially-recognizes-occupied-areas-in-donbas-as-effectively-controlled-by-russia.html>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433</sup> *Order of 25 May 2019, 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at para. 72.

<sup>434</sup> *Id.*

<sup>435</sup> *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Declaration of Judge Kittichaisaree*, para. 4.

<sup>436</sup> *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Gao*, para.21.





認為，因其背景或爭端核心是「執法活動」，故凡在此下的武力衝突皆不屬於「軍事活動」，難以令人信服。本文以為，一個國家對外發生行為，其所內含的意圖 (intension), 和外顯採取的手段 (measure) 應隔離觀察。爭端的核心無論是什麼，就爭端解決、平息或遏制的角度，或上升至保護和平價值的立場，皆應是避免任何國家採取軍事武力作為手段。即觀察的角度應是外顯的事件中所展現的客觀情狀，是否具備軍事性質，而非斷然僅以爭端核心作為判斷理由，因為爭端的核心往往不存在所謂真正的軍事性質。若依照仲裁庭的邏輯邏輯，二戰初期德軍入侵波蘭 (Invasion of Poland)，其爭端的核心其實是「但澤自由市主權歸屬問題和波蘭走廊劃界問題<sup>437</sup>」，這樣的解釋只能一再姑息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再者，仲裁庭或許忽略了「軍艦」本身所帶有，與生俱來的「軍事性質」。若以 Kolodkin 法官的說法詮釋，當一個國家轉移其軍艦 (shipping of warships)，至少形式上即屬於軍事活動<sup>438</sup>。軍艦在無害通過權的無害性要件上，一直為眾多國家 (主要是非海權國家) 所爭執，即軍艦本身所承載的武力本質意涵即屬於對該通行海域的「非無害性」。進一步言之，對高之國法官在他的其他意見書中亦表示，對海軍艦艇開火射擊，應等於對一個有其旗幟飄揚的艦艇的主權國家使用武力。這樣的重要因素應被認定是「軍事活動」<sup>439</sup>，且足以將原先的執法任務轉化成為一個軍事活動的情境之中<sup>440</sup>。特別是針對違反外國軍艦豁免權的執法措施，在一定的激烈程序下，應被視為具有軍事性質<sup>441</sup>。換言之，在軍艦本身帶有國家主權所賦予的豁免權的情況下，一國軍艦遭受他國的武力攻擊，很難說該行為的性質不帶有侵犯他國主權的軍事性。而本案仲裁庭似乎過度擴大了自己的管轄權，將原

---

<sup>437</sup> Reply of the German Chancellor to the Communication of 28 August 1939, from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No. 78., <https://avalon.law.yale.edu/wwii/blbk78.asp>

<sup>438</sup> 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Kolodkin, paragraph 9.

<sup>439</sup> Yen-Chiang Chang, Xinxiang Shi, *Order of Provisional Measures in Ukraine versus Russia and Mixed Disputes concerning Military Activities*, 1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282(2020).

<sup>440</sup> 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Kao, para. 4.

<sup>441</sup> Yen-Chiang Chang, Xinxiang Shi, *supra* note 439, at 287.

先不屬於管轄範圍的軍事活動也納入<sup>442</sup>。似乎試圖透過解釋俄羅斯後續對烏克蘭船員的逮捕和訴訟將「軍事活動」下降至「執法行爲」，只爲了對本案進行管轄。然而本文認爲這樣解釋在邏輯上較爲牽強，就觀念上應該就俄羅斯前期的主張加以駁斥而非採之作爲本案性質的判斷，蓋兩國軍艦由執法演變成武力衝突可以想見，卻難以想像兩個武裝主體從軍事衝突中下降至執法行爲，也就是說本文認爲「執法」和「軍事」行爲之轉換屬於一個單向層升的概念，即執法行爲可能轉變爲軍事衝突，但很難想像整體的軍事衝突會下降爲執法行爲。或許有主張本案俄羅斯船艦中有包含「綠寶石號巡邏艦」，應屬於形式意義上執法單位而非嚴格意義上軍事單位。但事實上就海軍的特色而言，世界上各國海岸巡防系統的艦隻多有支援海軍軍事力量者<sup>443</sup>。更何況在後續的衝突中，俄羅斯甚至出動卡-52戰鬥直升機，且應難以就單一船隻的軍事色彩較淡否定事件的軍事活動性質。

有學者主張應擴大解釋「軍事活動」，即限縮仲裁庭的管轄，主要因爲「軍事活動」之概念包含「應對國家的國家安全利益免受外部武裝威脅」此一敏感性質。就軍事活動的作用、範圍和性質究竟爲何，應由各國自行決定<sup>444</sup>。換言之，軍事活動本質上「涉及國家對該活動的意圖和目的」的評估<sup>445</sup>。另有學者主張應至少判斷行爲主觀當時雙方的目的和對行爲的認定<sup>446</sup>、該執法事件的當事方武裝力量是否超出一般執法的水平，以及受武力攻擊的對象<sup>447</sup>。如以本案爲例，就雙方當時主觀目的而言，烏克蘭之所以憤慨難平，很大部分原因來自於彼時被俄羅斯扣押的是懸掛烏克蘭旗幟的軍艦，又當時烏克蘭軍艦正在執行換防任務。而俄羅斯之所以敏感，即來自對烏克蘭軍艦的不安。這樣的憤慨和不安，事實上

---

<sup>442</sup> Peng Yang,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ilitary Activities under the UNCLOS in the Kerch Strait Incident*, 2020 CHINA OCEANS LAW REVIEW, 147 (2020).

<sup>443</sup> 張愷致 (2020), 〈海洋法公約「軍事活動」管轄例外條款研析——論克赤海峽爭端案及中菲南海爭端之分歧〉, 臺灣海洋法學報, 28 期, 頁 14。

<sup>444</sup> Yurika Ishii, *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ITLOS)*, 58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1148 (2019).

<sup>445</sup> 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Gao, para. 38.

<sup>446</sup> Peng Yang, *supra* note 442, at 152,153.

<sup>447</sup> Yen-Chiang, Chang Xinxiang Shi, *supra* note 439, 285.

都是對「國家的國家安全利益（含軍事利益）免受外部武裝威脅」敏感的展現。無論《海洋法公約》基於什麼樣的理由在 298 條設立了排除管轄權的例外，若以避免敏感的主權國家議題進入司法審判，本案在主觀上很難不被解釋進入「軍事活動」的範疇。當事方的武裝力量顯然超越執法範圍，並且有砲擊的武力使用，且武力攻擊的對象屬於懸掛另一主權國家旗幟的軍事艦艇。再者，仲裁庭的認定似乎也不符合先前仲裁判決的論述邏輯。依南海仲裁案中仲裁庭之定義：「典型的軍事情狀」（“a quintessentially military situation”）係指「一方之軍事力量，與他方之軍事和準軍事力量的結合相互對立」（“involving the military forces of one side and a combination of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forces on the other, arrayed in opposition to one another”）的情形<sup>448</sup>。本案中烏克蘭的軍艦和俄羅斯的軍艦都是屬於雙方國防力量的武裝部隊，所承載的主權意涵和國家安全意涵不言而喻，換言之本案若依照仲裁庭的定義，是屬於「烏克蘭的軍事力量與俄羅斯軍事力量的互相對立」，必然屬於「典型的軍事情狀」，即便是再限縮的解釋也無法將此種情狀的呈現排除。

本文對臨時措施的臨時裁決的另一個疑義即是，案件確有「本案預斷」的風險。臨時措施應該旨在保護當事方在爭端作出最終決定之前的權利。意即，法庭應確保雙方的權利得到平等保護，限縮在條文的解釋，而不應預先判斷該整體活動的性質本身<sup>449</sup>。本案的爭端核心與其說是克赤海峽的通過制度，不如說是對於通過制度的爭議後所造成，對烏克蘭軍人的拘禁以及軍艦的扣留（detain）。然而若本案是以武裝衝突或頓巴斯戰爭延續的正規軍戰役的角度，對烏克蘭軍人而言其身分即是戰俘，而是否釋放戰俘則涉及其它非平時海洋法的問題。會討論釋放戰俘本身，即已對本案的事件定性做了決定。進一步觀察，本案中烏克蘭主張請求法庭命令：（1）俄羅斯應釋放烏克蘭艦艇別爾季揚斯克號（Бердянськ）、尼

<sup>448</sup>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The Republic of Philippines v.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ward, 12 July 2016, para. 1161.

<sup>449</sup> Yurika Ishii, *supra* note 444, at 1148.

克波爾號 (Нікополь)，以及亞內卡普號 (Яни Капу) 並交還給烏克蘭方；(2) 對被拘捕的 24 位烏克蘭軍人停止一切形式程序及一切新的後續程序；(3) 釋放該被拘捕的 24 為烏克蘭軍人並容許他們回到烏克蘭<sup>450</sup>。若釋放烏克蘭軍人暨軍艦係屬烏克蘭在本案提出的主要請求，即本案核心爭點。仲裁庭若以「臨時措施」的裁決決定俄羅斯應釋放烏克蘭軍人與軍艦，似乎本案的爭點也隨之解決。換言之，本案臨時措施中的一大問題即是，臨時措施的決定，俄羅斯若秉照辦理，則後續任何對本案的訴訟將失去其意義，因爭端已經經過臨時措施所解決。若案件的爭端尚未進入本案程序，僅在前階段的臨時程序及臨時措施即化解者，謂之本案預斷。故本文對仲裁庭徑直裁決釋放烏克蘭軍人與軍艦就程序的觀點而言持有較大的疑問。

除了仲裁庭本身的決斷外，俄羅斯與烏克蘭在本案中雙方的態度也是相當詭譎多變。同本文前述，俄羅斯先以烏克蘭海軍違反其海域管轄相關「內國法」，並以「刑事拘捕」的行使將船隻和海軍成員扣留；而後卻丕變，認定本案屬於軍事衝突，並非一般的執法行為，試圖將本案劃出仲裁庭的管轄範圍。反之，烏克蘭在本案中先高舉受侵略者的大旗，嚴厲斥責俄羅斯意圖戰爭的罪行；而隨後卻控仲裁庭以俄羅斯無故扣留其船員，且認定本案非屬「軍事活動」。至此，可以看出雙方對本案的事件定性是模稜兩可的，就兩種不同的定性，軍事或非軍事，都有說服自己或試圖說服他方的理由。雖然理由不一定沿着相同的脈絡，但似乎對無論軍事或非軍事的情狀定性，雙方對彼此的看法和結論在不同的時空下確有重疊。本文以為，在發現雙方的論述都有不一致時，是否皆考量或皆不考量先前爭端方的論述是有選擇的。但是做出這樣的選擇並不容易，皆考量會造成論述上的矛盾導致對本案雙方主觀的定性陷入僵局而無解，都不考慮亦不現實，即國家主觀上對本案的觀察和動機是定性的一大重要因素。然而法庭對於俄羅斯和烏克

---

<sup>450</sup> Request of Ukraine for the prescription of provisional measures under article 290, paragraph 5,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f 16 April 2019, para 22, ITLOS, [https://www.itlos.org/fileadmin/itlos/documents/cases/26/C26\\_Request\\_of\\_Ukraine\\_for\\_Provisional\\_Measures.pdf](https://www.itlos.org/fileadmin/itlos/documents/cases/26/C26_Request_of_Ukraine_for_Provisional_Measures.pdf) (last visited Jan.12,2023)

蘭雙方主張的採用權重似乎不平，對本案法官提出的反對意見而言，不應僅以俄羅斯後續的逮捕行為以決定俄羅斯的行為屬於執法<sup>451</sup>。然而就本文本案事件後續的考察，儘管烏克蘭簡稱本案屬於非法的執法行為，事後烏克蘭海軍司令伊戈爾·沃龍琴科海軍上將向軍人授獎並授予軍銜<sup>452</sup>。此種偏頗的裁決較難讓觀者信服。


《海洋法公約》自其誕生之日起，如前述，即承載了約束儘量多的國家為目的，然而作為一多邊協定，要爭取最大的拘束效能必定需要儘量多的國家支持，需要儘量多的國家支持也必然要提供一些轉寰的餘地，意即對部分事項向各個簽約國進行讓步協商。具體而言，即犧牲部分事項而換取大部分國家對絕大部分條文的認同進而參與，以使得法條本身具有其拘束意義。《海洋法公約》第 298 條第 1 項 (b) 款的意義即在於，對於少部分最爭議的事項，與海洋法公約的爭端解決機制脫鉤，如海洋劃界及軍事活動。《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就本款的簽署聲明免於管轄，必有其動機及期待，以國家主權至上的立場不接受仲裁庭的介入。烏克蘭與俄羅斯都認同了《海洋法公約》如此的「讓步」。然本案如此的解釋判斷可能使得「執法行為」大幅擴張，而使得各國對《海洋法公約》第 298 條的排除性聲明失去實質意義<sup>453</sup>。本文認為如此裁決或將衝擊其他國家對《海洋法公約》對其主權尊重的信賴，及條文本身的拘束性。

最後，若以功能最適理論的立場暨國際人道法的立場觀察本案，本文也有幾點觀察希望提出。平時海洋法與戰時國際法體系所側重的重點具有本質上的不同，兩個法體系下所最適合扮演的角色及立場也不相同。對於平時的海洋法秩序維護，和戰時的人道維持不能說互斥但也是涇渭分明，在訴訟上亦是如此。不同的事件定性應以不同的適合的法體系及爭端解決方式加以適用才能發揮最大的效果。若

<sup>451</sup> Ziyun Li, *Starting from the 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Vessels and Deriving Suggestions and Examining the Definition of Military Activities as Well as Three Possible Consequences*, 586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941 (2021).

<sup>452</sup> Lenta.ru, Освобожденных украинских моряков наградили, <https://lenta.ru/news/2019/09/07/nagrada/> (last visited Jan.12,2023)

<sup>453</sup> Peng Yang, *supra* note 442, at, 149.



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出發，似乎應當嚴肅對待每次衝突，特別是以較謹慎的態度審視國家間的武裝力量摩擦，儘可能的利用現有的國際談判機制，無論是以談判、斡旋，或是國際制裁的早日介入以平息紛爭，而不應為取得較為短視的近果，而姑息或忽視背後隱藏可能破壞世界和平安寧的危機。就本案而言，對烏克蘭軍人而言，適用「軍人」身分和「武裝衝突法體系」也是較為人道的做法。畢竟「軍人」不是「嫌犯（或罪犯）」。軍人肩負國家的使命，無論執行何種行動，皆是母國的法體系所賦予的權力和責任，軍人以執行軍事目標為己任，即便是戰俘也應享有其尊嚴；而嫌犯或罪犯在刑事法體系中同樣會受保護，但兩者的概念和國際法的保護密度確實有其不同。若查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僅能在第 55 條受調查的權利，第 66 條的無罪推定和第 67 條的被告人的權利找到對其的保護。且無外乎有關「以被告人通曉和使用的語文，迅速被詳細告知指控的性質、原因和內容」、「不得當拖延」等等。反觀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內瓦第三公約》（Third Geneva Convention），其中對戰俘的保護照顧之約束密度來得高得多，例如第 14 條「戰俘在一切情況下應享受人身及榮譽之尊重」、第 22 條「戰俘僅能拘禁於陸地上之場所而具有衛生與健康之保證者」、第 25 條「戰俘住宿之條件應也與同一區域內拘留國駐紮之部隊居住之條件同樣優良。上述條件應顧及戰俘之習慣與風俗，並絕不得有害其健康」、第 26 條「每日基本口糧在量，質，與種類上應足夠保持戰俘之健康及防止體重減輕或營養不足。戰俘所習慣之飲食亦應顧及」、第 27 條「服裝、內衣、及鞋襪應由拘留國充分供給戰俘，並應顧及拘留戰俘地區之氣候。拘留國繳獲之敵軍制服，若與氣候相適，應充作戰俘服裝之用」、第 38 條「拘留國應在尊重戰俘個人興趣之條件下，鼓勵戰俘之文化、教育、及娛樂、運動與遊戲活動。並應採取必要措施，供給適當之場所及必需之設備，以保證其實行」、甚至在第 60 條規定「拘留國應對所有戰俘按月墊發薪給，其數目應照以下所列折成該國貨幣……」對烏克蘭軍人而言，在此次本文看來確實是武裝衝突或頓巴斯戰爭的延續的角度

下，成為國際人道法體系下所保障的「戰俘」顯然是對其更有尊嚴的「選擇」。然而身為軍人，或身為人在某些情況下確實沒有選擇，如面對國家的訴訟利益前，可能更適合當作是「海域爭端下的他國轄下嫌犯」。故本案中或許裁決者及爭端雙方可以思考的是，在兩國局勢緊張的情況下，要忽視「軍事活動存在」這樣一頭房間裏的大象，還是為身在敵營的士兵着想，賦予其日內瓦公約體系所保護的權利。

綜上所述，無論從實體法「軍事活動」的解釋或者程序法上「本案預斷」的風險考量，甚至「功能最適理論」的法律適用角度觀察，都應對本案仲裁庭的倉促裁決保留疑問。然而仲裁庭的對本案的裁決精確性或許有待討論，但我們至少可以看出，即便仲裁庭是透過技巧性的論述試圖爭取初步管轄權，但確實達到了宏觀上維護對於國際法制度遵法性的目的<sup>454</sup>。

---

<sup>454</sup> See, Ion Galea, *The Interpretation of Military Activities, as an Exception to Jurisdiction: The ITLOS Order of 25 May 2019 in the 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21 ROMAN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9).

## 第六章 結論與展望

本文就烏克蘭與俄羅斯克赤海峽衝突事件的兩項主要國際法爭端進行了分析。從俄烏兩國複雜又源遠流長的民族、政治糾紛開始，到克里米亞半島事件，再到頓巴斯戰爭的爆發，為本案爭端的爆發拉開了序幕。就結論而言，本文未就克里米亞半島事件進行深入分析，僅對其來龍去脈用簡單的說明交代。在瞭解其複雜的背景歷史下，雖就克赤海峽海域之法律定性究為何仍難以立刻做出判斷，但不難瞭解其多重的可能性。在歷史性權利的脈絡下可能繼續適用共同內水，或屬於國際海峽的辯論中，本文參酌雙方在此事件中對海峽的詮釋，及對《海洋法公約》要件的涵攝，特別是烏克蘭事後在訴訟中引用大抵得認為其是屬於一海洋法上的國際海峽，本文亦認為烏克蘭軍艦本次的通過得適用國際海峽之海峽過境通行權。但必須注意的是，雖然本文在對克里米亞半島的法律定位上並未有做一個終局的決定，進而導致了解釋上的多元性。然而不論是依照 2003 年兩國所訂定的《有關亞速海和克赤海峽使用合作雙邊協定》、歷史性水域賦予海峽的共同內水性質、國際海峽制度下的國際海峽過境通行權、抑或是死巷型例外海峽的不得停止之無害通過權，烏克蘭軍艦都具有通過克赤海峽的合法權利，換言之，俄羅斯似乎不具備任何國際法上的理由阻止攔停烏克蘭的軍艦，遑論扣押其軍人或船隻。然而對本文而言，烏克蘭軍艦在頓巴斯戰爭過程中突入克赤海峽，試圖充沛其在亞速海的武裝力量此一大背景下，若是以「戰鬥的延續」進行觀察，俄羅斯就戰術或者戰略的目的對烏克蘭的軍艦進行開火、攔停甚至捕獲都有其立足之地。在不違法日內瓦公約體系的國際人道法揭示的原則下，應無因扣押烏克蘭軍人及軍艦違反戰時國際法的餘地。至此則衍生出另一個本文着眼的問題：烏克蘭於 2019 年 3 月 31 日依據公約第 287 條第 1 款 (c) 項請求爭端解決，並依公約第 288 條要求附件七之仲裁庭審理本案。烏克蘭有依公約第 290 條第 5 款請求國際海洋法法庭現行作成暫時性措施命令。仲裁庭最後作成暫時性措施命令 (臨時措施)，法院之結論先就程序面表明「初步證據顯示附件七仲裁庭對本案之爭端



具有管轄權」<sup>455</sup>，再審查了烏克蘭所主張權利之合理性，並以「烏克蘭按《公約》第 32、58、95 以及 96 條主張之權利係屬合理」<sup>456</sup>，裁決俄羅斯應立即釋放烏克蘭軍艦及軍人。本文則以仲裁庭認定為軍事活動之說理有其疑義，從文義解釋、軍事性質、南海仲裁案的觀點加以說明，另以國家主權意涵、軍艦本身的性質、功能最適理論、避免本案預斷風險、過度擴張管轄權和架空對仲裁庭管轄之保留，以及國際人道法對本案受扣留的烏克蘭軍人之照顧出發，認為本案仲裁庭應依照公約第 298 條 1 項 (b) 款排除對本案的管轄。

然而就此一問題，最新的法庭見解依然採取前述仲裁庭判斷的結果<sup>457</sup>。但進一步解釋公約第 298 條 1 項 (b) 款的「關於」(concerning) 一詞之適用應限縮「以軍事活動為主旨的爭端」(“those disputes whose subject-matter is military activities”)<sup>458</sup>，而本案爭端核心的逮捕行為是作為「拘留船隻和起訴船員的前奏」<sup>459</sup> (that arrest is the precursor to the detention of the vessels and the prosecution of their crews)，意即仍認為本案不適用「軍事活動」之排除例外。本文所注重的兩國之在克里米亞半島的敵對情形以及頓巴斯戰爭的情狀，仲裁庭表示「並不持立場表態，且僅將此等情狀作為判斷的前後背景而已」(These matters are outside the Arbitral Tribunal’s jurisdiction, and it takes no position on them. It simply refers to them as a matter of context)<sup>460</sup>。而與 2019 年仲裁庭裁決不同的地方是，2022 年的裁決將本案的衝突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兩國軍艦的對峙，仲裁庭承認其屬於公約第 298 條 1 項 (b) 款的軍事活動，而第二階段自烏克蘭軍艦試圖逃離，到被俄羅斯軍艦勒令停靠並登船拘捕，及第三階段俄羅斯對軍人的拘留與起訴則不屬於軍事活動<sup>461</sup>。總而言之，與 2019 年牽強的論述不同，2022 年的裁決進一步

<sup>455</sup> Order of 25 May 2019, 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at para. 90.

<sup>456</sup> *Id.*, at para. 97.

<sup>457</sup> Award on the Preliminary Objection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f June 27, 2022, Disput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and Servicemen.

<sup>458</sup> *Id.*, at para. 107.

<sup>459</sup> *Id.*, at para. 108.

<sup>460</sup> *Id.*, at para. 110.

<sup>461</sup> *Id.*, at para. 122-124.

細分出事件的三個階段，並就其所認為的核心：「對烏克蘭軍艦和軍人的拘留」不具備「軍事活動」，即不影響仲裁庭的管轄權。

至此本案爭端雙方的攻防轉換，及仲裁庭要求俄羅斯釋放烏克蘭軍人的論述過程值得我們細細品味。若我國將來遭遇類似的激烈海上衝突，將思考如何在對局勢的評估以及保護我國軍人等重要關鍵因子上評價，擬定最佳的訴訟策略或國際論述。然而，本文最大的願望仍是世界安寧，和平萬歲，戰爭和衝突永遠不應該被列為解決問題的選項，最無辜的都是與權利角力不着邊際的百姓。

## 參考書目

### 中文文獻



#### (一) 書籍

匹田剛 (2018),《俄語文法大全》。新北：臺灣廣廈有聲。

姜皇池 (2013)。《國際公法導論》，修訂 3 版。臺北：新學林。

姜皇池 (2018)。《國際海洋法 (上冊)》，修訂 2 版。臺北：新學林。

姜皇池 (2018)。《國際海洋法 (下冊)》，修訂 2 版。臺北：新學林。

#### (二) 期刊論文

丁樹範 (2004),〈美國調整全球軍事部署之意涵〉,《展望與探索》,第 2 卷第 9 期,頁 3-4。

封帥 (2014),〈悲劇的誕生：身份認同困境與克裡米亞的命運〉,《俄羅斯研究》,第 187 期,頁 10。

姜皇池 (1999)。〈由國際海峽制度論臺灣海峽與澎湖水道法律定位問題—基線劃定之可能與影響,兼論《領海法》相關條文〉,《臺大法學論叢》,28 卷 3 期,頁 89-178。

姜皇池 (2019)。〈論克赤海峽事件所涉部分國際法議題〉,《軍法專刊》,65 卷 4 期,頁 20-52。

張愷致 (2020)。〈海洋法公約「軍事活動」管轄例外條款研析——論克赤海峽爭端案及中菲南海爭端之分歧〉,《臺灣海洋法學報》,第 28 期,頁 1-24。

楊朋 (2020)。〈從刻赤海峽事件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軍事活動”之認定〉,《中華海洋法學評論》,第 33 期,頁 130-139。

顧志文 (2021)。〈由克赤海峽法律地位衝突論臺灣海峽通行權問題〉,《問題與研究》,60 卷 4 期,頁 139-181。

### 外文文獻

(一) 書籍

David Bederman, *International Law Frameworks* (3d ed. 2010) 226

Klein, Natalie, *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200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S Naval War College,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Navigation of Warships and Military*

*Aircraft Part I - Law of Peacetime Naval Operations: Chapter 2.* (1999). *Int'l L. Stud.*

*Ser. US Naval War Col.*, 73, 109-212.

Yoshifumi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401 (2012).

(二) 期刊論文

Alan E. Boyle, *Dispute Settlement and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Problems of Fragmentation and Jurisdiction*, 46 *INT'L & COMP. L.Q.* 37(1997).

Alisa Gdalina, *Crimea and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Questioning the Legality of Crimea's Secession from Ukraine Note*, 24 *CARDOZO J. INT'L & COMP. L.* 531(2015).

Anatoly Pronin, *Republic of Crimea: A Two-Day State Comment*, 3 *RUSS. L.J.* 133(2015).

Andriy Portnov, *Ukraine's Eurorevolution: Chronology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Maidan: A Ukrainian Revolution*, 53 *RUSSIAN POL. & L.* 6(2015).

Anna-Sophie Maass, *From Vilnius to the Kerch Strait: wide-ranging security risks of the Ukraine crisis*, 20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19).

Anton Bebiev, *Crimea and the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 15 *ROMANIAN JOURNAL OF EUROPEAN AFFAIRS* 35(2015).

Bing Bing Jia, *The Question of Jurisdiction in the 2019 Arbitration between Ukraine and Russia*, 19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21).

BorenZganec-Brajša Petrinec, Leon, *Passage through Straits Using as an Example Russian-Ukrainian Relations regarding the Sea of Azov Original Scientific Paper*, 174



POREDBENO POMORSKO PRAVO 39(2020).

Borys Babin, *Attempt of Annexation the Crimea and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Legal Aspects of Asymmetric Response*, 17 LEX PORTUS (2019).

BorysPleshko Babin, Eduard, *On the Issue of Restitution of Ukraine's Rights as a Coastal State in the Black Sea and the Sea of Azov Ukraine and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6 LEX PORTUS 22(2017).

Brad Fisher, *The Kremlin's Malign Legal Operations on the Black Sea: Analyzing the Exploitation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gainst Ukraine*, 5 KYIV-MOHYLA LAW AND POLITICS JOURNAL (2019).

Christian Marxsen, *The Crimea Crisis – An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 74 HEIDELBER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67(2014).

Christopher Greenwoo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Tadic Case Symposium: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Former Yugoslavia Comes to Age*, 7 EUR. J. INT'L L. 265(1996).

Christopher Mirasola, *Historic Waters and Ancient Title: Outdated Doctrines for Establishing Maritime Sovereignty and Jurisdiction*, 47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AND COMMERCE 29(2016).

David B Knight, *Territory and people or people and territory? Thoughts on postcolonial self-determination*, 6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5).

Diane A. Desierto, *China's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96 INT'L L. STUD. SER. US NAVAL WAR COL. 257(2020).

Dmytro Koval, *The Award concerning Jurisdiction in the Coastal State Rights Dispute between Ukraine and Russia: What Has Been Decided and What to Expect next*, 7 LEX PORTUS (2021).

Ihor Kabanenko, *The Kerch Strait Bridge: A New Threat to Regional Stability*, 14 EURASIA DAILY MONITOR (2017).



Ion Galea, *The Interpretation of Military Activities, as an Exception to Jurisdiction: The ITLOS Order of 25 May 2019 in the 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21 ROMAN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9).

Iryna Panchenko, *Problems of Delimitation of the Sea of Azov and the Kerch Strait The Legal System of Ukraine and International Law*, *Comparative Legal Studies*, 2020 LAW REV. KYIV U.L. 365(2020).

James Kraska, *The Kerch Strait Incident: Law of the Sea or Law of Naval Warfare?* (EJIL:Talk! 2018).

John Panina-Burke Burke, Svetlana, *The Reunification of Crimea and the City of Sevastopol with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pecial Issue: Third Anniversary of the Referendum in Crimea*, 5 RUSS. L.J. 29(2017).

Lawrence Hill-Cawthorne, *International Litigation and The Disaggregation of Disputes: Ukraine/Russia as a Case Study*, 68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2019).

Lori Fisler Damrosch,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UNCLOS Compulsory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Implication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for U.S. Ratification of UNCLOS*, 110 AJIL UNBOUND (2016).

Michael Whit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Provisional Measures)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Case No 26, 25 May 2019) Case Note*, 33 AUSTL. & N.Z. MAR. L.J. 19(2019).

Michelle Viandy Huang, *The Kerch Strait Incident: Is There a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Law?*, 4 LEGAL STANDING JURNAL ILMU HUKUM (2020).

Mikhail Smirnov, *Like a Sack of Potatoes: Who Transferred the Crimean Oblast to the Ukrainian SSR in 1952-1954 and How It Was Done*, 53 RUSSIAN POLITICS AND LAW (2015).

Natalie Klei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UNCLOS Dispute Settlement Regime: Reaching*

*for the Stars Th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 Assessment after 20 Years*, 108 AM. SOC'Y INT'L L. PROC. 359(2014).

Natasha Balendra, *Defining Armed Conflict*, 29 CARDOZO L. REV. 2461(2007).

Nilüfer Oral, *Ukraine v.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avigating Conflict over Sovereignty under UNCLOS*, 97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2021).

Peng Yang,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ilitary Activities under the UNCLOS in the Kerch Strait Incident*, 2020 CHINA OCEANS LAW REVIEW (2020).

Peter Tzeng, *Ukraine v. Russia and Philippines v. China: Jurisdiction and Legitimacy*, 46 DENV. J. INT'L L. & POL'Y 1(2017).

R.J. Delahunty, *The Crimean Crisis*, 9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2014).

S. A. Usov, *The Status of the Republic of Crimea*, 34 RUSSIAN POL. & L. 59(1996).

Skirmantė Klumbytė Saulius Katuoka, *Kerch Strait incident in the light of UNCLOS*, 145 PROBLEMS OF LEGALITY (2019).

T. Haydabrus, *International Legal Aspects of Determining the Status of the Kerch Strait* *The Legal System of Ukraine and International Law, Comparative Legal Studies*, 2012 LAW REV. KYIV U.L. 386(2012).

Thomas D. Grant, *Annexation of Crimea Current Developments*, 109 AM. J. INT'L L. 68(2015).

Valentin Johannes Schatz, *The Status of Crimea and the Sea of Azov as a Jurisdictional Hurdle in Ukraine v. Russia*, 46 REVIEW OF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LAW (2021).

Vladimir Lafitsky, *"Crimea Acts" of 1954: International Legal Principles*, 8 RUSS. L.J. 4(2020).

Vladislav Tolstykh, *Reunification of Crimea with Russia: A Russian Perspective Letter to the Editors*, 13 CHINESE J. INT'L L. 879(2014).

Yen-Chiang Chang Xinxiang Shi, *Order of Provisional Measures in Ukraine versus*

*Russia and Mixed Disputes concerning Military Activities*, 1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2020).

Yoshifumi Tanaka, *Release of a Detained Warship and Its Crew through Provisional Measur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ARA Libertad and Ukraine v. Russia Cases*, 96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223(2020).

Yurika Ishii, *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ITLOS)*, 58

Ziyun Li, *Starting from the 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Vessels and Deriving Suggestions and Examining the Definition of Military Activities as Well as Three Possible Consequences*, 586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2021).

### (三) 俄文文獻

Гудев, П. (2020). Керченский Инцидент: Интере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 Пути к миру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1), 78-102.

Мальшев, Д. В. (2019). Керче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и Статус Азовского Моря.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2), 982-989.

### (四) 網絡文獻

Åslund, A. (2018). HOW IT HAPPENED (KREMLIN AGGRESSION IN UKRAINE; Issue. <http://www.jstor.org/stable/resrep16775.4>

EuroMaidan Press, *Ukrainian prosecutors publish reconstruction of Russian attack on Ukrainian ships in Black Sea*, <http://euromaidanpress.com/2018/12/07/ukraine-prosecutors-show-reconstruction-of-russian-attack-on-ukrainian-vessels-near-kerch-strait/>

Kraska, J. (2018). The Kerch Strait Incident: Law of the Sea or Law of Naval Warfare? Blog of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https://www.ejiltalk.org/the-kerch->



strait-incident-law-of-the-sea-or-law-of-naval-warfare/

Schatz, V. (2020). The Award concerning Preliminary Objections in Ukraine v. Russia :  
Observations regarding the Implicated Status of Crimea and the Sea of Azov.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Valentin-Schatz-](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Valentin-Schatz-2/publication/340050651_The_Award_concerning_Preliminary_Objections_in_Ukraine_v_Russia_Observations_regarding_the_Implicated_Status_of_Crimea_and_the_Sea_of_Azov/links/5e7484b3299bf1c76a201295/The-Award-concerning-Preliminary-Objections-in-Ukraine-v-Russia-Observations-regarding-the-Implicated-Status-of-Crimea-and-the-Sea-of-Azov.pdf)

[2/publication/340050651\\_The\\_Award\\_concerning\\_Preliminary\\_Objections\\_in\\_Ukraine\\_v\\_Russia\\_Observations\\_regarding\\_the\\_Implicated\\_Status\\_of\\_Crimea\\_and\\_the\\_Sea\\_of\\_Azov/links/5e7484b3299bf1c76a201295/The-Award-concerning-Preliminary-Objections-in-Ukraine-v-Russia-Observations-regarding-the-Implicated-Status-of-Crimea-and-the-Sea-of-Azov.pdf](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Valentin-Schatz-2/publication/340050651_The_Award_concerning_Preliminary_Objections_in_Ukraine_v_Russia_Observations_regarding_the_Implicated_Status_of_Crimea_and_the_Sea_of_Azov/links/5e7484b3299bf1c76a201295/The-Award-concerning-Preliminary-Objections-in-Ukraine-v-Russia-Observations-regarding-the-Implicated-Status-of-Crimea-and-the-Sea-of-Azov.pdf)

